

奇案拍案二刻

初濛凌明

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(下)

二刻拍案惊奇

(下)

〔明〕 凌濛初 著

目 录

-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
假将军还姝江上 495
-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
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510
-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
撷草药巧谐真偶 525
- 卷三十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
偿聘金韩秀才赎子 541
-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
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557
- 卷三十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
朱天锡万里符名 570
- 卷三十三 杨抽马甘请杖
富家郎浪受惊 584
-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
杨太尉戏宫馆客 599
- 卷三十五 错调情贾母詈女
误告状孙郎得妻 620

卷 三 十 六	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	636
卷 三 十 七	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	654
卷 三 十 八	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	670
卷 三 十 九	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	687
宋公明闹元宵杂剧		713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七

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

诗云：

曾闻盗亦有道，其间多有英雄。

若逢真正豪杰，偏能掉臂于中。

昔日宋相张齐贤，他为布衣时，值太宗皇帝驾幸河北，上太平十策，太宗大喜，用了他六策，余四策斟酌再用，齐贤坚执道：“是十策皆妙，尽宜亟用。”太宗笑其狂妄。还朝之日，对真宗道：“我在河北得一宰相之才，名曰张齐贤，留为你他日之用。”真宗牢记在心，后来齐贤登进士榜，却中在后边。真宗见了名字，要拔他上前，争奈榜已填定。特旨：一榜尽赐及第。他日直做到宰相。

这个张相未遇时节，孤贫落魄，却倜傥有大度。

一日，偶到一个地方，投店中住止。其时适有一伙大盗劫掠归来，在此经过，下在店中，造饭饮酒，枪刀森列，形状狰狞。居民恐怕拿住，东逃西匿，连店主多去躲藏。张相剩得一身在店内，偏不走避。看见群盗吃得正酣，张相整一整巾帻，岸然走到群盗面前，拱一拱手道：“列位大夫请了。

小生贫困书生，欲就大夫求一醉饱，不识可否？”群盗见了容貌魁梧，语言爽朗，便大喜道：“秀才乃肯自屈，何不可之有？但是吾辈粗疏，恐怕秀才见笑耳。”即立起身来，请张相同坐。张相道：“世人不识诸君，称呼为盗。不知这盗非是龌龊儿郎做得的。诸君多是世上英雄，小生也是慷慨之士。今日幸得相遇，便当一同欢饮一番，有何彼此？”说罢，便取大碗斟酒，一饮而尽。群盗见他吃得爽利，再斟一碗来，也就一口吸干。连吃个三碗。又在桌上取过一盘猪蹄来，略擘一擘开，狼飡虎咽，吃个罄尽。群盗看了，皆大惊异，共相希咤道：“秀才真宰相器量！能如此不拘小节，决非凡品。他日做了宰相，宰制天下，当念吾曹为盗多出于不得已之情。今日尘埃中，愿先结纳，幸秀才不弃。”各各身畔将出金帛来赠，你强我赛，堆了一大堆。张相毫不推辞，一一简取，将一条索子捆缚了，携在手中，叫声：“聒噪！”大踏步走出店去。此番所得，倒有百金。张相尽付之酒家，供了好些时酣畅。只此一段气魄，在贫贱时就与人不同了。这个是胆能玩盗的。有诗为证：

等闲卿相在尘埃，大嚼无惭亦异哉。

自是胸中多磊落，直教巨盗也怜才。

山东莱州府掖县，有一个勇力之士邵文元，义气胜人，专要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有人在知县面前，谤他特力为盗。知县初到，不问的实，寻事打了他一顿。及至知县朝覲入京，才出境外，只见一人骑着马、跨着刀，跑至面前，下马相见。知县认得是邵文元，只道他来报仇，吃了一惊。问道：“你自何来？”文元道：“小人特来防卫相公入京，前途剧贼颇多，然闻了小人之名，无不退避的。”知县道：“我无恩于你，你怎

倒有此好心？”文元道：“相公前日戒训小人，也只是要小人学好。况且相公清廉，小人敢不尽心报效？”知县心里方才放了一个大疙瘩。文元随至中途，别了自去，果然绝无盗警。

一日出行，过一富翁上门，正撞着强盗四十余人在那里打劫他家。将富翁捆缚住，着一个强盗将刀加颈，吓他道：“如有官兵救应，即先下手。”其余强盗尽劫金帛。富翁家里，有一个钱堆，高与屋齐，强盗算计拿他不去，尽笑道：“不如替他散了罢。”号召居民，多来分钱。居民也有怕事的，不敢去；也有好事的，去看光景；也有贪财大胆的，拿了家伙称心的兜取，弄得钱满阶墀。

邵文元闻得这话，要去玩弄这些强盗。在人丛中侧着肩膀，挨将进去，高声叫道：“你们做甚的？做甚的？”众人道：“强盗多着哩，不要惹事。”文元走到邻家，取一条铁叉，立在门内，大叫道：“邵文元在此！你们还了这家银子，快散了罢。”富翁听得，恐怕强盗见有救应，即要动刀，大叫道：“壮士快不要来。若来，先杀我了。”文元听得，权且走了出来。

群盗齐把金银装在囊中，驮在马背上，有二十驮。仍绑押了富翁，送出境外二十里，方才解缚。富翁披发，狼狈而归。谁知文元自出境外，骑着马，即远远随来，看见富翁已回，急鞭马追赶。强盗见是一个人，不以为意，文元喝道：“快快把金银放在路旁！汝等认得邵文元否？”强盗闻其名，正慌张未答，文元道：“汝等迟迟，且着你看一个样！”飏的一箭，已把内中一个射下马来，死了。众盗大惊，一齐下马，跪在路旁，告求饶命。文元喝道：“留下东西，饶你命去罢！”强

盗尽把囊物丢下，空身上马，逃循而去。文元就在人家借几匹马，负了这些东西，竟到富翁家里，一一交还。富翁迎着叩头道：“此乃壮士出力夺来之物，已不是我物了。愿送至君家，吾不敢吝。”文元怒叱道：“我哀怜你家横祸，故出力相助。吾岂贪私邪？”尽还了富翁，不顾而去。这个是力能制盗的。有诗为证：

白昼探丸势已凶，不堪壮士笑谈中。

挥鞭能返相如璧，尽却酬金更自雄。

再说一个见识能作弄强盗的汪秀才，做回正话。看官要知这个出处，先须听我《潇湘八景》：

云暗龙堆古渡，湖连鹿角平田。薄暮长杨垂首，平明秀麦齐肩。人羨春游此日，客愁夜泊如年。（《潇湘夜雨》）

湘妃初理云鬟，龙女忽开晓镜。银盘水面无尘，玉魄天心相映。一声铁笛风清，两岸画阑人静。（《洞庭秋月》）

八桂城南路杳，苍梧江月音稀。昨夜一天风色，今朝百道帆飞。对镜且看妾面，倚楼好待郎归。（《远浦归帆》）

湖平波浪连天，水落汀沙千里。芦花冷淡秋容，鸿雁差池南徙。有时小棹经过，又遣几群惊起。（《平沙落雁》）

轩帝洞庭声歇，湘灵宝瑟香销。湖上长烟漠漠，山中古寺迢迢。钟击东林新月，僧归野渡寒潮。（《烟屿晚钟》）

湖头俄顷阴晴，楼上徘徊晚眺。霏霏雨障轻过，闪闪夕阳回照。渔翁东岸移舟，又向西湾垂钓。（《渔村夕阳》）

石港湖心野店，板桥路口人家。少妇筐中麦苳，村翁筒里鱼虾。蜃市依稀海上，岚光咫尺天涯。（《山市晴岚》）

陇头初放梅花，江面平铺柳絮。楼居万玉丛中，人在水晶深处。一天素幔低垂，万里孤舟归去。（《江天暮雪》）

此八词多道着楚中景致，乃一浙中缙绅所作。楚中称道此词颇得真趣，人人传诵的。这洞庭湖八百里，万山环列，连着三江，乃是盗贼渊薮。国初时，伪汉陈友谅据楚称王，后为太祖所灭，今其子孙住居瑞昌、兴国之间，号办柯陈，颇称善衍。世世有勇力出众之人，推立一个为主，其族负险善斗，劫掠客商。地方有亡命无赖，多去投入伙中，官兵不敢正眼觑他。虽然设立有游击、把总等巡游武官，提防地方非常事变，却多是与他们豪长通同往来，地方官不奈他何的。宛然宋时梁山泊光景。

且说黄州府黄冈县有一个汪秀才，身在簧宫，家事丰厚，家僮数十，婢妾盈房。做人倜傥不羁，豪侠好游。又兼权略过人，凡事经他布置，必有可观，混名称他为汪太公，盖比他吕望一般智术。他房中有一爱妾，名曰回风，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更兼吟诗作赋，驰马打弹，是少年场中之事，无所不能。汪秀才不惟宠冠后房，但是游行，再

没有不带他同走的。只见得回风的标致？

云鬓轻梳蝉翼，翠眉淡扫春山。朱唇缀一颗樱桃，皓齿排两行碎玉。花生丹脸，水剪双眸。意态自然，技能出众。直教杀人壮士回头觑，便是入定禅师转眼看。

一日，汪秀才领了回风，来到岳州，登了岳阳楼。望着洞庭浩渺，巨浪拍天。其时冬月水落，自楼上望君山，隔不多些水面。遂出了岳州南门，拏舟而渡。不上数里，已到山脚。顾了肩舆，与回风同行十余里，下舆谒湘君。祠右数十步，榛莽中有二妃冢。汪秀才取酒来，与回风各酌一杯。步行半里，到崇胜寺之外，三个大字，是“有缘山”，汪秀才不解。回风笑道：“只该同我们女眷游的，不然，何称‘有缘’？”汪秀才去问僧人，僧人道：“此外山灵，妒人来游，每将渡，便有恶风浊浪阻人。得到此地者，便是有缘。故此得名。”汪秀才笑对回风道：“这等说来，我与你今日到此，可谓侥幸矣。”甚僧遂指引汪秀才许多胜处，说有：

轩辕台乃黄帝铸鼎于此 酒香亭乃汉武帝得仙酒于此

朗吟亭乃吕仙遗迹 柳毅井乃柳毅为洞庭君女传书

处

汪秀才别了僧人，同了回风由方丈侧出去，登了轩辕台，凭阑四顾，水天一色，最为胜处。又左侧过去，是酒香亭。绕出山门之左，登朗吟亭。再下柳毅井，旁有传书亭，亭前又有刺橘泉许多古迹。正游玩间，只见山脚下走起一个大汉来，仪容甚武，也来看玩。回风虽是遮遮掩掩，却没十分好躲避处。那大汉看见回风美色，不转眼的上下瞟觑，跟定了他两人，步步傍着不舍。

汪秀才看见这人有些尴尬，急忙下山。将到船边，只见大汉也下山来，口里一声胡哨，左近一只船中吹起号头答应，船里跳起一二十彪形大汉来，对岸上大汉声喏。大汉指定回风道：“取了此人，献大王去。”众人应一声，一齐动手，犹如魔拿燕雀，竟将回风抢到那只船上。拽起满篷，望洞庭湖中而去，汪秀才只叫得苦。这湖中盗贼去处，窟穴甚多，竟不知是那一处的强人弄的去了，凄凄惶惶，双出单回，甚是苦楚。正是：

不知精爽落何处，疑是行云秋水中。

汪秀才眼看爱姬失去，难道就是这样罢了？他是个有筹划的人，即忙着人四路找听。是省府州县闹热市镇去处，即贴了榜文：“但有知风来报的，赏银百两。”各外传遍道：“汪家失了一妾，出着重赏招票。”

从古道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汪秀才一日到省下来，有一个都司向承勋，是他的相好朋友，摆酒在黄鹤楼请他。饮酒中间，汪秀才凭栏一望，见大江浩渺，云雾苍茫，想起爱妾回风，不知在烟水中那一个所在，投袂而起，亢声长歌苏子瞻《赤壁》之句云：

渺渺兮予怀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

歌之数回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向都司看见，正要请问，旁边一个护身的家丁慨然向前道：“秀才饮酒不乐，得非为家姬失去否？”汪秀才道：“汝何以知之？”家丁道：“秀才遍榜街衢，谁不知之？秀才但请与我主人尽欢，管还秀才一个下落。”汪秀才纳头便拜道：“若得知一个下落，百觥也不敢辞。”向都司道：“为一女子，直得如此着急？且满饮三大卮，教他说明白。”

汪秀才即取大卮过手，一气吃了三巡。再斟一卮奉与家丁道：“愿求壮士明言，当以百金为寿。”家丁道：“小人是兴国州人，住居阖闾山下，颇知山中柯陈家事体。为头的叫做柯陈大官人，有几个兄弟，多有勇力，专在江湖中做私商勾当。他这一族最大。江湖之间，各有头目，惟他是个主。前日闻得在岳州洞庭湖劫得一美女回来，进与大官人，甚是快活，终日饮酒作乐。小人家里，离他不上十里路，所以备细得知，这个必定是秀才家里小娘子了。”汪秀才道：“我正在洞庭湖失去的，这消息是真了。”

向都司便道：“他这人慷慨好义，虽系草窃之徒，多曾与我们官府往来，上司处也私有进奉。盘结深固，四处响应，不比其他盗贼，可以官兵缉拿得的。若是尊姬被此处弄了去，只怕休想再合了，天下多美妇人，仁兄只宜丢开为是。且自畅饮，介怀无益。”汪秀才道：“大丈夫生于世上，岂有爱姬被人所据，既已知下落，不能用计夺转来的？某虽不才，誓当返此姬，以博一笑。”向都司道：“且看仁兄大才。谈何容易？”当下汪秀才放下肚肠，开怀畅饮而散。

次日，汪秀才即将五十金送与向家家丁，以谢报信之事。就与都司讨此人去做眼，事成之后，再奉五十金，以凑百两。向都司笑汪秀才痴心，立命家丁到汪秀才处，听凭使用，看他怎么作为。家丁接了银子，千欢万喜，头颠尾颠，巴不得随着他使唤了。就向家丁问了柯陈家里弟兄名字。

汪秀才胸中算计已定，写下一状，先到兵巡衙门去告。兵巡看状，见了柯陈大等名字，已自心里虚怯，对这汪秀才道：“这不是好惹的。你无非只为一妇女小事，我若行个文书下去，

差人拘拿对理，必要激起争端，致成大祸。决然不可。”汪秀才道：“小生但求得一纸牒文，自会去与他讲论曲直，取讨人口。不须大人的公差，也不到得与他争竞，大人可以放心。”兵巡见他说得容易，便道：“牒文不难，即将汝状判准，排号用印，付汝持去就是了。”汪秀才道：“小生之意，也只欲如此，不敢别求多端。有此一纸，便可了一桩公事来回复。”兵巡似信不信，分付该房如式端正，付与汪秀才。

汪秀才领了此纸，满心欢喜，就像爱姬已取到手了一般的，来见向都司道：“小生状词已准，来求将军助一臂之力。”都司摇头道：“若要我们出力添拨兵卒，与他厮斗，这决然不能的。”汪秀才道：“但请放心，多用不着，我自有人。只那平日所驾江上楼船，要借一只；巡江哨船，要借二只；与平日所用伞盖旌旗冠服之类，要借一用，此外不劳一个兵卒相助，只带前日报信的家丁去就够了。”向都司道：“意欲何为？”汪秀才道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此时不好说得，做出便见。”向都司依言，尽数借与汪秀才。

汪秀才大喜，罄备了一个多月粮食。唤集几十个家人，又各处借得些号衣，多打扮了军士，一齐到船上去，撑驾开江，鼓吹喧阗，竟像武官出汛一般。有诗为证：

舳舻千里传赤壁，此日江中行画鹢。

将军汉号是楼船，这回投却班生笔。

汪秀才驾了楼船，领了人从，打了游击牌额，一直行到阖闾山江口来。未到岸四五里，先差一只哨船，载着两个人前去，一个是向家家丁，一个是心腹家人汪贵。拿了一张硬牌，去叫齐本处地方居民，迎接新任提督江洋游击。就带了

几个红帖，把汪姓去了一画，帖上写名江万里，竟去柯陈大官人家投递。几个兄弟，每人一个帖子。说新到地方的官，慕大名就来相拜，两人领命去了。汪秀才分付船户，把船慢慢自行。

且说向家家丁是个熟路，得了汪家重赏，有甚不依他处？领了家人汪贵，一同下在哨船中了。顷刻到了岸边，掬了硬牌，上岸各处一说，多晓得新官船到，准备迎接。家丁引了汪贵，同到一个所在，元来是一座庄子。但见：

冷气侵人，寒风扑面。三冬无客过，四季少人行。团团苍桧若龙形，郁郁青松如虎迹。已升红日，庄门内鬼火荧荧，未到黄昏，古涧边悲风飒飒。盆盛人酢酱，板盖铸钱炉。蓦闻一阵血腥来：元是强人居止处。

家丁原是地头人，多曾认得柯陈家里的，一径将帖儿进去报了。

柯陈大官人认得向家家丁是个官身，有甚么疑心？与同兄弟柯陈二、柯陈三等会集，商议道：“这个官府，甚有吾每体面，他既以礼相待，我当以礼接他。而今吾每办了果盒，带着羊酒，结束鲜明，一路迎将上去。一来见我每有礼体，二来显我每弟兄有威风。看他举止如何，斟酌持他的厚薄就是了。”商议已定，外报：“游府船到江口，一面叫轿夫打轿拜客，想是就起来了。”柯陈弟兄果然一齐戎装，点起二三十名喽罗，牵羊担酒，擎着旗旛，点着香烛，迎出山来。

汪秀才船到泊里，把借来的纱帽红袍穿着在身，叫齐轿夫，四抬四插，抬上岸来。先是地方人等声喏已过，柯陈兄弟站着两傍，打个躬，在前引导。汪秀才分付一径抬到柯陈

家庄上来。抬到厅前，下了轿，柯陈兄弟忙掇一张坐椅摆在中间。

柯陈大开口道：“大人请坐，容小兄弟拜见。”汪秀才道：“快不要行礼，贤昆玉多是江湖上义士好汉，下官未任之时，闻名久矣。今幸得守此地方，正好与诸公义气相与，所以特来奉拜。岂可以官民之礼相拘？只是个宾主相待，倒好久长。”柯陈兄弟跪将下去，汪秀才一手扶起，口里连声道：“快不要这等！吾辈豪杰，不比寻常，决不要拘于常礼。”柯陈兄弟谦逊一回，请汪秀才坐下，三人侍立，汪秀才急命取坐来，分左右而坐。

柯陈兄弟道游府如此相待，喜出非常。急忙治酒相款。汪秀才解带脱衣，尽情欢宾，猜拳行令，不存一毫形迹。饮酒之间，说着许多豪杰匀当。掀拳裸袖，只恨相见之晚。柯陈兄弟不唯心服，又且感恩，多道：“若得恩府如此相待，我辈赤心报效，死而无怨。江上有警，一呼即应，决不致自家作孽，有负恩府青目。”汪秀才听罢，越加高兴，接连百来巨觥，引满不辞。自日中起，直饮至半夜，方才告别下船。此一日算做柯陈大官人的酒。第二日就是柯陈二做主，第三日就是柯陈三做主，各各请过。柯陈大官人又道：“前日是仓卒下马，算不得数。”又请吃了一日酒，俱有金帛折席。汪秀才多不推辞，欣然受了。

酒席已完，回到船上，柯陈兄弟，多来谢拜。汪秀才留住住在船上，随命治酒相待。柯陈兄弟推辞道：“我等草泽小人，承蒙恩府不弃，得献酒食，便为大幸。岂敢上叨赐宴？”汪秀才道：“礼无不符，难道只是学生叨扰，不容做个主人还席的？

况我辈相与，不必拘报施常规。前日学生到宅上，就是诸君作主；今日诸君见顾，就是学生做主。逢场作戏，有何不可？”柯陈兄弟不好推辞，早已排上酒席，摆设已完。汪秀才定席已毕，就有带来一班梨园子弟，上场做戏，做的是《桃园结义》、《千里独行》许多豪杰襟怀的戏文。柯陈兄弟多是山野之人，见此花哄，怎不贪看？岂知汪秀才先已密密分付行船的，但听戏文锣鼓为号，即便越地开船，趁着月明，沿流放去，缓缓而行，要使舱中不觉。行来数十余里，戏文方完。兴未肯阑，仍旧移席团坐，飞觞行令，乐人清唱，劝酬大乐。

汪秀才晓得船已行远，方发言道：“学生承诸君见爱，如此倾倒，可谓极欢。但胸中有一件小事，甚不便于诸君，要与诸君商量一个长策。”柯陈兄弟愕然道：“不知何事？但请恩府明言，愚兄弟无不听令。”汪秀才叫从人掇一个手匣过来，取出那张榜文来捏在手中，问道：“有一个汪秀才告着诸君，说道劫了他爱妾。有此事否？”柯陈兄弟两两相顾，不好隐得，柯陈大回言道：“有一女子，在岳州所得，名曰回风。说是汪家的，而今见在小人处，不敢相瞒。”汪秀才道：“一女子是小事，那汪秀才是当今豪杰，非凡人也。今他要去上本，奏请征剿，先将此状告到上司。上司密行此牒，托与学生勾当此事。学生是江湖上义气在行的人，岂可兴兵动卒，前来搅扰？所以邀请诸君到此，明日见一见上司，与汪秀才质证那一件公事。”

柯陈兄弟见说，惊得面如土色道：“我等岂可轻易见得上司？一到公庭，必然监禁。好歹是死了！”人人思要脱身，立将起来，推窗一看，大江之中，烟水茫茫，既无舟楫，又无

崖岸，巢穴已远，救应不到，再无个计策了。正是：

有翅膀飞腾天上，有鳞甲钻入深渊。

既无窟地升天术，目下灾殃怎得延？

柯陈兄弟明知着了道儿，一齐跪下道：“恩府救命则个。”汪秀才道：“到此地位，若不见官，学生难以回覆，若要见官，又难为公等。是必从长计较，使学生可以销得此纸，就不见官罢了。”柯陈兄弟道：“小人愚昧，愿求恩府良策。”汪秀才道：“汪生只为一妾着急，今莫若差一只哨船，飞棹到宅上，取了此妾来船中。学生领去，当官交付还了他，这张牒文可以立销，公等可以不到官了。”柯陈兄弟道：“这个何难？待写个手书与当家的，做个执照，就取了来了。”汪秀才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快写起来。”

柯陈大写下执照，汪秀才立唤向家家丁与汪贵两个到来，他一个是认得路的，一个是认得人的。悄地分付，付与执照，打发两只哨船，一齐棹去，立等回报。船中且自金鼓迭奏，开怀吃酒。柯陈兄弟见汪秀才意思坦然，虽觉放下了些惊恐，也还心绪不安，牵筋缩脉。汪秀才只是一味豪兴，谈笑洒落，饮酒不歇。候至天明，两只哨船已此载得回风小娘子飞也似的来报，汪秀才立教请过船来。回风过船，汪秀才大喜，叫一壁厢房舱中去。一壁厢将出四锭银子来，两个去的人各赏一锭，两船上各赏一锭。众人齐声称谢。

分派已毕，汪秀才再命斟酒三大觥，与柯陈兄弟作别道：“此事已完，学生竟自回覆上司，不须公等在此了。就此请回。”柯陈兄弟感激，称谢救命之恩。汪秀才把柯陈大官人须髯捋一捋道：“公等果认得汪秀才否？我学生便是。那里是甚么新

升游击？只为不舍得爱妾，做出这一场把戏。今爱妾仍归于我，落得与诸君游宴数日，备极欢畅，莫非结缘。多谢诸君，从此别矣。”柯陈兄弟如梦初觉，如醉方醒，才放下心中疙瘩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元来秀才诙谐至此！如此豪放不羁，真豪杰也。吾辈粗人，幸得陪侍这几日，也是有缘。小娘子之事，失于不知，有愧，有愧。”各解腰间所带银两出来，约有三十余两，赠与汪秀才道：“聊以赠小娘子添妆。”汪秀才再三推却不得，笑而受之。柯陈兄弟求差哨船一送。汪秀才分付：送至通岸大路，即放上岸。柯陈兄弟殷勤相别，登舟而去。

汪秀才房舱中唤出回风来，说前日惊恐的事，回风呜咽告诉，汪秀才道：“而今仍归吾手，旧事不必再提，且喝一杯酒压惊。”两人如渴得浆，吃得尽欢，遂同宿于舟中。

次日起身，已到武昌码头上。来见向都司道：“承借船只家伙等物，今已完事，一一奉还。”向都司道：“尊姬已如何了？”汪秀才道：“叨仗尊庇，已在舟中了。”向都司道：“如何取得来？”汪秀才把假妆新任、拜他赚他的话，备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多在尊使肚里，小生也仗尊使之力不浅。”向都司道：“有此奇事！真正有十二分胆智，才弄得这个伎俩出来，仁兄手段，可以行兵。”当下汪秀才再将五十金送与向家家丁，完前日招票上许出之数。另雇下一船，装了回风小娘子；再与向都司讨了一只哨船护送，并载家僮人等。

安顿已定，进去回覆兵巡道，缴还原牒。兵巡道问道：“此事已如何了，却来缴牒？”汪秀才再把始终之事，备细一禀。兵巡道笑道：“不动干戈，能入虎穴取出口，真奇才奇想！秀才他日为朝廷所用，处分封疆大事，料不难矣。”大加

赏叹。汪秀才谦谢而出，遂载了回风，还至黄冈。黄冈人闻得此事，尽多惊叹道：“不枉了汪太公之名，真不虚传也！”有诗为证：

自是英雄作用殊，虎狼可狎与同居。
不须窃伺骊龙睡，已得探还颌下珠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八

程朝奉单遇无头妇

王通判双雪不明冤

诗云：

人命关天地，从来有报施。

其间多幻处，造物显其奇。

话说湖广黄州府有一地方，名曰黄圻嶠，最产得好瓜。有一老圃，以瓜为业，时时手自灌溉，爱惜倍至。圃中诸瓜，独有一颗结得极大，块垒如斗，老圃特意留着，待等味熟，要献与豪家做孝顺的。

一日，手中持了锄头，去圃中掘菜。忽见一个人揜揜缩缩，在那瓜地中，急赶去看时，乃是一个乞丐，在那里偷瓜吃，把个篱笆多扒开了。仔细一认，正不见了这颗极大的，已被他打碎，连瓢连子，在那里乱啃。老圃见偏摘掉了加意的东西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提起手里锄头，照头一下。却元来不禁打，打得脑浆迸流，死于地下。老圃慌了手脚，忙把锄头锄开一楞地来，把尸首埋好，上面将泥铺平。且喜是个乞丐，并没个亲人来做苦主讨命，竟没有人知道罢了。

到了明年，其地上瓜愈盛。仍旧一颗独结得大，足抵得三四个小的，也一般加意爱惜，不肯轻采。偶然县官衙中有个害热渴的，想得个大瓜清解，各处买来多不中意，累那买办衙役比较了几番。衙役急了，四处寻访。见说老圃瓜地专有大瓜，遂将钱与买。进圃选择，果有一瓜，比常瓜大数倍。欣然出了十个瓜的价钱，买了去，送进衙中。衙中人大喜，见这个瓜大得异常，集了众人共剖，剖将开来，瓢水乱流。多嚷道：“可惜好大瓜，是烂的了！”仔细一看，多把舌头伸出，半晌缩不进去，你道为何？元来满桌多是鲜红血水，满鼻是血腥气的。众人大惊，稟知县令。县令道：“其间必有冤事。”遂叫那买办的来问道：“这瓜是那里来的？”买办的道：“是一个老圃家里地上的。”县令道：“他怎生法儿，养得这瓜恁大。唤他来，我要问他。”

买办的不敢稽迟，随去把个老圃唤来当面。县令问道：“你家的瓜，为何长得这样大？一圃中多是这样的么？”老圃道：“其余多是常瓜，只有这颗，不知为何恁大。”县令道：“往年也这样结一颗儿么？”老圃道：“去年也结一颗，没有这样大，略比常瓜大些。今年这一颗，大得古怪，自来不曾见这样。”县令笑道：“此必异种，他的根毕竟不同，快打轿，我亲去看。”

当时抬至老圃家中，叫他指示结瓜的处所。县令教人取锄头掘将下去，看他根是怎么样的。掘不多深，只见这瓜的根在泥土中，却像种在一件东西里头的，扒开泥土一看，乃是死人的口，张着，其根直在里面出将起来。众人发声喊，把锄头乱挖开来，一个死尸全见。县令叫挖开他口中，满口

尚是瓜子。县令叫把老圃锁了，问其死尸之故。老圃赖不得，只得把去年乞丐偷瓜吃、误打死了、埋在地下的事，从实说了。县令道：“怪道这瓜瓤内的多是血水，元来是这个人冤气所结。他一时屈死，膏液未散，滋长这一棵根苗来。天教我衙中人渴病，拣选大瓜，得露出这一场人命。乞丐虽贱，生命则同，总是偷窃，不该死罪，也要抵偿。”把老圃问成殴死人命绞罪，后来死于狱中。

可见人命至重，一个乞丐死了，又没人知见的，埋在地下已是一年，又如此结出异样大瓜来，弄一个明白，正是天理昭彰的所在。而今还有一个，因这一件事露出那一件事来，两件不明不白的官司，一时显露，说着也古怪。有诗为证：

从来见说没头事，此事没头真莫猜。

及至有时该发露，一头弄出两头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富人，姓程。他那边土俗，但是有资财的，就呼为朝奉；盖宋时有朝奉大夫，就像称呼富人为员外一般，总是尊他。这个程朝奉，拥着巨万家私。真所谓“饱暖生淫欲”，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，见人家妇女，生得有些姿容的，就千方百计，必要弄他到手才住。随你费下几多东西，他多不吝，只是以成事为主。所以花费的也不少，上手的也不计其数。自古道天道祸淫，才是这样贪淫不歇，便有希奇的事体做出来，直教你破家辱身。急忙分辨得来，已吃过大亏了。这是后话。

且说徽州府岩子街有一个卖酒的，姓李，叫做李方哥，有妻陈氏，生得十分娇媚，丰采动人。程朝奉动了火，终日将买酒为由，甜言软语，哄动他夫妻二人。虽是缠得熟分了，那

陈氏也自正正气气，一时也勾搭不上。程朝奉道：“天下的事，惟有利动人心。这家子是贫难之人，我拚舍着一主财，怕不上我的钓？私下钻求，不如明买。”

一日，对李方哥道：“你一年卖酒，得利多少？”李方哥道：“靠朝奉福荫，借此度得夫妻两口，便是好了。”程朝奉道：“有得赢余么？”李方哥道：“若有得一两二两赢余，便也留着些做个根本。而今只好绷绷拽拽，朝升暮合过去，那得赢余？”程朝奉道：“假如有个人帮你十两五两银子做本钱，你心下何如？”李方哥道：“小人若有得十两五两银子，便多做些好酒起来，开个兴头的槽坊。一年之间，度了口，还有得多。只是没寻那许多东西，就是有人肯借，欠下了债，要赔利钱。不如守此小本经纪罢了。”朝奉道：“我看你做人也好，假如你有一点好心到我，我便与你二三十两也不打紧。”李方哥道：“二三十两，是朝奉的毫毛，小人得了，却一生一世受用不尽了。只是朝奉怎么肯？”朝奉道：“肯倒肯，只要你好心。”李方哥道：“教小人怎么样的，才是好心？”朝奉笑道：“我喜欢你家里一件物事，是不费你本钱的，我借来用用，仍旧还你。若肯时，我即时与你三十两。”李方哥道：“我家里那里有朝奉用得着的东西？况且用过就还，有甚么不奉承了朝奉？却要朝奉许多银子！”朝奉笑道：“只怕你不肯。你肯了，又怕你妻子不舍得。你且两个去商量一商量，我明日将了银子，来与你现成讲兑。今日空口说白话，夫好就明说出来。”笑着去了。

李方哥晚上把这些话与陈氏说道：“不知是要我家甚么物件？”陈氏想一想道：“你听他油嘴！若是别件动用物事，又

说道借用就还的，随你奢遮宝贝，也用不得许多贯钱，必是痴心想到我身上来讨便宜的说话了。你男子汉，放些主意出来，不要被他腾倒。”李方哥笑笑说：“那有此话！”

隔了一日，程朝奉果然拿了一包银子，来对李方哥道：“银子已现有在此，打点送你的了，只看你每意思如何？”朝奉当面打开包来，白灿灿的一大包，李方哥见了，好不眼热，道：“朝奉明说是要怎么，小人好如命奉承。”朝奉道：“你是个晓事人，定要人说个了话！你自想：家里是甚东西是我用得着的，又这般值钱，就是了。”李方哥道：“教小人没想处。除了小人夫妻两口身子外，要值上十两银子的家伙，一件也不曾有。”朝奉笑道：“正是身上的，那个说是身子外边的？”李方哥通红了脸道：“朝奉没正经，怎如此取笑？”朝奉道：“我不取笑，现钱买现货，愿者成交。若不肯时，也只索罢了，我怎好强得你？”说罢，打点袖起银子了。

自古道：“清酒红人面，黄金黑世心。”李方哥见程朝奉要收拾起银子，便呆着眼不开口，尽有些沉吟不舍之意。程朝奉早已瞧科，就中取着三两多重一锭银子，塞在李方哥袖子里道：“且拿着这锭去做样，一样十锭就是了，你自家两个计较去。”李方哥半推半就的接了。程朝奉正是会家不忙，见接了银子，晓得有了机关，说道：“我去去再来讨回音。”

李方哥进到内房，与妻陈氏说道：“果然你昨日猜得不差，元来真是此意。被我抢白了一顿，他没意思，把这一锭子作为赔礼，我拿将来了。”陈氏道：“你不拿他的便好，拿了他的，已似有肯意了，他如何肯歇这一条心？”李方哥道：“我一时没主意，拿了。他临去时，就说：‘象得我意，十锭也不

难。’我想，我与你在此苦挣一年，挣不出几两银子来。他的意思，倒肯在你身上舍主大钱，我每不如将计就计哄他，与了他些甜头，便起他一主大银子，也不难了。也强如一盏半盏的与别人论价钱。”

李方哥说罢，就将出这锭银子放在桌上。陈氏拿到手来看一看道：“你男子汉，见了这个东西，就舍得老婆养汉了。”李方哥道：“不是舍得。难得财主家倒了运，来想我们。我们拚忍着—时羞耻，—生受用不尽了。而今总是混帐的世界，我们又不是甚么阔阔人家，就守着清白，也没人来替你造牌坊，落得和同了些。”陈氏道：“是倒也是，羞人答答的，怎好兜他？”李方哥道：“总是做他的本钱不着，我而今办着一个东道在房里，请他晚间来吃酒。我自到外边那里去避—避。等他来时，只说我偶然出外就来的，先做主人陪他。饮酒中间，他自然撩拨你，你看着机会，就与他成了事。等得我来时，事已过了。可不是不知不觉的，落得赚了他—主银子！”陈氏道：“只是有些害羞，使不得。”李方哥道：“程朝奉也是一向熟的，有甚么羞？你只是做主人陪他吃酒，又不要你先去兜他。只看他怎么样来，才回答他就是，也没甚么羞处。”陈氏见说，算来也不打紧的，当下应承了。

李方哥一面办治了东道，走去邀请程朝奉。说道：“承朝奉不弃，晚间整酒在小房中，特请朝奉—叙。朝奉就来则个。”程朝奉见说，喜之不胜，道：“果然利动人心！他已商量得情愿了。今晚请我，必然就成事。”巴不得天晚，前来赴约。

从来好事多磨。程朝奉意气洋洋，走出街来。只见一般儿朝奉姓汪的，拉着他水口去看甚么新来的表子王大舍，—

把拉了就走。程朝奉推说没功夫得去，他说：“有甚么贵干？”程朝奉心慌里，一时造不出来。汪朝奉见他没得说，便道：“原没事干，怎如此推故扫兴？”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同了两三个少年子弟，一推一攘的，牵的去了。到了那里，汪朝奉看得中意，就秤银子办起东道来，在那里入马。

程朝奉心上有事，被带住了身子，好不耐烦，三杯两盏，逃了席就走，已有二更天气。此时李方哥已此寻个事由，避在朋友家里了，没人再来相邀的。程朝奉径自急急忙忙，走到李家店中。见店门不关，心下意会了，进了店，就把门拴着。那店中房子，苦不深邃。抬眼望见房中灯烛明亮，酒肴罗列，悄无人声。走进看时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忙把桌上火移来一照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正是：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一桶雪水来。

程朝奉看时，只见满地多是鲜血，一个没头的妇人躺在血泊里，不知是甚么事由。惊得牙齿捉对儿厮打。抽身出外，开门便走。到了家里，只是打颤，蹲跚不定，心头丕丕的跳。晓得是非要惹到身上，一味惶惑，不题。

且说李方哥在朋友家里，捱过了更深。料道程朝奉与妻子事休已完，从容到家，还好趁吃杯儿酒，一步步踱将回来。只见店门开着，心里道：“那朝奉好不精细，既要私下做事，门也不掩掩着。”走到房里，不见甚么朝奉，只有个没头的尸首躺在地下。看看身上衣服，正是妻子，惊得乱跳道：“怎的起？怎的起？”一头哭，一头想道：“我妻子已是肯的，有甚么言语冲撞了他，便把来杀了。须与他讨命去！”连忙把家里收拾干净了，锁上了门，径奔到程朝奉家敲门。

程朝奉不知好歹，听得是李方哥声音，正要问他个端的，慌忙开出门来。李方哥一把扭住道：“你干得好事！为何把我妻子杀了？”程朝奉道：“我到你家里，并不见一人，只见你妻子已杀倒在地，怎说是我杀了？”李方哥道：“不是你是谁？”程朝奉道：“我心里爱你的妻子，若是见了，奉承还恐不及，舍得杀他？你须访个备细，不要冤我。”李方哥道：“好端端两口住在家里，是你来起这些根由。而今却把我妻子杀了，还推得那个？和你见官去，好好还我一个人来！”两下你争我嚷。天已大明，结扭了一直到府里来叫屈。府里见是人命事，准了状，发与三府王通判审问这件事。王通判带了原、被两人，先到李家店中相验尸首。相得是个妇人身体，被人用刀杀死的，现无头颅。通判着落地方把尸盛了，带原被告到衙门来。

先问李方哥的口词。李方哥道：“小人李方，妻陈氏，是开酒店度日的。是这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，乘小人不在，以买酒为由，来强奸他。想是小人妻子不肯，他就杀死了。”通判问：“程某如何说？”程朝奉道：“李方夫妻卖酒，小人是他的熟主顾。李方昨日来请小人去吃酒，小人因有事，去得迟了些。到他家里，不见李方，只见他妻子不知被何人杀死在房，小人慌忙走了家来。与小人并无相干。”通判道：“他说你以买酒为由，去强奸他；你又说是他请你到家。他既请你，是主人了，为何他反不在家？这还是你去强奸是真了。”程朝奉道：“委实是他来请小人，小人才去的。当面在这里，老爷问他，他须赖不过。”李方道：“请是小人请他的，小人来到家，他先去强奸杀了人了。”王通判道：“既是你请他，怎么你未到家，他倒先去行奸杀人，你其时不来家做主人，倒在

那里去了？其间必有隐情！”取夹棍来，每人一夹棍，只得多把实情来说了。

李方哥道：“其实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，许了小人银两，要与妻子同吃酒。小人贪利，不合许允，请他吃酒是真。小人怕碍他眼，只得躲过片时，后边到家，不想妻子被他杀死在地，他逃在家里去了。”程朝奉道：“小人喜欢他妻子，要营勾他是真。他已自许允，请小人吃酒了，小人为甚么反要杀他？其实到他家时，妻子已不知为何杀死了。小人慌了，走了回家，实与小人无干。”通判道：“李方请吃酒，卖奸是真；程某去时，必是那妇人推拒，一时杀了，也是真。平白地要谋奸人妻子，原不是良人行径，这人命自然是程某抵偿了。”程朝奉道：“小人不合见了美色，辄起贪心，是小人的罪了。至于人命，委是不知。不要说他夫妇商同请小人吃酒，已是愿从的了，即使有些勉强，也还好慢慢央求，何至下手杀了他？”

王通判恼他奸淫起祸，那里听他辨说？要把他问个强奸杀人死罪，却是死人无头，又无行凶器械，成不得招。责了限期，要在程朝奉身上追那颗头出来。正是：

官法如炉不自由，这回惹着怎干休？

方知女色真难得，此日何来美妇头？

程朝奉比过几限，只没寻那颗头处。程朝奉诉道：“便做道是强奸不从，小人杀了，小人藏着那颗头做甚么用？在此挨这样比较！”

王通判见他说得有理，也疑道是或者另有人杀了这妇人，也不可。且把程朝奉与李方哥多下在监里了，便叫拘集一

干邻里人等，问他事体根由，与程某杀人真假。邻里人等多说：“他们是主顾家，时常往来的，也未见甚么奸情事。至于程某，是个有身家的人，贪淫的事，或者有之，从来也不曾见他做甚么凶恶歹事过来。人命的事，未必是他。”通判道：“既未必是程某，你地方人必晓得李方家的备细；与谁有仇，那处可疑，该推详得出来。”邻里人等道：“李方平日卖酒，也不见有甚么仇人。他夫妻两口做人多好，平日与人斗口的事多没有的。这黑夜间不知何人所杀，连地方人多没猜处。”通判道：“你们多去外边访一访。”

众人领命，正要走出，内中一个老者走上前来禀道：“据小人愚见，猜着一个人，未知是否？”通判道：“是那个？”只因说出这个人来，有分交：乞化游僧，明投三尺之法；沉埋朽骨，趁白十年之冤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老者道：“地方上向有一个远处来的游僧，每夜敲梆高叫，求人布施，已一个多月了。自从那夜李家妇人被杀之后，就不听得他的声响了。若道是别处去了，怎有这样恰好的事？况且地方上不曾见有人布施他的，怎肯就去？这个事着实可疑。”通判闻言道：“杀人作歹，正是野僧本等，这疑也是有理的。只那寻这个游僧处？”老者道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老爷唤那程某出来，说与他知道，他家道殷富，要明白这事，必然不吝重赏。这游僧也去不久，不过只在左近地方，要访着他也不难的。”

通判依言，狱中带出程朝奉来，把老者之言说与他。程朝奉道：“有此疑端，便是小人生路。只求老爷与小人做主，

出个广捕文书，着落几个应捕，四处寻访。小人情愿立个赏票，认出谢金就是。”当下通判差了应捕出来。程朝奉托人邀请众应捕说话，先送了十两银子做盘费，又押起三十两，等寻得着这和尚，即时交付，众应捕应承去了。

元来应捕党与极多，耳目最众，但是他们上心的事，没有个访拿不出的。见程朝奉是可扰之家，又兼有了厚赠，怎不出力？不上一二年，已访得这叫夜僧人在宁国府地方乞化，夜夜街上叫了转来，投在一个古庙里宿歇。众应捕带了一个地方人，认得面貌是真，正是在岩子镇叫夜的了。众应捕商量道：“人便是这个人了，不知杀人是他不是他。就是他了，没个凭据，也不好拿得他，只可智取。”算计去寻了一件妇人衣服，把一个少年些的应捕打扮起来，装做了妇人模样，一同众人去埋伏在一个林子内，是街上回到古庙必经之地。

守至更深，果然这僧人叫夜转来。攥了梆，正自独行，林子里假做了妇人，低声叫道：“和尚，还我头来？”初时一声，那僧人已吃了一惊，立定了脚。昏黑之中，隐隐见是个穿红的妇人，心上虚怯不过了。只听得一声不了，又叫：“和尚，还我头来！”连叫不止。那僧人慌了，颤笃笃的道：“头在你家上三家铺架上不是？休要来缠我！”众人听罢，情知杀人事已实，胡哨一声，众应捕一齐钻出，把个和尚捆住道：“这贼秃！你岩子镇杀了人，还躲在这里么？”先是一顿下马威，打软了，然后解到府里来。

通判问应捕如何拿得着他，应捕把假装妇人吓他，他说出真情，才擒住他的话，禀明白了，带过僧人来。僧人明知事已露出，混赖不过，只得认道：“委实杀了妇人是的。”通

判道：“他与你有甚么冤仇，杀了他？”僧人道：“并无冤价。只因那晚叫夜，经过这家门首，见店门不关，挨身进去，只指望偷盗些甚么。不晓得灯烛明亮，有一个美貌的妇人，盛装站立在床边，看见了，不由得心里不动火，抱住求奸，他抵死不肯。一时性起，拔出戒刀来杀了，提了头就走。走将出来，才想道：‘要那头做甚么？’其时把来挂在上三家铺架上。只是恨他那不肯，出了这口气，当时连夜走脱此地。而今被拿住，是应得偿他命的，别无他话。”

通判就出票去提那上三家铺上人来，问道：“和尚招出人头在铺架上，而今那里去了？”铺上人道：“当时实有一个人头，挂在架上。天明时见了，因恐怕经官受累，悄悄将来移上前去十来家赵大门首一颗树上挂着，已后不知怎么样了。”通判差人押了这三家铺人，来提赵大到官。赵大道：“小人那日早起，果然见树上挂着一颗人头。心中惊惧，思要首官。诚恐官司牵累，当下悄地拿到家中，埋在后园了。”通判道：“而今现在那里么？”赵大道：“小人其时就怕后边或有是非，要留做证见。埋处把一棵小草树记认着的，怎么不现在？”通判道：“只怕其间有诈伪，须得我亲自去取验。”

通判即时打轿，抬到赵大家里。叫赵大在前引路，引至后园中，赵大指着一处道：“在这底下。”通判叫从人掘将下去。刚钁得土开，只见一颗人头，连泥带土，鞞碌碌滚将出来。众人发声喊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通判道：“这妇人的尸首，今日方得完全。”从人把泥土拂去，仔细一看，惊道：“可又古怪！这妇人怎生是有髭须的？”送上通判看时，但见这颗人头：

双眸紧闭，一口牢关。颈子上也是刀刃之伤，嘴儿边却有须髯之覆。早难道骷髅能作怪，致令得男女会差池！

王通判惊道：“这分明是一个男子的头，不是那妇人的了，这头又出现得作怪，其中必有跷蹊。”喝道：“把赵大锁了！”寻那赵大时，先前看见掘着人头不是妇人的，已自往外跑了。

王通判就走出赵大前边屋里，叫抬张桌儿做公座，坐了。带那赵大的家属过来，且问这颗人头的事。赵大妻子一时难以支吾，只得实招道：“十年前，赵大曾有个仇人姓马，被赵大杀了，带这头来埋在这里的。”通判道：“适才赵大在此，而今躲在那里了？”妻子道：“他方才见人头被掘将出来，晓得事发，他一径出门，连家里多不说那里去了。”王通判道：“立刻的事，他不过走在亲眷家里，料去不远，快把你家甚么亲眷住址，一一招出来。”妻子怕动刑法，只得招道：“有个女婿姓江，做府中令史，必是投他去了。”通判即时差人押了妻子，竟到这江令史家里来拿。通判坐在赵大家里，立等回话。果然：

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。

且说江令史是衙门中人，晓得利害。见丈人赵大急急忙忙走到家来，说道是：“杀人事发，思要藏避。”令史恐怕累及身家，不敢应承，劝他往别处逃走。赵大一时未有去向，心里不决。正踌躇间，公差已押着妻子来要人了。江令史此时火到身上，且自图灭熄，不好隐瞒，只得付与公差，仍带到赵大自己家里来。妻子路上已自对他说道：“适才老爷问时，我已实说了，你也招了罢，免受痛苦。”

赵大见通判时，果然一口承认。通判问其详细，赵大道：“这姓马的，先与小人有些仇隙。后来在山路中遇着小人，因在那里砍柴，带得有刀在身边，把他来杀了。恐怕有人认得，一时传遍，这事就露出来，所以既剥了他的衣服，就割下头来，藏到家里，把衣服烧了，头埋在园中。后来马家不见了人，寻问时：只见有人说山中有个死尸，因无头的，不知是不是，不好认得。而今事已经久，连马家也不提起了。这埋头的去处，与前日妇人之头相离有一丈多地，只因有这个头在地里，恐怕发露，所以前日埋那妇人头时，把草树记认的。因为隔得远，有胆气掘下去。不知为何，一掘倒先掘着了。这也是宿世冤业，应得填还。早知如此，连那妇人的头也不说了。”通判道：“而今妇人的头，毕竟在那里？”赵大道：“只在那一块，这是记认不差的。”通判又带他到后园，再命从人打旧掘处掘下去，果然又掘出一颗头来。认一认，才方是妇人的了。通判笑道：“一件人命，却问出两件人命来，莫非天意也！”

锁了赵大，带了两颗人头，来到府中。出张牌去，唤马家亲人来认。马家儿子见说，才晓得父亲不见了十年，果是被人杀了，来补状词。王通判准了。把两颗人头，一颗给与马家埋葬去，一颗唤李方哥出来认看，果是其妻的了。把叫夜僧与赵大各打三十板，多问成了死罪。程朝奉不合买奸致死人命，问成徒罪，折价纳赎。李方哥不合卖奸，问杖罪的决；断程朝奉出葬埋银六两，给与李方哥，葬那陈氏。三家铺人不合移尸，各该问罪。因不是这等不得并发赵大人命，似乎天意明冤，非关人事，释罪不究。

王通判这件事问得清白，一时清结了两件没头事，申详上司，各各称奖，至今传为美谈。只可笑程朝奉空想一个妇人，不得到手，枉葬送了他一条性命，自己吃了许多惊恐，又坐了一年多监，费掉了百来两银子，方得明白。有甚便宜处？那陈氏立个主意，不从夫言，也不见得被人杀了。至于因此一事，那赵大久无对证的人命一并发觉，越见得天心巧处。可见欺心事做不得一些的。有诗为证：

冶容诲淫从古语，会见金夫不自主。称觞已自不有躬，何怪启宠纳人侮！彼黠者徒恣强暴，将此头颅向何许？幽冤郁积十年余，彼处有头欲出土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九

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

诗曰：

万物皆有情，不论妖与鬼。

妙药可通灵，方信岐黄理。

话说宋乾道年间，江西一个官人，赴调临安都下，因到西湖上游玩，独自一人，各处行走，走得路多了，觉得疲倦。道傍有一民家，门前有几株大树，树傍有石块可坐，那官人遂坐下少息。望去屋内，有一双环女子，明艳动人。官人见了，不觉心神飘荡，注目而视。那女子也回眸流盼，似有寄情之意，官人眷恋不舍，自此时时到彼处少坐。那女子是店家卖酒的，就在里头做生意，不避人的。见那官人走来，便含笑相迎，竟以为常，往来既久，情意绸缪。官人将言语挑动他，女子微有羞涩之态，也不恼怒。只是店在路旁，人眼看见，内有父母，要求谐鱼水之欢，终不能够，但只两心眷眷而已。

官人已得注选，归期有日，掉那女子不下，特到他家告别。恰好其父出外，女子独自在店。见说要别，拭泪私语道：

“自与郎君相见，彼此倾心。欲以身从郎君，父母必然不肯。若私下随着郎君去了，淫奔之名，又羞耻难当。今就此别去，必致梦寐焦劳，相思无已，如何是好？”那官人深感其意，即央他邻近人，将着厚礼求聘为婚。那父母见说是江西外郡，如何得肯？那官人只得怏怏而去，自到家收拾赴任，再不能与女子相闻音耗了。

隔了五年，又赴京听调。刚到都下，寻个旅馆，歇了行李，即去湖边寻访旧游。只见此居已换了别家在内。问着五年前这家，茫然不知。邻近人也多换过了，没有认得的。心中怅然不快。回步中途，忽然与那女子相遇，看他年貌，比昔时已长大，更加标致了好些。那官人急忙施礼相揖，女子万福不迭，口里道：“郎君隔阔许久，还记得奴否？”那官人道：“为因到旧处寻访不见，正在烦恼，幸喜在此相遇。不知宅上为何搬过了？今在那里？”女子道：“奴已嫁过人了，在城中小巷内。吾夫坐库务，监在狱中，故奴出来求救于人，不匡撞着五年前旧识。郎君肯到我家啜茶否？”那官人欣然道：“正要相访。”

两个人一头说，一头走。先在那官人的下处前经过。官人道：“此即小生馆舍，可且进去谈一谈。”那官人正要营勾着他，了还心愿，思量下处尽好就做事，那里还等得到他家里去？一邀就邀了进来，关好了门，两个抱了一抱，就推倒床上，行其云雨。

那馆舍是个独院，甚是僻静，馆舍中又无别客，止是那江西官人一个住着。女子见了光景，便道：“此处无人知觉，尽可偷住，与郎君欢乐，不必到吾家去了，吾家里有人，反

更不便。”官人道：“若就肯住此，更便得紧了。”一留半年。女子有时出外，去去即时就来，再不提着家中事，也不见他想着家里。那官人相处得浓了，也忘记他是有夫家的一般。

那官人调得有地方了，思量回去。因对女子道：“我而今同你悄地家去了，可不是长久之计么？”女子见说要去，便流下泪来道：“有句话对郎君说，郎君不要吃惊。”官人道：“是甚么话？”女子道：“奴自向时别了郎君，终日思念，恹恹成病，期年而亡。今之此身，实非人类，以夙世缘契，幽魂未散，故此特来相从这几时。欢期有限，冥数已尽，要从郎君远去，这却不能够了。恐郎君他日有疑，不敢避嫌，特与郎君说明。但阴气相侵已深，奴去之后，郎君腹中必当暴下。可快服平胃散，补安精神，即当痊愈。”官人见说，不胜惊骇了许久。又闻得教服平胃散，问道：“我曾读《夷坚志》，见孙九鼎遇鬼，亦服此药。吾思此药皆平平，何故奏效？”女子道：“此药中有苍术，能去邪气，你只依我言就是了。”说罢，涕泣不止，那官人也相对伤感。是夜同寝，极尽欢会之乐，将到天明，恸哭而别。出门数步，倏已不见。

果然别后，那官人暴下不止，依言赎平胃散服过才好。那官人每对人说着此事，还凄然泪下。可见情之所钟，虽已为鬼，犹然眷恋如此。况别后之病，又能留方服药医好，真多情之鬼也。

而今说一个妖物，也与人相好了，留着些草药。不但医好了病，又弄出许多姻缘事体，成就他一生夫妇，更为奇怪。有《忆秦娥》一词为证：

堪奇绝，阴阳配合真丹结。真丹结，欢娱虽就，精

神亦竭。

殷勤赠物机关泄，姻缘尽处伤离别。伤离别，三番草药，百年欢悦。

这一回书，乃京师老郎传留，原名为《灵狐三束草》。天地间之物，惟狐最灵，善能变幻，故名狐魅，北方最多，宋时有“无狐魅，不成村”之说。又性极好淫，其涎染着人，无不迷惑。故又名狐媚，以比世间淫女，唐时有“狐媚偏能惑主”之檄。然虽是个妖物，其间原有好歹。如任氏以身殉郑瑩，连贞节之事也是有的。至于成就人功名，度脱人灾厄，撮合人夫妇，这样的事往往有之。莫谓妖类便无好心，只要有缘遇得着。

国朝天顺甲申年间，浙江有一个客商，姓蒋，专一在湖广、江西地方做生意。那蒋生年纪二十多岁，生得仪容俊美，眉目动人。同伴里头，道是他模样可以选得过驸马，起他诨名，叫做蒋驸马。他自家也以风情自负，看世间女子，轻易也不上眼，道是必遇绝色，方可与他一对。虽在江湖上走了几年，不曾撞见一个中心满意女子。也曾同着朋友，衙衙人家走动两番，不过是遣兴而已。公道看起来，还则是他失便宜与妇人了。

一日，置货到汉阳马口地方，下在一个店家，姓马，叫得马月溪店。那个马月溪，是本处马少卿家里的人，领着主人本钱，开着这个歇客商的大店，店中尽有幽房邃阁，可以容置上等好客，所以远方来的斯文人，多来投他。

店前走去不多几家门面，就是马少卿的家里。马少卿有一位小姐，小名叫得云容，取李青莲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之

句，果然纤姣非常，世所罕有。他家内楼小窗，看得店前人见。那小姐闲了，时常登楼看望作耍。

一日，正在临窗之际，恰被店里蒋生看见。蒋生远望去，极其美丽，生平目中所未睹。一步步走近前去细玩，走得近了，看得较真，觉他没一处生得不妙。蒋生不觉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心里妄想道：“如此美人，得以相叙一宵，也不枉了我的面庞风流。却怎生能够？”只管仰面痴看。那小姐在楼上瞧见有人看他，把半面遮藏；也窥着蒋生是个俊俏后生，恰像不舍得就躲避着一般。蒋生越道是楼上留盼，卖弄出许多飘逸身分出来，要惹他动火。直等那小姐下楼去了，方才走回店中，关着房门，默默暗想：“可惜不曾晓得丹青！若晓得时，描也描他一个出来。”

次日问着店家，方晓得是主人之女，还未曾许配人家。蒋生道：“他是个仕宦人家，我是个商贾，又是外乡，虽是未许下丈夫，料不是我想得着的。若只论起一双的面庞，却该做一对才不亏了人。怎生得氤氲大使做一个主便好！”大凡是不易得动情的人，一动了情，再按纳不住的，蒋生自此行着思，坐着想，不放下怀。

他原卖的是丝绸绫绢、女人生活之类，他央店家一个小的，拿了箱笼，引到马家宅里去卖。指望撞着那小姐，得以饱看一回。果然卖了两次，马家家眷们你要买长，我要买短，多讨箱笼里东西自家翻看，觑面讲价。那小姐虽不十分出头露面，也在人丛之中遮遮掩掩的看物事，有时也眼瞟着蒋生，四目相视。蒋生回到下处，越加禁架不定，长吁短气。恨不身生双翅，飞到他闺阁中做一处，晚间的春梦也不知做了多

少：

俏冤家蓦然来，怀中搂抱。罗帐里交着股，耍下千遭。裙带头滋味十分妙，你贪我爱，临住再加饶。呸！梦儿里相逢，梦儿里就去了。

蒋生眠思梦想，日夜不置，真所谓：

思之思之，又从而思之。思之不得，鬼神将通之。

一日晚间，关了房门，正待独自去睡，只听得房门外有行步之声，轻轻将房门弹响。蒋生幸未熄灯，急忙捺明了灯，开门出看。只见一个女子，闪将入来，定睛仔细一认，正是马家小姐。蒋生吃了一惊道：“难道又做起梦来了？”正心一想，却不是梦。灯儿明亮，俨然与美貌的小姐相对，蒋生疑假疑真，惶惑不定。小姐看见意思，先开口道：“郎君不必疑怪，妾乃马家云容也。承郎君久垂顾盼，妾亦关情多时了，今偶乘家间空隙，用计偷出重门。不自嫌其丑陋，愿伴郎君客中岑寂，郎君勿以自献为笑，妾之幸也。”

蒋生听罢，真个如饥得食，如渴得浆，宛然刘、阮入天台，下界凡夫得遇仙子。快乐侥幸，难以言喻。忙关好了门，挽手共入鸳帷，急讲于飞之乐。

云雨既毕，小姐分付道：“妾见郎君韶秀，不能自持，致于自荐枕席。然家严刚厉，一知风声，祸不可测。郎君此后切不可轻至妾家门首，也不可到外边闲步，被别人看破行径，只管夜夜虚掩房门相待。人定之后，妾必自来。万勿轻易漏泄，始可欢好得久长耳。”蒋生道：“远乡孤客，一见芳容，想慕欲死。虽然梦寐相遇，还道仙凡隔远；岂知荷蒙不弃，垂盼及于鄙陋，得以共枕同衾，极尽人间之乐。小生今日，就

死也瞑目了，何况金口分付，小生敢不记心？小生自此足不出户，口不轻言，只呆呆守在房中，等到夜间，候小姐光降相聚便了。”

天未明，小姐起身，再三计约了夜间，然后别去。蒋生自想，真如遇仙，胸中无限快乐，只不好告诉得人。

小姐夜来明去。蒋生守着分付，果然轻易不出外一步，惟恐露出形迹，有负小姐之约。蒋生少年，固然精神健旺，竭力纵欲，不以为疲。当得那小姐深自知味，一似能征惯战的一般，一任颠鸾倒凤，再不推辞，毫无厌足。蒋生倒时时有怯败之意，那小姐竟像不要睡的，一夜何曾休歇，蒋生心爱得紧，见他如此高兴，道是深闺少女乍知男子之味，又两情相得，所以毫不避忌，尽着性子喜欢做事。难得这样真心，一发快活，唯恐奉承不周。把个身子不放在心上，拼着性命做，一下走了阳，死了也罢。弄了多时，也觉有些倦怠，面颜看看憔悴起来。正是：

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愚夫。

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

且说蒋生同伴的朋友，见蒋生时常日里闭门昏睡，少见出外，有时略略走得出来，呵欠连天，象夜间不曾得睡一般。又不曾见他搭伴夜饮，或者中了宿醒；又不曾见他妓馆留连，或者害了色病。不知为何如此？及来牵他去那里吃酒宿娼，未到晚，必定要回店中，并不肯少留在外边一更二更的。众人多各疑心道：“这个行径，必然心下有事的光景。想是背着人做了些甚么不明的勾当了。我们相约了，晚间候他动静，是必要捉破他。”

当夜天色刚晚，小姐已来，蒋生将他藏好。恐怕同伴疑心，反走出来谈笑一会，同吃些酒。直等大家散了，然后关上房门，进来与小姐上床。上得床时，那交欢高兴，弄得你死我活，哼哼唧唧的声响，也顾不得旁人听见。又且无休无歇，外边同伴窃听的道：“蒋驸马不知那里私弄个妇女，在房里受用。”站得不耐烦，一个个多是出外久了的人，怎生禁得？各自归房，硬忍住了，自去睡了。

次日起来，大家道：“我们到蒋驸马房前守他，看甚么人出来。”走在房外，房门虚掩。推将进去，蒋生自睡在床上，并不曾有人，众同伴疑道：“那里去了？”蒋生故意道：“甚么那里去了？”同伴道：“昨夜与你弄那话儿的。”蒋生道：“何曾有人？”同伴道：“我们众人多听得，怎么混赖得？”蒋生道：“你们见鬼了。”同伴道：“我们不见鬼，只怕你着鬼了。”蒋生道：“我如何着鬼？”同伴道：“晚间与人干那话，声响外闻，早来不见有人，岂非是鬼？”

蒋生晓得他众人夜来窃听了，亏得小姐起身得早，去得无迹，不被他们看见，实为万幸。一时把说话支吾道：“不瞒众兄说，小生少年出外，鰥旷日久。晚来上床，忍制不过，学作交欢之声，以解欲火。其实只是自家喉急的光景，不是真有个人在里而交合。说着甚是惶恐，众兄不必疑心。”同伴道：“我们也多是喉急的人，若只是如此，有甚惶恐？只不要着了甚么邪妖，便不是耍事。”蒋生道：“并无此事，众兄放心。”同伴似信不信的，也不说了。

只见蒋生渐渐支持不过，一日疲倦似一日，自家也有些觉得了。同伴中有一个姓夏的，名良策，与蒋生最是相爱，见

蒋生如此，心里替他耽忧，特来对他说道：“我与你出外的人，但得平安，便为大幸。今仁兄面黄肌瘦，精神恍惚，语言错乱。及听兄晚间房中，每每与人切切私语，此必有作怪跷蹊的事。仁兄不肯与我每明言，他日定要做出事来，性命干系，非同小可。可惜这般少年，葬送在他乡外府，我辈何忍？况小弟蒙兄至爱，有甚么勾当，便对小弟说说，斟酌而行也好，何必相瞒？小弟赌个咒，不与人说就是了。”

蒋生见夏良策说得痛切，只得与他实说道：“兄意思真恳，小弟实有一件事，不敢瞒兄。此间主人马少卿的小姐，与小弟有些缘分，夜夜自来欢会。两下少年，未免情欲过度。小弟不能坚忍，以致生出疾病来。然小弟性命还是小事，若此风声一露，那小姐性命也不可保了。再三叮嘱小弟慎口，所以小弟只不敢露。今虽对仁兄说了，仁兄万勿漏泄，使小弟有负小姐。”夏良策大笑道：“仁兄差矣！马家是乡宦人家，重垣峻壁，高门邃宇，岂有女子夜夜出得来？况且旅馆之中，众人杂沓，女子来来去去，虽是深夜，难道不提防人撞见？此必非他家小姐可知了。”蒋生道：“马家小姐，我曾认得的，今分明是他，再有何疑？”夏良策道：“闻得此地惯有狐妖，善能变化感人，仁兄所遇，必是此物。仁兄今当谨慎自爱。”蒋生那里肯信？

夏良策见他迷而不悟，踌躇了一夜，心生一计道：“我直教他识出踪迹来，方才肯住手。”只因此一计，有分交：

深山妖牝，难藏丑秽之形；幽室香躯，陡变温柔之质。用着那神仙洞里千年草，成就了卿相门中百岁缘。

且说蒋生心神惑乱，那听好言？夏良策劝他不转，来对

他道：“小弟有一句话，不碍兄事的，兄是必依小弟而行。”蒋生道：“有何事教小弟做？”夏良策道：“小弟有件物事，甚能分别邪正。仁兄等那人今夜来时，把来赠他拿去。若真是马家小姐，也自无妨；若不是时，须有认得他处。这却不碍仁兄事的。仁兄当以性命为重，自家留心便了。”蒋生道：“这个却使得。”夏良策就把一个粗麻布袋，袋着一包东西，递与蒋生，蒋生收在袖中。夏良策再三叮嘱道：“切不可忘了。”蒋生不知何意，但自家心里也有些疑心，便打点依他所言试一试看，料也无碍。

是夜小姐到来，欢会了一夜。将到天明去时，蒋生记得夏良策所嘱，便将此袋出来赠他道：“我有些少物事，送与小姐拿去，且到闺阁中慢慢自看。”那小姐也不问是甚么物件，见说送他的，欣然拿了就走，自出店门去了。

蒋生睡到日高，披衣起来，只见床面前多是些碎芝麻粒儿，一路出去，洒到外边。蒋生恍然大悟道：“夏兄对我说，此囊中物，能别邪正。元来是一袋芝麻！芝麻那里是辨别得邪正的？他以粗麻布为袋，明是要他撒将出来，就此可以认他来踪去迹，这个就是教我辨别邪正了。我而今跟着这芝麻踪迹寻去，好歹有个住处，便见下落。”

蒋生不说与人知，只自心里明白，逐步暗暗看地上有芝麻处便走。眼见得不到马家门上，明知不是他家出来的人了，纤纤曲曲，穿林过野，芝麻不断。一直跟寻到大别山下，见山中有个洞口，芝麻从此进去。蒋生晓得有些诧异，担着一把汗，望洞口走进。果见一个牝狐，身边放着一个麻布袋儿，放倒头在那里鼾睡。

几转雌雄坎与离，皮囊改换使人迷。

此时正作阳台梦，还是为云为雨时。

蒋生一见大惊，不觉喊道：“来魅吾的，是这个妖物呀！”那狐性极灵，虽然睡卧，甚是警醒。一闻人声，倏把身子变过，仍然是个人形。蒋生道：“吾已识破，变来何干？”那狐走向前来，执着蒋生手道：“郎君勿怪。我为你看破了行藏，也是缘分尽了。”蒋生见他仍复旧形，心里老大不舍。那狐道：“好教郎君得知：我在此山中修道，将有千年。专一与人配合雌雄，炼成内丹。向见郎君韶丽，正思借取元阳，无门可入。却得郎君钟情马家女子，思慕真切，故尔效仿其形，特来配合，一来助君之欢，二来成我之事。今形迹已露，不可再来相陪，从此永别了。但往来已久，与君不能无情，君身为我得病，我当为君治疗。那马家女子，君既心爱，我又假托其貌，邀君恩宠多时，我也不能愆然。当为君谋取，使为君妻，以了心愿，是我所以报君也。”

说罢，就在洞中手撮出一般希奇的草来，束做三束。对蒋生道：“将这头一束，煎水自洗，当使你精完气足，壮健如故；这第二束，将去悄悄地撒在马家门口暗处，马家女子即时害起癩病来；然后将这第三束去煎水与他洗濯，这癩病自好，女子也归你了。新人相好时节，莫忘我做媒的旧情也。”遂把三束草一一交付蒋生，蒋生收好，那狐又分付道：“慎之，慎之，莫对人言，我亦从此逝矣。”言毕，依然化为狐形，跳跃而去，不知所往。

蒋生又惊又喜，谨藏了三束草，走归店中来。叫店家烧了一锅水，悄地放下一束草，煎成药汤。是夜将来自洗一番，

果然神气开爽，精力陡健。沉睡一宵，次日将镜一照，那些萎黄之色一毫也无了。方知仙草灵验，谨闕其言，不向人说。

夏良策来问昨日踪迹，蒋生推道：“寻至水边已住，不可根究，想来是个怪物。我而今看破，不与他往来便了。”夏良策见他容颜复旧，便道：“兄心一正，病色便退，可见是个妖精。今不被他迷了，便是好了，连我们也得放心。”

蒋生口里称谢，却不把真心说出来。只是一依狐精之言，密去干着自己的事。将着第二束草，守到黄昏人静后，走去马少卿门前，向户槛底下、墙角暗处，各各撒放停当。自回店中，等待消息。

不多两日，纷纷传说：马家云容小姐，生起癩疮来。初起时不过二三处，虽然嫌憎，还不十分在心上。渐渐浑身癩发，但见：

腥臊遍体，臭味难当。玉树亭亭，改做鱼鳞皴皴；花枝袅袅，变为蠹蚀累堆。痒动处不住爬搔，满指甲霜飞雪落；痛来时岂胜啾唧，镇朝昏抹泪揉眵。谁家女子恁般撑，闻道先儒以为癩。

马家小姐忽患癩疮，皮痒脓腥，痛不可忍。一个绝色女子，弄成人间厌物，父母无计可施，小姐求死不得。请个外科先生来医，说得甚不值事，敷上药去就好。依言敷治，过了一会，浑身针刺，却象剥他皮下来一般疼痛，顷刻也熬不得。只得仍旧洗掉了。又有内科医家，前来处方，说是：“内里服药，调得血脉停当，风气开散，自然痊可。只是外用敷药，这叫得治标，决不能除根的。”听了他，把煎药日服两三剂，落得把脾胃荡坏了，全无功效。外科又争说是他专门，毕

竟要用擦洗之药；内科又说是肺经受风，毕竟要吃消风散毒之剂。落得做病人不着，挨着疼痛，熬着苦水，今日换方，明日改药。医生相骂了几番，你说我无功，我说你没用，总归没帐。

马少卿大张告示在外：“有人能医得痊愈者，赠银百两。”这些医生看了告示，只好咽唾。真是孝顺郎中，也算做竭尽平生之力，查尽秘藏之书，再不曾见有些些小效处。小姐已是十死九生，只多得一口气了。

马少卿束手无策，对夫人道：“女儿害着不治之症，已成废人。今出了重赏，再无人能医得好。莫若舍了此女，待有善医此症者，即将女儿与他为妻，倒赔妆奁，招赘入室。我女儿颇有美名，或者有人慕此，献出奇方来救他，也未可知。就未必门当户对，譬如女儿害病死了，就是不死，这样一个癩人也难嫁着人家。还是如此，庶几有望。”遂大书于门道：

小女云容，染患癩疾。一应人等，能以奇方奏效者，不论高下门户，远近地方，即以此女嫁之，赘入为婿。立此为照。

蒋生在店中，已知小姐病癩、出榜招医之事，心下暗暗称快。然未见他说到婚姻上边，不敢轻易兜揽。只恐远地客商，他日便医好了，只有金帛酬谢，未必肯把女儿与他。故此藏着机关，静看他家事体。果然病不得痊，换过榜文，有医好招赘之说，蒋生抚掌道：“这番老婆到手了！”即去揭了门前榜文，自称能医。门公见说，不敢迟滞，立时奔进通报。

马少卿出来相见，见了蒋生一表非俗，先自喜欢，问道：“有何妙方，可以医治？”蒋生道：“小生原不业医，曾遇异人，

传有仙草，专治癩疾，手到可以病除。但小生不慕金帛，惟求不爽榜上之言，小生自当效力。”马少卿道：“下官止此爱女，德容俱备。不幸忽犯此疾，已成废人。若得君子施展妙手，起死回生，榜上之言岂可自食？自当以小女余生，奉侍箕帚。”蒋生道：“小生原籍浙江，远隔异地，又是经商之人，不习儒业，只恐有玷门风。今日小姐病颜消减，所以舍得轻许。他日医好复旧，万一悔却前言，小生所望，岂不付之东流？先须说得明白。”马少卿道：“江浙名邦，原非异地；经商亦是善业，不是贱流。看足下器体，亦非以下之人。何况有言在先，远近高下，皆所不论。只要医得好，下官忝在缙绅，岂为一病女就做爽信之事？足下但请用药，万勿他疑。”

蒋生见说得的确，就把那一束草，叫煎起汤来，与小姐洗澡。小姐闻得药草之香，已自心中爽快。到得倾下浴盆，通身澡洗，可熬作怪，但是汤到之处，疼的不疼，痒的不痒，透骨清凉，不可名状。小姐把脓污抹尽，出了浴盆，身子轻松了一半。眠在床中一夜，但觉疮痂渐落，粗皮层层脱下来。过了三日，完全好了。再复清汤浴过一番，身体莹然如玉，比前日更加嫩相。

马少卿大喜，去问蒋生下处，元来就住在本家店中。即着人请得蒋生过家中来，打扫书房，与他安下。只要拣个好日，就将小姐赘他。蒋生不胜之喜，已在店中把行李搬将过来，住在书房，等候佳期。马家小姐心中感激蒋生救好他病，见说就要嫁他，虽然情愿，未知生得人物如何。叫梅香探听，元来即是曾到家里实过绫绢的客人，多曾认得他，面庞标致的，心里就放得下。

吉日已到，马少卿不负前言，主张成婚。两下少年，多是美丽人物，你贪我爱，自不必说。但蒋生未成婚之先，先有狐女假扮，相处过多时，偏是他熟认得的了。

一日，马小姐说道：“你是别处人，甚气力到得我家里？天教我生出这个病来，成就这段姻缘。那个仙方，是我与你的媒人。谁传与你的？不可忘了。”蒋生笑道：“是有一个媒人，而今也没谢他处了。”小姐道：“你且说是那个，今在何处？”蒋生不好说是狐精，捏个谎道：“只为小生曾瞥见小姐芳容，眠思梦想，寝食俱废。心意志诚了，感动一位仙女，假托小姐容貌，来与小生往来了多时。后被小生识破，他方才说，果然不是真小姐，小姐应该目下有灾。就把一束草，教小生来救小姐，说当有姻缘之分。今果应其言，可不是个媒人？”小姐道：“怪道你见我就象旧识一般，元来曾有人假过我的名来。而今在那里去了？”蒋生道：“他是仙家，一被识破，就不再来，知他在哪里？”小姐道：“几乎被他坏了我名声，却也亏他救我一命，成就我两人姻缘，还算做个恩人了。”蒋生道：“他是个仙女，恩与怨总不挂在心上，只是我和你合该做夫妻，遇得此等仙缘，称心满意。但愧小生不才，有屈了小姐耳。”小姐道：“夫妻之间，不要如此说。况我是垂死之人，你起死回生的大恩，正该终身奉侍君子。妾无所恨矣。”自此，如鱼似水，蒋生也不思量回乡，就住在马家终身，夫妻偕老。这是后话。

那蒋生一班儿同伴，见说他赘在马少卿家了，多各不知其由。惟有夏良策，曾见蒋生说着马小姐的话，后来道是妖魅的假托，而今见真个做了女婿，也不明白他备细，多来与

蒋生欢喜。夏良策私下细问根由，蒋生瞒起用草生癩一段话，只说：“前日假托马小姐的，是大别山狐精。后被夏兄粗布芝麻之计追寻踪迹，认出真形。他赠此药草，教小弟去医好马小姐，就有姻缘之分。小弟今日之事，皆狐精之力也。”众人见说，多称奇道：“一向称仁兄为蒋驸马，今仁兄在马口地方作客，住在马月溪店，竟为马少卿家之婿，不脱一个马字。可知也是天意生出这狐精来，成就此一段姻缘，驸马之称，便是前讖了。”

大家相传，以为佳话。有等痴心的，就恨怎生我偏不撞着狐精，得有此奇遇，妄想得一个不耐烦。有诗为证：

人生自是有姻缘，得遇灵狐亦偶然。

妄意洞中三束草，岂知月下赤绳牵！

野史氏曰：

生始窥女而极慕思，女不知也。狐实阴见，故假女来。生以色自惑，而狐惑之也。思虑不起，天君泰然，即狐何为？然以祸始而以福终，亦生厚幸。虽然，狐媒犹狐媚也，终死色刃矣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

瘞遗骸王玉英配夫

偿聘金韩秀才赎子

诗云：

晋世曾闻有鬼子，今知鬼子乃其常。

既能成得雌雄配，也会生儿在冥壤。

话说国朝隆庆年间，陕西西安府有一个易万户，以卫兵入屯京师。同乡有个朱工部，相与得最好，两家夫人各有妊孕，万户与工部偶在朋友家里同席，一时说起，就两下指腹为婚。依俗礼各割衫襟，彼此互藏，写下合同文字为定。后来工部建言触忤了圣旨，钦降为四川泸州州判，万户升了边上参将，各奔前程去了。

万户这边生了一男，传闻朱家生了一女，相隔既远，不能够图完前盟。过了几时，工部在谪所水土不服，全家不保，剩得一两个家人，投托着在川中做官的亲眷，经纪得丧事回乡、殡葬在郊外。其时万户也为事革任回卫、身故在家了。

万户之子易大郎，年已长大，精熟武艺，日夜与同伴驰马较射。一日，正在角逐之际，忽见草间一兔腾起，大郎舍了同伴，挽弓赶去。赶到一个人家门口，不见了兔儿。望内

一看，元来是一所大宅院。宅内一个长者走出来，衣冠伟然、是个士大夫模样。将大郎相了一相道：“此非易郎么？”大郎见是认得他的，即下马相揖。长者拽了大郎之手，步进堂内来，重见过礼，即分付里面治酒相款。酒过数巡，易大郎请问长者姓名，长者道：“老夫与易郎葭莩不薄，老夫教易郎看一件信物。”随叫书童在里头取出一个匣子来，送与大郎开看。

大郎看时，内有罗衫一角，文书一纸，合缝押字半边，上写道：

朱易两姓，情既断金，家皆种玉。得雄者为婿，必谐百年。背盟者天厌之，天厌之。

隆庆某年月日朱某、易某书，坐客某某为证。

大郎仔细一看，认得是父亲万户亲笔，不觉泪下交颐。只听得后堂传说：“孺人同小姐出堂。”大郎抬眼看时，见一个年老妇人，珠冠绯袍，拥一女子，袅袅婷婷，走出厅来。那女子真色淡容，蕴秀包丽，世上所未曾见。长者指了女子对大郎道：“此即弱息，尊翁所订以配君子者也。”

大郎拜见孺人已过，对长者道：“极知此段良缘，出于先人成命，但媒妁未通，礼仪未备，奈何？”长者道：“亲口交盟，何须执伐？至于仪文未节，更不必计较。郎君倘若不弃，今日即可就甥馆，万勿推辞。”大郎此时意乱心迷，身不自主；女子已进去妆梳。须臾出来行礼，花烛合卺，悉依家礼仪节，是夜送归同房，两情欢悦，自不必说。

正是欢娱夜短，大郎匆匆一住数月，竟不记得家里了。一日，忽然念着道：“前日骤马到此，路去家不远，何不回去看看就来？”把此意对女子说了，女子稟知父母。那长者与孺人

坚意不许。大郎问女子道：“岳父母为何不肯？”女子垂泪道：“只怕你去了不来。”大郎道：“那有此话？我家里不知我在这里，我回家说声就来，一日内的事，有何不可？”女子只不应允。大郎见他作难，就不开口。

又过了一日，大郎道：“我马闲着，久不骑坐，只怕失调了。我须骑出去盘旋一回。”其家听信。大郎走出门，一上了马，加上数鞭，那马四脚腾空，一跑数里。马上回头，看那旧处，何曾有甚么庄院？急盘马转来一认，连人家影迹也没有，但见群冢累累，荒藤野蔓而已。

归家昏昏了几日，才与朋友们说着这话。有老成人晓得的道：“这两家割襟之盟，果是有之。但工部举家已绝，郎君所遇，乃其幽宫，想是夙缘未了，故有此异。幽明各路，不宜相侵，郎君勿可再往。”大郎听了这话，又眼见奇怪，果然不敢再去。

自到京师，袭了父职回来，奉上司檄文，管署卫印事务。夜出巡堡，偶至一处，忽见前日女子，怀抱一小儿迎上前来道：“易郎认得妾否？郎虽忘妾，襁中之儿，谁人所生？此子有贵徵，必能大君门户。今以还郎，抚养他成人，妾亦藉手不负于郎矣。”大郎念着前情，不复顾忌。抱那儿子一看，只见眉清目秀，甚是可喜。大郎未曾娶妻有子的，见了好个孩子，岂不快活？走近前去，要与那女子重叙离情，再说端的，那女子忽然不见，竟把怀中之子掉下去了，大郎带了回来。

后来大郎另娶了妻，又断弦再续了两番。立意要求美色，娶来的皆不能如此女之貌，又绝无生息。惟有得此子长成，勇力过人，兼有雄略。大郎因前日女子有“大君门户”之说，见

他不凡，深有大望。一十八岁了，大郎倦于戎务，就让他袭了职。以累建奇功，累官至都督，果如女子之言。

这件事：全似晋时范阳卢充与崔少府女金碗幽婚之事，然有地有人，不是将旧说附会出来的。可见姻缘未完、幽明配合、鬼能生子之事，往往有之。这还是目前的鬼，魂气未散，更有几百年鬼，也会与人生子。做出许多话柄来，更为奇绝。要知此段话文，先听几首七言绝句为证。

洞里仙人路不遥，洞庭烟雨昼潇潇。（原书批语：“两‘洞’字犯”）

莫教吹笛城头阁，尚有销魂乌鹊桥。（其一）

莫讶鸳鸯会有缘，桃花结子已千年。

尘心不识蓝桥路，信是蓬莱有谪仙。（其二）

朝暮云骖闽楚关，青鸾信不断尘寰。

乍逢仙侣抛桃打，笑我清波照雾鬟。（其三）

这三首，乃女鬼王玉英忆夫韩庆云之诗。那韩庆云是福建福州府福清县的秀才，他在本府长乐县蓝田石尤岭地方开馆授徒。一日散步岭下，见路旁有枯骨在草丛中，心里恻然道：“不知是谁人遗骸，暴露在此，吾闻收掩骸骨，仁人之事。今此骸无主，吾在此间开馆，既为吾所见，即是吾责了。”就归向邻家借了锄耰畚鍤之类，又没个人帮助，亲自动手，瘞埋停当。撮土为香，滴水为酒，以安他魂灵，致敬而去。

是夜独宿书馆，忽见篱外毕毕剥剥，敲得篱门响。韩生起来，开门出看，乃是一个端丽女子，韩生慌忙迎揖。女子道：“且到尊馆，有话奉告。”韩生在前引导，同至馆中，女子道：“妾姓王，名玉英，本是楚中湘潭人氏。宋德祐年间，

父为闽州守，将兵御元人，力战而死，妾不肯受胡虏之辱，死此岭下。当时人怜其贞义，培土掩覆。经今二百余年，骸骨偶出，蒙君埋藏，恩最深重，深夜来此，欲图相报。”韩生道：“掩骸小事，不足挂齿，人鬼道殊，何劳见顾？”玉英道：“妾虽非人，然不可谓无人道。君是读书之人，幽婚冥合之事，世所常有。妾蒙君葬埋，便有夫妻之情，况夙缘甚重，愿奉君枕席，幸勿为疑。”韩生孤馆寂寥，见此美妇，虽然明说是鬼，然行步有影，衣衫有缝，济济楚楚，绝无鬼意，又且说话明白可听，能不动心？遂欣然留与同宿。交感之际，一如人道，毫无所异。

韩生与之相处一年有余，情同伉俪。忽一日对韩生道：“妾于去年七月十日与君交接，腹已受妊，今当产了。”是夜即在馆中产下一儿。

初时韩生与玉英往来，俱在夜中，生徒俱散，无人知觉。今已有子，虽是玉英自己乳抱，却是婴儿啼声瞒不得人许多，渐渐有人知觉。但亦不知女子是谁，婴儿是谁，没个人家主名，也没人来查他细帐，只好胡猜乱讲，总无实据。

传将开去，韩生的母亲也知道了，对韩生道：“你山间处馆，恐防妖魅。外边传说你有私遇的事，果是怎么样的？可实对我说。”韩生把掩骸相报及玉英姓名说话，备细述一遍。韩母惊道：“依你说来，是个多年之鬼了，一发可虑。”韩生道：“说也奇怪，虽是鬼类，实不异人，已与儿生下一子了。”韩母道：“不信有这话！”韩生道：“儿岂敢造言欺母亲？”韩母道：“果有此事，我未有孙，正巴不得要个孙儿，你可抱归来与我看一看，方信你言是真。”韩生道：“待儿与他说着。”

果将母亲之言与玉英说知，玉英道：“孙子该去见婆婆，只是儿受阳气尚浅，未可便与生人看见，待过几时再处。”

韩生回复母亲，韩母不信，定要捉破他踪迹，不与儿子说知。忽一日自己魑魅地到书馆中来，玉英正在馆中楼上，将了果子喂着儿子。韩母一直闯将上楼去，玉英望见有人，即抱着儿子从窗外逃走。喂儿的果子多遗弃在地，看来象是莲肉。拾起仔细一看，元来是蜂房中白子。韩母大惊道：“此必是怪物！”教儿子切不可再近他，韩生口中唯唯，心下实舍不得。

等得韩母去了，玉英就来对韩生道：“我因有此儿在身，去来不便。今婆婆以怪物疑我，我在此地也无颜。我今抱了他，回故乡湘潭去，寄养在人间，他日相会罢。”韩生道：“相与许久，如何舍得离别？相念时节，教小生怎生过得？”玉英道：“我把此儿寄养了，自身去来由我。今有二竹筴留在君所，倘若相念，及有甚么急事要相见，只把两筴相击，我当自至。”说罢，即飘然而去。

玉英抱此儿到了湘潭，写七字在儿衣带上道：“十八年后当来归。”又写他生年月日在后边了，弃在河旁。湘潭有个黄公，富而无子，到河边遇见，拾了回去，养在家里。玉英已知，来对韩生道：“儿已在湘潭黄家，吾有书在衣带上，以十八年为约。彼时当得相会，一同归家。今我身无累，可以任从去来了。”

此后，韩生要与玉英相会，便击竹筴。玉英既来，凡有疾病祸患，与玉英言之，无不立解。甚至他人祸福，玉英每先对韩生说过，韩生与人说，立有应验。外边传出去，尽道

韩秀才遇了妖邪，以妖言惑众。恰好其时主人有女淫奔于外，又有疑韩生所遇之女即是主人家的，弄得人言四起，韩生声名颇不好听。玉英知道，说与韩生道：“本欲相报，今反相累。”渐渐来得稀疏，相期一年只来一番，来必以七夕为度。韩生感其厚意，竟不再娶。

如此一十八年，玉英来对韩生道：“衣带之期已至，岂可不去一访之？”韩生依言，告知韩母，遂往湘潭。正是：

阮修倡论无鬼，岂知鬼又生人？

昔有寻亲之子，今为寻子之亲。

且说湘潭黄翁，一向无子，偶至水滨，见有弃儿在地，抱取回家，看见眉清目秀，聪慧可爱，养以为子。看那衣带上面，有“十八年后当来归”七字，心里疑道：“还是人家嫡妾相忌，没奈何抛下的？还是人家生得儿女多了，怕受累弃着的？既已抛弃，如何又有十八年之约？此必是他父母既不欲留，又不忍舍，明白记着，寄养在人家，他日必求相访。我今现在无子，且收来养着，到十八年后再看如何。”

黄翁自拾得此儿之后，忽然自己连生二子。因将所拾之儿取名鹤龄，自己二子分开他二字，一名鹤算，一名延龄，同共送入学堂读书。鹤龄敏惠异常，过目成诵；二子虽然也好，总不及他。总卯之时，三人一同游庠。黄翁欢喜无尽，也与二子一样相待，毫无差别。二子是老来之子，黄翁急欲他早成家室，目前生孙，十六七岁，多与他毕过了姻。只有鹤龄，因有衣带之语，怕父母如期来访，夫必不要归宗，是以独他迟迟未娶。却是黄翁心里过意不去道：“为我长子，怎生反未有室家？”先将四十金与他定了里中易氏之女。那鹤龄也晓得

衣带之事，对黄翁道：“儿自幼蒙抚养深恩，已为翁子。但本生父母既约得有期，岂可娶而不告？虽蒙聘下妻室，且待此期已过，父母不来，然后成婚，未为迟也。”黄翁见他讲得有理，只得凭他。

既到了十八年，多悬悬望着，看有甚么动静。

一日，有个福建人在街上与人谈星命，访至黄翁之家，求见黄翁。黄翁心里指望三子立刻科名，见是星相家，无不延接。闻得远方来的，疑有异术，遂一面请坐，将着三子年甲，央请推算。谈星的假意推算了一回，指着鹤龄的八字对黄翁道：“此不是翁家之子，他生来不该在父母身边的，必得寄养出外，方可长成。及至长成之后，即要归宗，目下已是其期了。”黄公见他说出真底实话，面色通红道：“先生好胡说！此三子皆我亲子，怎生有寄养的话说？况说的更是我长子，承我宗祧，那里还有宗可归处？”谈星的大笑道：“老翁岂忘衣带之语乎？”黄翁不觉失色道：“先生何以知之？”

谈星的道：“小生非他人，即是十八年前弃儿之父韩秀才也。恐翁家不承认，故此假扮做谈星之人，来探踪迹。今既在翁家，老翁必不使此子昧了本姓。”黄翁道：“衣带之约果然是真，老汉岂可昧得？况我自有子，便一日身亡，料已不填沟壑，何必赖取人家之子？但此子为何见弃，乞道其详。”韩生道：“说来事涉怪异，不好告诉。”黄翁道：“既有令郎这段缘契，便是自家骨肉，说与老夫知道，也好得知此子本末。”韩生道：“此子之母，非今世人，乃二百年前贞女之魂也。此女在宋时，父为闽官，御敌失守，全家死节，其魂不泯，与小生配合生儿。因被外人所疑，他说家世湘潭，将来贵处寄

养，衣带之字，皆其亲书。今日小生到此，也是此女所命。不想果然遇着，敢请一见。”黄翁道：“有如此作怪异事！想令郎出身如此，必当不凡。今令郎与小儿，共是三兄弟，同到长沙应试去了。”韩生道：“小生既远寻到此，就在长沙，也要到彼一面。只求老翁念我天性父子，恩使归宗，便为万幸。”黄翁道：“父子至亲，谊当使君还珠。况是足下冥缘，岂可间隔？但老夫十八年抚养，已不必说，只近日下聘之资，也有四十金。子既已归足下，此聘金须得相还。”韩生道：“老翁恩德难报，至于聘金，自宜奉还。容小生见过小儿之后，归与其母计之，必不敢负义也。”

韩生就别了黄翁，径到长沙，访问黄翁三子应试的下处，已问着了，就写一帖，传与黄翁大儿子鹤龄。帖上写道：“十八年前与闻衣带事人韩某。”鹤龄一见衣带说话，感动于心，惊出请见道：“足下何处人氏？何以知得衣带事体？”韩生看那鹤龄时：

年方弱冠，体不胜衣。清标固禀父形，嫡质犹同母貌；恂恂儒雅，尽道是十八岁书生；邈邈源流，岂知乃二百年鬼子？

韩生看那鹤龄模样，俨然与王玉英相似，情知是他儿子，遂答道：“小郎君可要见写衣带的人否？”鹤龄道：“写衣带之人，非吾父，即吾母。原约在今年，今足下知其人，必是有的信，望乞见教。”韩生道：“写衣带之人，即吾妻王玉英也。若要相见，先须认得我！”

鹤龄见说，知是其父，大哭抱住道：“果是吾父！如何舍得弃了儿子一十八年？”韩生道：“汝母非凡女，乃二百年鬼

仙，与我配合生儿，因乳养不便，要寄托人间。汝母原籍湘潭，故将至此地。我实福建秀才，与汝母姻缘也在福建。今汝若不忘本生父母，须别了此间义父，还归福建为是。”鹤龄道：“吾母如今在那里？儿也要相会。”韩生道：“汝母倏去倏来，本无定所，若要相会，也须到我闽中。”鹤龄至性所在，不胜感动。

两弟鹤算、延龄，在旁边听见说着要他归福建说话，少年心性，不觉大怒起来道：“那里来这野汉，造此不根之谈，来诱哄人家子弟，说着不达道理的说话！好耿耿一个哥哥，却教他到福建去，有这样胡说的？”那家人每见说，也多嗔怪起来，对鹤龄道：“大官人不要听这个游方人！他每专打听着人家事体，来撰造是非，哄诱人的。”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扯的扯，推的推，要操他出去。韩生道：“不必罗唆，我已湘潭见过了你老主翁，他只要完得聘金四十两，便可赎回，还只是我的儿子，你们如何胡说？”众人那里听他？只是推他出去为净。鹤龄心下不安，再三恋恋，众人也不顾他。两弟狠狠道：“我兄无主意，如何与这些闲棍讲话？饶他一顿打，便是人情了。”鹤龄道：“衣带之语，必非虚语，此实吾父来寻盟。他说道曾在湘潭见过爹爹来，回去到家里，必知端的。”鹤算、延龄两人与家人只是不信，管住了下处门首，再不放他过去与鹤龄相见了。

韩生自思：“儿子虽得见过，黄家婚聘之物，理所当还。今没个处法还得他。空手在此一年也无益，莫要想得儿子归去，不如且回家去，再做计较。”心里主意未定，到了晚间，把竹筴击将起来，王玉英即至。韩生因说着已见儿子、黄家

要偿取聘金方得赎回的话。玉英道：“聘金该还，此间未有办法。不如且回闽中，别图机会。易家亲事，亦是前缘，待处了聘金，再到此地完成其事，未为晚也。”

韩生因此决意回闽，一路浮湘涉湖，但是波浪险阻，玉英便到舟中护卫。至于盘缠缺乏，也是玉英暗地资助，得以到家。到家之日，里邻惊骇，道是韩生向来遇妖，许久不见，是被妖魅拐到那里去，必然丧身在外，不得归来了，今见好好还家，以为大奇。平日往来的，多来探望。

韩生因为众人疑心坏了他，见来问的，索性一把实话从头至尾备述与人，一些不瞒。众人见他不死，又果有儿子在湘潭，方信他说话是实，反共说他遇了仙缘，多来慕羡他。不认得的，尽想一识其面。有问韩生为何不领了儿子归来，他把聘金未曾还得、湘潭养父之家不肯的话说了。有好事的，多愿相助，不多几时，凑上了二十余金。尚少一半。夜间击筭，与王玉英商量，玉英道：“既有了一半，你只管起身前去。途中有凑那一半之处。”韩生随即动身。

到了半路，在江边一所古庙边经过。玉英忽来对韩生道：“此庙中神厨里坐着，可得二十金，足还聘金了。”韩生依言，泊船登岸。走入庙里看时，只见：

庙门颓败，神路荒凉。执槌的小鬼无头，拿簿的判官落帽。庭中多兽迹，狐狸在此宵藏；地上少人踪，魍魉投来夜宿。存有千年香火样，何曾一陌纸钱飘。

韩生到神厨边，揭开帐幔来看，灰尘堆来有寸多厚。心里道：“此处那里来的银子？”然想着玉英之言未曾有差，且依他说话，爬上去蹲在厨里。

喘息未定，只见一个人慌慌忙忙走将进来，将手在案前香炉里乱塞。塞罢，对着神道声喏道：“望菩萨遮盖遮盖，所罚之咒，不要作准。”又见一个人在外边嚷进来道：“你欺心偷过了二十两银子，打点混赖。我与你此间神道面前罚个咒，罚得咒出，便不是你。”先来那个人便对着神道口里念诵道：“我若偷了银子，如何如何。”后来这个人见他赌得咒出，遂放下脸子道：“果是与你无干，不知在那里错去了。”先来那个人把身子抖一抖，两袖洒一洒道：“你看我身边须没藏处。”两个唧唧啾啾，一路说着，外边去了。

韩生不见人来了，在神厨里走将出来。摸一摸香炉，看适间藏的是甚么东西，摸出一个大纸包来。打开看时，是一包成锭的银子，约有二十余两。韩生道：“惭愧！眼见得这先入来的瞒起同伴的银子，藏在这里，等赌过咒，搜不出时，慢慢来取用。岂知已先为鬼神所知，归我手也。”欲待不取，总来是不义之财；欲待还那失主，又明显出这个人的偷窃来了。不如依着玉英之言，且将去做赎子之本，有何不可？当下取了，出庙下船。船里从容一秤，果有二十两重，分毫不少，韩生大喜。

到了湘潭，径将四十金来送还黄翁聘礼，求赎鹤龄。黄翁道：“婚盟已定，男女俱已及时。老夫欲将此项与令郎完了姻亲，此后再议归闾。唯足下乔梓自做主张，则老夫事体也完了。”韩生道：“此皆老翁玉成美意，敢不听命？”

黄翁着媒人与易家说知此事，易家不肯起来道：“我家初时，只许嫁黄公之子，门当户对，又同里为婚，彼此俱便。今闻此子原籍福建，一时配合了，他日要离了归乡。相隔着四

五千里，这怎使得？必须讲过，只在黄家不去的，其事方谐。”媒人来对黄翁说了。黄翁巴不得他不去的，将此语一一告诉韩生道：“非关老夫要留此子，乃亲家之意如此。况令郎名在楚籍，婚在楚地，还闽之说必是不妥，为之奈何？”

韩生也自想有些行不通，再击竹筴与玉英商量，玉英道：“一向说易家亲事是前缘，既已根绊在此，怎肯放去？况妾本籍湘中，就等儿子做了此间女婿，成立在此也好。郎君只要父子相认，何必归闽？”韩生道：“闽是吾乡，我母还在，若不归闽，要此儿子何用？”玉英道：“事数到此，不由君算，若执意归闽，儿子婚姻便不可成。郎君将此儿归闽中，又在何处另结良缘？不如且从黄、易两家之言，成了亲事，他日儿子自有分晓也。”韩生只得把此意回复了黄翁，一凭黄翁主张。

黄翁先叫鹤龄认了父亲，就收拾书房与韩生歇下了。然后将此四十两银子，支分作花烛之费，到易家道了日子。易家见说不回福建了，无不依从。

成亲之后，鹤龄对父韩生说，要见母亲一面。韩生说与玉英，玉英道：“是我自家的儿子，正要见他。但此间生人多，非我所宜，可对儿子说，人静后房中悄悄击筴，我当见他夫妇两人一面。”韩生对鹤龄说知，就把竹筴密付与他，鹤龄领着去了。

等到黄昏，鹤龄击筴。只见一个淡妆女子，在空中下来。鹤龄夫妻知是尊嫜，双双跪下，玉英抚摹一番道：“好一对儿子媳妇！我为你一点骨血，精缘所牵，二百年贞静之性，不得安闲。今幸已成房立户，我愿已完矣。”鹤龄道：“儿子颇读诗书，曾见古今事迹。如我母数百年精魂，犹然游戏人间，

生子成立，诚为稀有之事，不知母亲何术致此？望乞见教。”玉英道：“我以贞烈而死，后土录为鬼仙，许我得生一子，延其血脉。汝父有掩骼之仁，阴德可纪，故我就与配合，生汝以报其恩。此皆生前之注定也。”鹤龄道：“母亲既然灵通如此，何不即留迹人间，使儿媳辈得以朝夕奉养？”玉英道：“我与汝父有缘，故得数见于世，然非阴道所宜。今日特为要见吾儿与媳妇一面，故此暂来，此后也不再来了。直待归闾之时，石尤岭下再当一见。我儿前程远大，勉之，勉之！”说罢，腾空而去。鹤龄夫妇恍恍自失了半日，才得定性。事虽怪异，想着母亲之言句句有头有尾，鹤龄自叹道：“读尽稗官野史，今日若非身为之子，随你传闻，岂肯即信也？”次日与黄翁及两弟说了，俱各惊骇。

鹤龄随将竹筴交还韩生，备说母亲夜来之言，韩生道：“今汝托义父恩庇，成家立业，俱在于此。归闾之期，知在何时？只好再过几时，我自回去看婆婆罢了。”鹤龄道：“父亲不必心焦，秋试在即，且待儿子应试过了再商量就是。”从此韩生且只在黄家住下。

鹤龄与两弟俱应过秋试，鹤龄与鹤算一同报捷，黄翁、韩生尽皆欢喜。鹤龄要与鹤算同去会试，韩生住湘潭无益，思量暂回闾中。黄翁赠与盘费，鹤龄与易氏各出所有送行。韩生仍到家来，把上项事一一对母亲说知。韩母见说孙儿娶妇成立，巴不得要看一看，只恨不得到眼前，此时连媳妇是个鬼也不说了。

次年，鹤龄、鹤算春榜连捷。鹤龄给假省亲，鹤算选授福州府闽县知县，一同回到湘潭。鹤算接了黄翁，全家赴任。

鹤龄也乘此便，带了妻易氏附舟到闽访亲。登堂拜见祖母，喜庆非常。韩生对儿子道：“我馆在长乐石尤岭，乃与汝母相遇之所，连汝母骨骸也在那边，今可一同到彼，汝母必来相见。前日所约，原自如此。”遂合家同到岭下。

方得驻足馆中，不须击筭，玉英已来，拜韩母道：“今孙儿媳妇多在婆婆面前，况孙儿已得成名，妾所以报郎君者已尽。妾幽阴之质，不宜久在阳世周旋。只因夙缘，故得如此。今合门完聚，妾事已了，从此当静修玄理，不复再入尘寰矣。”韩生道：“往还多年，情非朝夕。即为儿子一事，费过多少精神！今甫得到家，正可安享子媳之奉，如何又说要别的话来？”鹤龄夫妇，涕泣请留。玉英道：“冥数如此，非人力所强。若非数定，几曾见有二百年之精魂，还能同人道生子，又在世间往还二十多年的事？你每亦当以数自遣，不必作人间离别之态也。”言毕，翩然而逝。鹤龄痛哭失声，韩母与易氏各各垂泪，惟有韩生不十分在心上。他是惯了的，道夜静击筭，原自可会。

岂知此后随你击筭，也不来了，守到七夕常期，竟自杳然。韩生方忽忽如有所失，一如断弦丧偶之情。思他平时相与时节，长篇短咏，落笔数千言，清新有致，皆如前三首绝句之类，传出与人，颇为众口所诵。韩生取其所作成集，计有十卷，因曾赋《万鸟鸣春》四律，韩生即名其集为《万鸟鸣春》，流布于世。

韩生后来去世，鹤龄即合葬之石尤岭下。鹤龄改复韩姓，别号黄石，以示不忘黄家及石尤岭之意。三年丧毕，仍与易氏同归湘潭，至今闽中盛传其事。

二百年前一鬼魂，犹能生子在乾坤。
遗骸掩处阴功重，始信骷髅解报恩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一

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

诗云：

削骨蒸肌岂忍言？世人借口欲伸冤。

典刑未正先残酷，法吏当知善用权。

话说戮尸弃骨，古之极刑。今法被人殴死者，必要简尸，简得致命伤痕，方准抵偿，问入死罪，可无冤枉。本为良法。自古道：“法立弊生。”只因有此一简，便有许多奸巧做出来。那把人命图赖人的，不到得就要这个人偿命，只此一简，已够奈何着他了。你道为何？官府一准简尸，地方上搭厂的就要搭厂钱，跟官、门、皂、轿夫、吹手多要酒饭钱，仵作人要开手钱、洗手钱，至于官面前桌上要烧香钱，朱墨钱、笔砚钱，毡条坐褥俱被告人所备，还有不肖佐贰要摆案酒，要折盘盏，各项名色甚多，不可尽述。就简得雪白无伤，这人家已去了七八了。就问得原告招诬，何益于事？所以奸徒与人有仇，便思将人命为奇货。官府动笔判个“简”字，何等容易，道人命事应得的，岂知有此等害人不小的事？除非真正人命，果有重伤简得出来，正人罪名，方是正条。然刮骨

蒸尸，千零百碎，与死的人计较，也是不忍见的。律上所以有“不愿者听”及“许尸亲告递免简”之例，正是圣主曲体人情处。岂知世上惨刻的官，要见自己风力，或是私心嗔恨被告，不肯听尸亲免简，定要劣掇做去，以致开久殓之棺，掘久埋之骨。随你伤人子之心，堕旁观之泪，他只是硬着肚肠不管。原告不执命，就坐他受贿；亲友劝息，就诬他私和。一味蛮刑，打成狱案。自道是与死者伸冤，不知死者惨酷已极了。这多是绝子绝孙的勾当。

闽中有一人，名曰陈福生，与富人洪大寿家佣工，偶因口语不逊，被洪大寿痛打一顿。那福生才吃得饭过，气郁在胸，得了中懣之症，看看待死。临死对妻子道：“我被洪家长痛打，致恨而死。但彼是富人，料搬他不倒，莫要听了人教唆，赖他人命，致将我尸首简验，粉骨碎身。只略与他说说，他怕人命缠累，必然周给后事，供养得你每终身，便是便益了。”妻子闻言，死后果去见那家长，但道：“因被责罚之后，得病不痊，今已身死。惟家长可怜孤寡，做个主张。”洪大寿见因打致死，心里虚怯的。见他说得揣己，巴不得他没有说话，给与银两，厚加殓，又许了时常周济他母子，已此无说了。

陈福生有个族人陈三，混名陈喇虎，是个不本分、好有事的。见洪大寿是有想头的人家，况福生被打而死，不为无因，就来撺掇陈福生的妻子，教他告状执命。妻子道：“福生的死，固然受了财主些气，也是年该命限。况且死后他一味好意，殓有礼，我们翻脸子不转，只自家认了悔气罢。”喇虎道：“你每不知事体！这出银殓，正好做告状张本，这样

富家，一条人命，好歹也起发他几百两生意，如何便是这样住了？”妻子道：“贫莫与富斗，打起官司来，我们先要银子下本钱，那里去讨？不如做个好人住手，他财主每或者还有不亏我处。”

陈喇虎见说他不动，自到洪家去吓诈道：“我是陈福生族长，福生被你家打死了，你家私买下了他妻子，便打点把一场人命糊涂了。你们须要我口净，也得大家吃块肉儿。不然，明有王法，不到得被你躲过了。”洪家自恃福生妻子已无说话，天大事已定，旁边人闲言闲语不必怕他。不教人来兜揽，任他放屁喇撒一出，没兴自去。

喇虎见无动静，老大没趣，放他不下，思量道：“若要告他人命，须得是他亲人。他妻子是扶不起的了。若是自己出名，告他不得。我而今只把私和人命，首他一状，连尸亲也告在里头，须教他开不得口。”登时写下一状，往府里首了，府里见是人命，发下理刑馆。

那理刑推官最是心性惨刻的，喜的是简尸，好的是入罪，是个拆人家的祖师。见人命状到手，访得洪家巨富，就想在这桩事上显出自己风力来。连忙出牌拘人，吊尸简验。陈家妻子实是怕事，与人商量道：“递了免简，就好住得。”急写状去递。推官道：“分明是私下买和的情了。”不肯准状。洪家央了分上去说：“尸亲不愿，可以免简。”推官一发怒将起来道：“有了银子，王法多行不去了！”反将陈家妻子拶出，定要简尸。没奈何，只得抬出棺木，解到尸场，聚齐了一干人众，如法蒸简。

件作人晓得官府心里要报重的，敢不奉承？把红的说紫，

青的说黑，报了致命伤两四处。推官大喜，道是拿得倒一个富人，不肯假借，我声名就重了，立要问他抵命。怎当得将律例一查，家长殴死雇工人，只断得埋葬，问得徒赎，并无抵偿之条。只落得洪家费掉了些银子，陈家也不得安宁，陈福生殁好入棺了，又狼狼籍籍这一番，大家多事。陈喇虎也不见沾了甚么实滋味，推官也不见增了甚么好名头，枉做了难人。一场人命结过了，洪家道陈氏母子到底不做对头，心里感激，每每看管他二人，不致贫乏。

陈喇虎指望个小富贵，竟落了空，心里常怀快快。一日，在外酒醉，晚了回家，忽然路上与陈福生相遇。福生埋怨道：“我好好的安置在棺内，为你妄想吓诈别人，致得我尸骸零落，魂魄不安。我怎肯干休？你还我债去！”将陈喇虎按倒在地，满身把泥来搓擦，陈喇虎挣扎不得，直等后边人走来，陈福生放手而去。喇虎闷倒在地，后边人认得他的，扶了回家。家里道是酒醉，不以为意。不想自此之后，喇虎浑身生起癞来，起床不得。要出门来打帮教唆，做些惫懒的事，再不能够了。淹缠半载，不能支持。到临死才对家人说着：“路上遇陈福生，嫌我出首，简了他尸，以此报我。我不得活了。”说罢就死，死后家人信了人言，道癞疾要传染亲人，急忙抬出，埋于浅土。被狗子乘热拖将出来，吃了一半。此乃陈喇虎作恶之报。

却是陈福生不与打他的洪大寿为仇，反来报替他执命的族人，可见简尸一事，原非死的所愿。做官的人要晓得，若非万不得已，何苦做那极惨的勾当？倘若尸亲苦求免简，也该依他为是。至于假人命，一发不必说，必待审得人命逼真，然后行简定罪，只一先后之着，也保全得人家多了。而今说

一个情愿自死，不肯简父尸的孝子，与看官每听一听。

父仇不报忍模糊，自有雄心托湛卢。

泉獍一诛身已绝，法官还用简尸无？

话说国朝万历年间，浙江金华府武义县有一个人，姓王，名良，是个儒家出身。有个族侄王俊，家道丰厚，气岸凌人，专一放债取利，行凶剥民。就是族中支派，不论亲疏，但与他财利交关，锱铢必较，一些面情也没有的。王良不合曾借了他本银二两，每年将束脩上利，积了四五年，还过他有两倍了。王良意思，道自家屋里，还到此地，可以相让；此后利钱，使不上紧了些。王俊是放债人心性，那管你是叔父？道逐年还煞只是利银，本钱原根不动，利钱还须照常，岂算还过多寡？

一日，在一族长处会席，两下各持一说，争论起来。王俊有了酒意，做出财主的样式，支手舞脚的发挥。王良气不平，又自恃尊辈，喝道：“你如此气质，敢待打我么？”王俊道：“便打了，只是财主打了欠债的。”趁着酒性，那管尊卑，扑的一掌打过去。王良不提防的，一交跌倒，王俊索性赶上，拳头脚尖一齐来。族长道：“使不得！使不得！”忙来劝时，已打得不亦乐乎了。

大凡酒德不好的人，酒性发了，也不认得甚么人，也不记得甚么事，但只是使他酒风，狠戾暴怒罢了，不管别人当不起的。当下一个族侄把个叔子打得七损八伤，族长劝不住，猛力解开，教人负了王良家去。王俊没个头主，没些意思，耀武扬威，一路吆吆喝喝，也走去了。

讵知王良打得伤重，次日身危。王良之子王世名，也是

个读书人。父亲将死之时，唤过分付道：“我为族子王俊毆死，此仇不可忘。”王世名痛哭道：“此不共戴天之仇，儿誓不与俱生人世。”王良点头而绝。王世名拊膺号恸，即具状到县间，告为立杀父命事，将族长告做见人。县间准行，随出牌吊尸到官，伺候相简。

王俊自知此事决裂到不得官，苦央族长处息：任凭要银多少，总不计论；处得停妥，族长分外酬谢，自不必说。族长见有些油水，来劝王世名罢讼道：“父亲既死，不可复生。他家有的是财物，怎与他争得过？要他偿命，必要简尸。他使用了件作，将伤报轻了，命未必得偿，尸骸先吃这番狼籍，大不是算。依我说，乘他惧怕成讼之时，多要了他些，落得做了人家，大家保全得无事，未为非策。”王世名自想了一回道：“若是执命，无有不简尸之理。不论世情敌他不过，纵是偿得命来，伤残父骨，我心何忍？只存着报仇在心，拚得性命，那处不着了手？何必当官，拘着理法，先将父尸经这番惨酷？又三推六问，几年月日才正得典刑？不如目今权依了他们处法，诈痴佯呆，住了官司，且保全了父骨，别图再报。”回复族长道：“父亲委是冤死，但我贫家，不能与做头敌，只凭尊长所命罢了。”

族长大喜，去对王俊说了，主张将王俊膏腴田三十亩，与王世名为殡葬父亲、养膳老母之费。王世名同母当官递个免简，族长随递个息词，永无翻悔，王世名一一依听了。来对母亲说道：“儿非见利忘仇。若非如此，父骨不保，儿所以权听其处分，使彼绝无疑心也。”世名之母，妇女见识，是做人家念头重的。见得了这些肥田，可以受享，也自甘心罢了。

世名把这三十亩田所收花利，每岁藏贮封识，分毫不动。外边人不晓得备细，也有议论他得了田业息了父命的，世名也不与人辨明。王俊怀着鬼胎，倒时常以礼来问候叔母。世名虽不受他礼物，却也像豪无嫌隙的，照常往来。有时撞着杯酒相会，笑语酬酢，略无介意，众人又多有笑他忘了父仇的。事已渐冷，径没人提起了。

怎知世名日夜提心吊胆，时刻不忘，悄地铸一利剑，镂下两个篆字，名曰：“报仇。”出入必佩。请一个传真的，绘画父像，挂在斋中，就把自己之形，也图在上面，写他持剑侍立父侧。有人问道：“为何画作此形？”世名答道：“古人出必佩剑，故慕其风，别无他意。”有诗为证：

戴天不共敢忘仇？画笔常将心事留。

说与旁人浑不解，腰间宝剑自飏飏。

且说王世名日间对人嘻笑如常，每到归家，夜深人静，便抚心号恸。世名妻俞氏，晓得丈夫心不忘仇，每对他道：“君家心事，妾所洞知，一日仇死君手，君岂能独生？”世名道：“为子死孝，吾之职分。只恐仇不得报耳。若得报，吾岂愿偷生耶？”俞氏道：“君能为孝子，妾亦能为节妇。”世名道：“你身是女子，出口大易，有好些难哩。”俞氏道：“君能为男子之事，安见妾身就学那男子不来？他日做出便见。”世名道：“此身不幸，遭罹仇难。娘子不以儿女之见相阻，却以男子之事相勉，足见相成了。”夫妻各相爱重。

五载之内，世名已得游泮，做了秀才。妻俞氏又生下一儿，世名对俞氏道：“有此呱呱，王氏之脉不绝了。一向怀仇在心，隐忍不报者，正恐此身一死，斩绝先祀，所以不敢轻

生做事，如今我死可瞑目。上有老母，下有婴儿，此汝之责。我托付已过，我不能再顾了。”遂仗剑而出。

也是王俊冤债相寻，合该有事。他新相处得一个妇人在乡间，每饭后不带仆从，独往相叙。世名打听在肚里，晓得在蝴蝶山下经过，先伏在那边僻处了。王俊果然摇摇摆摆，独自一人踱过岭来。世名正是：

恩人相见，分外眼明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。

看得明白，飏的钻将过来，喝道：“还我父亲的命来！”王俊不提防的，吃了一惊，不及措手，已被世名劈头一剝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王俊倒在地下挣扎，世名按倒，桌下首级。脱件衣服下来，包裹停当，带回家中。见了母亲，大哭拜道：“儿已报仇，头在囊中。今当为父死，不得侍母膝下了。”拜罢，解出首级，到父灵位前拜告道：“仇人王俊之头，今在案前，望父阴灵不远，儿今赴官投死去也。”随即取了历年所收田租帐目，左手持刀，右手提头，竟到武义县中出首。

此日县中传开，说王秀才报父仇，杀了人，拿头首告，是个孝子。一传两，两传三，哄动了一个县城。但见：

人人竖发，个个伸眉。竖发的恨那数载含冤，伸眉的喜得今朝吐气。挨肩叠背，老人家挤坏了腰脊厉声呼；裸袖舒拳，小孩子踏伤了脚指号咷哭。任侠豪人齐拍掌，小心怯汉独惊魂。

王世名到了县堂，县门外喊发连天，何止万人挤塞。武义县陈大尹不知何事，慌忙出堂坐了，问其缘故。

王世名把头与剑放下在阶前，跪禀道：“生员特来投死。”陈大尹道：“为何？”世名指着头道：“此世名族人王俊之头。

世名父亲被此人打死，昔年告得有状，世名法该执命，要他抵偿。但不忍把父尸简验，所以只得隐忍。今世名不烦官法，手刃其人以报父仇，特来投到请死，乞正世名擅杀之罪。”大尹道：“汝父之事，闻和解已久，如何忽有此举？”世名道：“只为要保全父尸，先凭族长议处，将田三十亩养膳老母。世名一时含糊应承，所收花息，年年封贮，分毫不动。今既已杀却仇人，此项义不宜取，理当入官。写得有簿籍在此，伏乞验明。”大尹听罢，知是忠义之士，说道：“君行孝子之事，不可以文法相拘。但事干人命，须请详上司为主，县间未可擅便，且召保候详。王俊之头，先着其家领回候验。”看的人恐怕县官难为王秀才，个个伸拳裸臂，候他处分。见说申详上司，不拘禁他，方才散去。

陈大尹晓得众情如此，心里大加矜念，把申文多写得恳切。说先经王俊殴死王良是的，今王良之子世名报仇，杀了王俊，论来也是一命抵一命。但王世名不由官断，擅自杀人，也该有罪，本人系是生员，特为申详断决。申文之外，又加上禀揭，替他周全，说：“孝义可敬，宜从轻典。”上司见了，也多叹羨。遂批与金华县汪大尹，会同武义审决这事。汪大尹访问端的，备知其情，一心要保全他性命，商量道：“须把王良之尸一简，若果然致命伤重，王俊原该抵偿，王世名杀人之罪就轻了。”

会审之时，汪大尹如此倡言，王世名哭道：“当初专为不忍暴残父尸，故隐忍数年，情愿杀仇人而自死。岂有今日仇已死了，反为要脱自身，重简父尸之理？前日杀仇之日，即宜自杀。所以来造邑庭，正来受朝庭之法，非求免罪也，大

人何不见谅如此？”汪大尹道：“若不简父尸，杀人之罪难以自解。”王世名道：“原不求解，望大人放归别母，即来就死。”汪大尹道：“君是孝子烈士，自来投到者，放归何妨？但事须断决，可归家与母妻再一商量。倘肯把父尸一简，我就好周全你了。此本县好意，不可错过。”

王世名主意已定，只不应承。回来对母亲说汪大尹之意。母亲道：“你待如何？”王世名道：“岂有事到今日，反失了初心？儿久已拚着一死，今特来别母而去耳。”说罢，抱头大哭。妻俞氏在旁，也哭做了一团。俞氏道：“前日与君说过，君若死孝，妾亦当为夫而死。”王世名道：“我前日已把老母与婴儿相托于你，我今不得已而死，你与我事母养子，才是本等，我在九原，亦可瞑目。从死之说，万万不可，切莫轻言。”俞氏道：“君向来留心报仇，誓必身死，别人不晓，独妾知之。所以再不阻君者，知君立志如此，君能捐生，妾亦不难相从，故尔听君行事。今事已至此，若欲到底完翁尸首，非死不可，妾岂可独生以负君乎？”世名道：“古人言：死易，立孤难。你若轻一死，孩子必绝乳哺，是绝我王家一脉。连我的死，也死得不正当了。你只与我保全孩子，便是你的大恩。”俞氏哭道：“既如此，为君姑忍三岁。三岁之后，孩子不须乳哺了，此时当从君地下，君亦不能禁我也。”

正哀惨间，外边有二三十人喧嚷，是金华、武义两学中秀才，与王世名曾往来相好的，乃汪、陈两令央他们来劝王秀才。还把前言来讲道：“两父母意见相同，只要轻兄之罪。必须得一简验，使仇罪应死，兄可得生。特使小弟辈来达知此意，与兄商量。依小弟辈愚见，尊翁之死，实出含冤，仇

人本所宜抵。今若不从简验，兄须脱不得死罪，是以两命抵得他一命，尊翁之命，原为徒死。况子者，亲之遗体。不忍伤既死之骨，却枉残现在之体，亦非正道。何如勉从两父母之言，一简以白亲冤，以全遗体，未必非尊翁在天之灵所喜。惟兄熟思之。”王世名道：“诸兄皆是谬爱小弟，肝膈之言。两令君之意，弟非不感激。但小弟提着简尸二字，便心酸欲裂，容到县堂再面计之。”众秀才道：“两令之意，不过如此。兄今往一决，但得相从，事体便易了。弟辈同伴兄去相讲一遭。”王世名即进去拜了母亲四拜道：“从此不得再侍膝下了。”又拜妻俞氏两拜，托以老母幼子。大哭一场，噙泪而出，随同众友到县间来。

两个大尹正会在一处，专等诸生劝他的回话。只见王世名一同诸生到来，两大尹心里暗喜道：“想是肯从所议，故此同来也。”王世名身穿囚服，一见两大尹即称谢道：“多蒙两位大人曲欲全世名一命，世名心非木石，岂不知感恩？但世名所以隐忍数年，甘负不孝之罪于天地间，视颜嘻笑者，正为不忍简尸一事。今欲全世名之命，复致残久安之骨，是世名不是报仇，明是自杀其父了。总是看得世名一死太重，故多此议论。世名已别过母妻，特来就死，惟求速赐正罪。”

两大尹相顾持疑，诸生辈杂遝乱讲，世名只不改口。汪大尹假意作色道：“杀人者死。王俊既以殴死，致为人杀，论法自宜简所殴之尸有伤无伤，何必问尸亲愿简与不愿简？吾们只是依法行事罢了。”王世名见大尹执意不回，愤然道：“所以必欲简视，止为要见伤痕。便做道世名之父毫无伤，王俊实不宜杀，也不过世名一死当之，何必再简？今日之事，要

动父亲尸骸必不能够；若要世名性命，只在顷刻可了，决不偷生以负初心。”言毕，望县堂阶上一头撞去，眼见得世名被众人激得焦燥，用得力猛，早把颅骨撞碎，脑浆迸出而死。

图圖自可从容入，何必须臾赴九泉？

只为书生拘律法，反令孝子不回旋。

两大尹见王秀才如此决烈，又惊又惨，一时做声不得。两县学生一齐来看王秀才，见已无救，情义激发，哭声震天。对两大尹道：“王生如此死孝，真为难得。今其家惟老母、寡妻、幼子，身后之事，两位父母主张从厚，以维风化。”两大尹不觉垂泪道：“本欲相全，岂知其性烈如此！前日王生曾将当时处和之产封识花息，当官交明，以示义不苟受。今当立一公案，以此项给其母妻，为终老之资，庶几两命相抵。独多着王良一死无着落，即以买和产业周其眷属，亦为得平。”诸生众口称是。两大尹随各捐俸金十两，诸生共认捐三十两，共成五十两，召王家亲人来将尸首领回，从厚治丧。

两学生员，为文以祭之，云：

呜呼王生，父死不鸣。刃加仇颈，身即赴冥。欲全其父，宁弃其生。一时之死，千秋之名。哀哉尚飨。诸生读罢祭文，放声大哭，哭得山摇地动，闻之者无不泪流。哭罢，随请王家母妻拜见，面送赙仪。说道：“伯母、尊嫂宜趁此资物，出丧殓殓。”王母道“谨领尊命，即当与儿媳商之。”俞氏哭道：“多承列位盛情。吾夫初死，未忍遽殓，尚欲停丧三年，尽妾身事生之礼。三年既满，然后议葬，列位伯叔，不必性急。”诸生不知他甚么意思，各自散去了。

此后，但是亲戚来往，问及出柩者，俞氏俱以言阻说，必

待三年。亲戚多道：“从来说入土为安，为何要拘定三年？”俞氏只不肯听，停丧在家。直至服满除灵，俞氏痛哭一场，自此绝食，旁人多不知道。不上十日，肚肠饥断，呜呼哀哉了。学中诸生闻之，愈加希奇，齐来吊视。王母诉出媳妇坚贞之性，矢志从夫，三年之中，如同一日，使人不及提防，竟以身殉，今只剩三岁孤儿与老身，可怜，可怜！诸生闻言，恸哭不已，齐去禀知陈大尹。

大尹惊叹道：“孝子节妇，出于一家，真可敬也。”即报各上司，先行奖恤，候抚按具题旌表。诸生及亲戚又义助含殓，告知王母，择日一同出柩。方知俞氏初时必欲守至三年，不肯先葬其夫者，专为等待自己双双同出也。远近闻之，人人称叹。巡按马御史奏闻于朝，下诏旌表其门曰“孝烈”，建坊褒荣。有《孝烈传志》行于世。

父死不忍简，自是人子心。怀仇数年余，始得伏斧钺。岂肯自吝死，复将父骨侵？法吏拘文墨，枉效书生忱。宁知侠烈士，一死无沉吟。彼妇激余风，三年蓄意深。一朝及其期，地下遂相寻。似此孝与烈，堪为薄俗箴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二

张福娘一心贞守

朱天锡万里符名

诗云：

耕牛无宿草，仓鼠有余粮。

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

话说天下凡事，皆由前定。如近在目前，远不过数年，预先算得出，还不足为奇；尽有世间未曾有这样事，未曾生这个人，几十年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，或是几千里外恰相凑着的，真令人梦想不到。可见数皆前定也。

且说宋时宣和年间，睢阳有一官人，姓刘，名桨，与孺人年皆四十外了，屡生子不育，惟剩得一幼女。刘官人到京师调官去了，这幼女在家，又得病而死，将出瘞埋。孺人看他出门，悲痛不胜，哭得发昏，倦坐椅上。

只见一个高髻妇人走将进来道：“孺人何必如此悲哭？”孺人告诉他屡丧嗣息，止存幼女，今又夭亡，官人又不在家这些苦楚。那妇人道：“孺人莫心焦，从此便该得贵子了。官人已有差遣，这几日内就归。归来时节，但往城西魏十二嫂处，与他寻一领旧衣服留着。待生子之后，借一个大银盒子，把

衣裙铺着，将孩子安放盒内。略过少时，抱将出来，取他一个小名，或是合住，或是蒙住，即易长易养，再无损折了。可牢牢记取老身之言。”孺人妇道家心性，最喜欢听他的是这些说话。见话得有枝有叶，就问道：“姥姥何处来的，晓得这样事？”妇人道：“你不要管我来处去处，我怜你哭得悲切，又见你贵子将到，故教你个法儿，使你以后生育得实了。”孺人问：“高姓大名？后来好相谢。”妇人道：“我惯救人苦恼，做好事，不要人谢的。”说罢走出门外，不知去向。

果然过得五日，刘官人得调滁州法曹掾，归到家里。孺人把幼女夭亡，又逢着高髻妇人的说话，说了一遍。刘官人感伤了一回，也是死怕了儿女的心肠，见说着妇人之言，便做个不着，也要试试看。况说他得差回来，已此准了，心里有些信他。

次日即出西门，遍访魏家。走了二里多路，但只有姓张姓李、姓王姓赵，再没有一家姓魏。刘官人道：“眼见得说话作不得准了。”走回转来。到了城门边，走得口渴。见一茶坊，进去坐下，吃个泡茶。问问主人家，恰是姓魏。店里一个后生，是主人之侄，排行十一。刘官人见他称呼出来，打动心里，问魏十一道：“你家有兄弟么？”十一道：“有兄弟十二。”刘官人道：“令弟有嫂子了么？”十一道：“娶个弟妇，生过了十个儿子，并无一个损折，见今同居共食，贫家支撑，甚是烦难。”刘官人见有了十二嫂，又是个多子的，讖兆相合，不觉大喜。就把实情告诉他，说屡损幼子及妇人教导向十二嫂假借旧衣之事：“今如此多子，可见魔样之说不为虚妄的！”十一见是个官人，图个往来，心里也喜欢，忙进去对兄弟说了。

魏十二就取了自穿的一件旧绢中单衣出来，送与刘官人。刘官人身边取出带来纸钞二贯答他，魏家兄弟断不肯受，道：“但得生下贵公子之时，吃杯喜酒，日后照顾寒家照顾够了。”刘官人称谢，取了旧衣回家。

不多几时，孺人果然有了妊孕，将五个月，夫妻同赴滁州之任。一日，在衙对食，刘官人对孺人道：“依那妇人所言，魏十二嫂已有这人，旧衣已得，生子之兆，显有的据了。却要个大银盒子！吾想盛得孩子的盒子，也好大哩，料想自置不成。甚样人家有这样盒子，好去借得？这却是荒唐了。”孺人道：“正是这话，人家料没有的，就有，我们从那里知道，好与他借？只是那姥姥说话，句句不妄，且看应验将来。”

夫妻正在疑惑间，刘官人接得府间文书，委他查盘滁州公库。刘官人不敢迟慢，分付库吏取齐了簿籍，凡公库所有，尽皆简出备查。滁州荒僻，库藏萧索，别不见甚好物，独内中存有大银盒二具。刘官人触着心里，又疑道：“何故有此物事？”试问库吏。库吏道：“近日有个钦差内相谭稹到浙西公干，所过州县，必要献上土宜。那盛土宜的，俱要用银做盒子，连盒子多收去，所以州中备得有此。后来内相不打从滁州过，却在别路去了，银盒子得以不用，留在库中收贮，作为公物。”刘官人记在心里，回与孺人说其缘故，共相诧异。

过了几月，生了一子，遂到库中借此银盒，照依妇人所言，用魏十二家旧衣衬在底下，把所生儿子眠在盒子中间。将有一个时辰，才抱他出来，取小名做蒙住。看那盒子底下，镌得有字，乃是“宣和庚子年制”。想起妇人在睢阳说话的时节，那盒子还未曾造起，不知为何他先知道了。这儿子后名孝黉，

字正甫，官到兵部侍郎，果然大贵。高髻妇人之言，无一不验。真是数已前定，并那件物事世间还不曾有，那贵人已该在这里头眠一会，魇样得长成，说过在那里了，可不奇么？

而今说一个人在万里之外，两不相知，这边预取下的名字，与那边原取下的竟自相同，这个定数，还更奇哩。要知端的，先听小子四句口号：

有母将雏横遣离，谁知万里遇还时！

试看两地名相合，始信当年天赐儿。

这回书，也是说宋朝苏州一个官人，姓朱，字景先，单讳着一个铨字。淳熙丙申年间，主管四川茶马司。有个公子名逊，年已二十岁，聘下妻室范氏，是苏州大家，未曾娶得过门，随父往任。那公子青春正当强盛，衙门独处无聊，欲念如火，按纳不下。央人对父亲朱景先说，要先娶一妾以侍枕席。景先道：“男子未娶妻，先娶妾，有此礼否？”公子道：“固无此礼，而今客居数千里之外，只得反经行权，目下图个伴寂寥之计，他日娶了正妻，遣还了他亦无不可。”景先道：“这个也使得，只恐他日溺于情爱，要遣就烦难了。”公子道：“说过了话，男子汉做事，一刀两段，有何烦难？”景先许允。

公子遂托衙门中一个健捕胡鸿，出外访寻。胡鸿访得成都张姓家里，有一女子，名曰福娘，姿容美丽，性格温柔，来与公子说了。将着财礼银五十两，取将过来为妾。福娘与公子年纪相仿，正是：

少女少郎，其乐难当。

两情欢爱，如胶似漆，过了一年。

不想苏州范家，见女儿长成，女婿远方随任，未有还期，

恐怕担搁了两下青春，一面整办妆奁，父亲范翁亲自伴送到任上成亲。将入四川境中，先着人传信到朱家衙内，已知朱公子一年之前娶得有妾，便留住行李不行，写书去与亲家道：

先妻后妾，世所恒有。妻未成婚，妾已入室，其义何在？今小女于归戒途，吉礼将成，必去骍枝，始谐连理。此白。

看官听说：这个先妾后妻，果不是正理。然男子有妾，亦是常事，今日既已娶在室中了，只合讲明了嫡庶之分，不得以先后至有僭越，便可相安，才是处分得妥的。争奈人家女子，无有不妒。只一句有妾，即已不相应了，必是逐得去，方拔了眼中之钉，与他商量，岂能相容？做父亲的有大见识，当以正言劝勉，说：“媵妾虽贱，也是良家儿女。既已以身事夫，便亦是终身事体，如何可轻说一个去他？使他别嫁，亦非正道。到此地位，只该大度含容，和气相与，等人颂一个贤惠，他自然做小伏低，有何不可？”若父亲肯如此说，那未婚女子虽怎生嫉妒，也不好渗渗濼濼，就放出手段，要长要短的。当得人家父亲，护着女儿，不晓得调停为上，正要帮他立出界墙来，那管这一家增了好些难处的事！只这一封书去，有分交：锦窝爱妾，一朝剑析延津；远道孤儿，万里珠还合浦。正是：

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碎。

无缘对面不相逢，有缘千里能相会。

朱景先接了范家之书，对公子说道：“我前日曾说过的，今日你岳父以书相责，原说他不过。他又说必先遣妾，然后成婚，你妻已送在境上，讨了回话，然后前进，这也不得不

从他了。”公子心里，委是不舍得张福娘。然前日要娶妾时，原说过了娶妻遣还的话，今日父亲又如此说，丈人又立等回头，若不遣妾，便成亲不得，真也是左难右难，眼泪从肚子里落下来，只得把这些话与张福娘说了。

张福娘道：“当初不要我时，凭得你家，今既娶了进门，我没有得罪，须赶我去不得。便做讨大娘来时，我只是尽礼奉事他罢了，何必要得我去？”公子道：“我怎么舍得你去？只是当初娶你时节，原对爹爹说过，待成正婚之日，先行送还。今爹爹把前言责我，范家丈人又带了女儿住在境上，要等送了你去，然后把女儿过门。我也处在两难之地，没奈何了。”张福娘道：“妾乃是贱辈，唯君家张主。君家既要遣去，岂可强住，以阻大娘之来？但妾身有件不得已事，要去也去不得了。”公子道：“有甚不得已事？”张福娘道：“妾身上已怀得有孕，此须是君家骨肉，妾若回去了，他日生出儿女来，到底是朱家之人，难道又好那里去得不成？把似他日在家守着，何如今日不去的是。”公子道：“你若不去，范家不肯成婚，可不担阁了一生婚姻正事？就强得他肯了，进门以后，必是没有好气，相待得你刻薄起来，反为不美。不如权避了出去，等我成亲过了，慢慢看个机会，劝转了他，接你来同处，方得无碍。”张福娘没奈何，正是：

人生莫作妇人身，百年苦乐由他人。

福娘主意不要回去，却是堂上主张发遣，公子一心要遵依丈人说话，等待成亲。福娘四不拗六，徒增些哭哭啼啼，怎生撇强得过？只得且自回家去守着。

这朱家即把此信报与范家，范翁方才同女儿进发，昼夜

兼程，行到衙中，择吉成亲。朱公子男人心性，一似荷叶上露水珠儿，这边缺了，那边又圆。且全了范氏伉俪之欢，管不得张福娘仵离之苦。夫妻两下且自过得恩爱，此时便没有这妾也罢。

明年，朱景先茶马差满，朝廷差少卿王渥交代，召取景先还朝，景先拣定八月离任。此时福娘已将分娩，央人来说，要随了同归苏州。景先道：“论来有了妊孕，原该带了同去为是，但途中生产，好生不便。且看他造化，若得目下即产，便好带去了。”福娘再三来说：“已嫁从夫，当时只为避取大娘，暂回母家，原无绝理。况腹中之子，是那个的骨肉，可以弃了竟去么？不论即产与不产，嫁鸡逐鸡飞，自然要一同去的。”朱景先是仕宦中人，被这女子把正理来讲，也有些说他不过，说与夫人，劝化范氏媳妇，要他接了福娘来衙中，一同东归。

范氏已先见公子说过两番，今翁姑来说，不好违命。他是诗礼之家出身的，晓得大体，一面打点接取福娘了。怎当得：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
朱公子是色上要紧的人。看他未成婚时，便如此忍耐不得，急于取妾，以致害得个张福娘上不得，下不得，岂不是个喉急的？今与范氏夫妻你贪我爱，又遣了张福娘，新换了一番境界，把从前毒火多注在一处，朝夜探讨。早已染了癆怯之症，吐血丝，发夜热，医家只戒少近女色。景先与夫人商量道：“儿子已得了病，一个媳妇，还要劝他分床而宿。若张氏女子再娶将来，分明是油锅内添上一把柴了。还只是立意回了他不带去罢。”“只可惜他已将分娩，是男是女，这是

我朱家之后，舍不得撒他。”景先道：“儿子、媳妇多是青年，只要儿子调理得身体好了，那怕少了孙子？趁着张家女子尚未分娩，黑白未分，还好辞得。他若不日之间产下一子，倒不好撒他了。而今只把途间不便生产去说，十分说不倒时，权约他日后来相接便是。”计议已定，当下力辞了张福娘，离了成都，归还苏州去了。

张福娘因朱家不肯带去，在家哭了几场。他心里一意守着腹中消息，朱家去得四十日后，生下一子。因道少不得要归朱家，只当权寄在四川，小名就唤做寄儿。福娘既生得有儿子，就甘贫守节，誓不嫁人。随你父母乡里百般说谕，并不改心。只绩纺补纫，资给度日，守那寄儿长成。寄儿生得眉目疏秀，不同凡儿，与里巷同伴一般的孩童戏耍，他每每做了众童的头，自称是官人，把众童呼来喝去，俨然让他居尊的模样。到了七八岁，张福娘送他上学从师，所习诗书，一览成诵。福娘一发把做了大指望，坚心守去，也不管朱家日后来认不认的事了。

且不说福娘苦守教子。那朱家自回苏州，与川中相隔万里，彼此杳不闻知。过了两年，是庚子岁，公子朱逊，病不得痊，呜呼哀哉。范氏虽做了四年夫妻，倒有两年不同房，寸男尺女皆无。朱景先又只生得这个公子，并无以下小男小女，一死只当绝了后代了。有诗为证：

不孝有三无后大，谁料儿亡竟绝孙。

早知今日凄凉景，何故当时忽妾妊？

朱景先虽然仕宦荣贵，却是上奉老母，下抚寡媳，膝下并无儿孙，光景孤单，悲苦无聊，再无开眉欢笑之日。直至乙巳

年，景先母太夫人又丧，景先心事，一发只有痛伤。此时连前日儿子带妊还妾之事，尽多如隔了一世的，那里还记得影响起来？

又道是：“无巧不成话。”四川后任茶马王渥少卿，闻知朱景先丁了母忧，因是他交手的前任官，多有首尾的，特差人赍了贖仪奠帛，前来致吊。你道来的是甚么人？正是那年朱公子托他讨张福娘的旧役健步胡鸿。他随着本处一个巡简邹圭到苏州公干的便船，来至朱家。送礼已毕，朱景先问他川中旧事，是件备陈。朱景先是个无情无绪之人，见了手下旧使役的，偏喜是长是短的婆儿气，消遣闷怀。

那胡鸿住在朱家了几时，讲了好些闲说话。也看见朱景先家里事体光景在心，便问家人道：“可惜大爷青年短寿，今不曾生得有公子，还与他立个继嗣么？”家人道：“立是少不得立他一个，总是别人家的肉，那里煨得热？所以老爷还不曾提起。”胡鸿道：“假如大爷留得一股真骨血在世上，老爷喜欢么？”家人道：“可知道喜欢！却那里讨得出？”胡鸿道：“有是有些缘故在那里，只不知老爷意思怎么样。”家人见说得蹊跷，便问道：“你说的话，那里起？”胡鸿道：“你每岂忘记了大爷在成都曾娶过妾么？”家人道：“娶是娶过，后来因娶大娘子，还了他娘家了。”胡鸿道：“而今他生得有儿子。”家人道：“他别嫁了丈夫，就生得有儿子，与我家甚么相干？”胡鸿道：“冤屈！冤屈！他那曾嫁人？还是你家带去的种哩。”家人道：“我每不敢信你这话，对老爷说了，你自说去。”

家人把胡鸿之言，一一来禀朱景先。朱景先却记起那年离任之日，张家女子将次分娩，再三要同到苏州之事，明知

有遗腹在彼地。见说是生了儿子，且惊且喜，急唤胡鸿来问他的信。胡鸿道：“小人不知老爷主意怎么样，小人不敢乱讲出来。”朱景先道：“你只说前日与大爷做妾的那个女子而今怎么样了就是。”

胡鸿道：“不敢瞒老爷说，当日大爷娶那女子，即是小人在里头做事的，所以备知端的。大爷遣他出去之时，元是有娠，后来老爷离任得四十多日，即产下一个公子了。”景先道：“而今见在那里？”胡鸿道：“这个公子，生得好不清秀伶俐，极会读书，而今在娘身边，母子相守，在那里过日。”景先道：“难道这女子还不嫁人？”胡鸿道：“说这女子也可怜，他缝衣补裳，趁钱度日，养那儿子，供给读书，不肯嫁人。父母多曾劝他，乡里也有想他的，连小人也巴不得他有这日，在里头再赚两数银子。怎当得他心坚如铁，再说不入。后来看见儿子会读了书，一发把这条门路绝了。”景先道：“若果然如此，我朱氏一脉可以不绝，莫大之喜了。只是你的说话可信么？”胡鸿道：“小人是老爷旧役，从来老实，不会说谎。况此女是小人的首尾，小人怎得有差？”景先道：“虽然如此，我嗣续大事非同小可，今路隔万里，未知虚实。你一介小人，岂可因你一言，造次举动得？”胡鸿道：“老爷信不得小人一个的言语，小人附舟来的是巡简邹圭，他也是老爷的旧吏。老爷问他，他备知端的。”

朱景先见说话有来因，巴不得得知一个详细，即差家人请那邹巡简来。邹巡简见是旧时本官相召，不敢迟慢，忙写了禀帖，来见朱景先。朱景先问他蜀中之事，他把张福娘守贞教子，与那儿子聪明俊秀不比寻常的话，说了一遍，与胡

鸿所说，丝毫不差，景先喜得打跌，进去与夫人及媳妇范氏备言其故。合家惊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绝处逢生，祖宗之大庆也！”

景先分付备治酒饭，管待邹巡简，与邹巡简商量川中接他母子来苏州说话。邹巡简道：“此路迢迢，况一个女人，一个孩子，跋涉艰难。非有大力，不能周全得直到这里。小官如今公事已完，早晚回蜀。恩主除非乘此便，致书那边当道，支持一路舟车之费，小官自当效犬马之力，着落他母子起身，一径到府上，方可无误。”景先道：“足下所言，实是老成之见，下官如今写两封书，一封写与制置使留尚书，一封即写与茶马王少卿，托他周置一应路上事体，保全途中母子无虞。至于两人在那里收拾起身之事，全仗足下与胡鸿照管停当，下官感激不尽，当有后报。”邹巡简道：“此正小官与胡鸿报答恩主之日，敢不随便尽心，曲护小公子到府？恩主作速写起书来，小官早晚即行也。”

朱景先遂一面写起书来。书云：

铨不禄，母亡子夭，目前无孙。前发蜀时，有成都女子张氏为儿妾，怀娠留彼。今据旧胥巡简邹圭及旧役胡鸿，俱言业已获雄，今计八龄矣。遗孽万里，实系寒宗如线。欲致其还吴，而伶仃母子，跋涉非易。敢祈鼎力覆庇，使舟车无虞。非但骨肉得以会合，实令祖宗藉以绵延，感激非可名喻也。铨白。

一样发书二封，附与邹巡简将去，就便赏了胡鸿，致谢王少卿相吊之礼，各厚赠盘费，千叮万嘱，两人受托而去。朱景先道是既有上司主张，又有旧役帮衬，必是停当得来的。合

家日夜只望好音，不题。

且说邹巡简与胡鸿，回去到了川中，邹巡简将留尚书的书，去至府中递过。胡鸿也回复了王少卿的差使，就递了旧茶马朱景先谢帖并书一封。王少卿遂问胡鸿这书内的详细，胡鸿一一说了。王少卿留在心上，就分付胡鸿道：“你先去他家通此消息，教母子收拾打叠停当了，来禀着我。我早晚乘便周置他起身就路便是。”

胡鸿领旨，竟到张家见了福娘，备述身被差遣、直到苏州朱家作吊太夫人的事。福娘忙问朱公子及合家安否，胡鸿道：“公子已故了五六年了。”张福娘大哭一场。又问公子身后事体，胡鸿道：“公子无嗣，朱爷终日烦恼。偶然说起娘子这边有了儿子，娘子教他读书，苦守不嫁，朱爷不信，遂问得邹巡简之言相同，十分欢喜。有两封书，托这边留制使与王少卿，要他每设法护送着娘子与小官人到苏州。我方才见过少卿了，少卿叫我先来通知你母子，早晚有便，就要请你们动身也。”张福娘前番要跟回苏州，是他本心。因不得自由，只得强留在彼，又不肯嫁人，如此苦守。今见朱家要来接他，正是叶落归根事务，心下岂不自喜？一面谢了胡鸿报信，一面对儿子说了，打点东归，只看王少卿发付。

王少卿因会着留制使，同提起朱景先托致遗孙之事，一齐道：“这是完全人家骨肉的美事，我辈当力任之。”适有蜀中进士冯震武，要到临安，有舟东下，其路必经苏州，且舟中宽敞，尽可附人。王少卿知得，报与留制使，各发柬与冯进士说了。如此两位大头脑去说那些小附舟之事，你道敢不依从么？冯进士分付了船户，将好舱口分别得内外的，收拾

洁净，专等朱家家小下船。留制使与王少卿各赠路费、茶果银两，即着邹巡简、胡鸿两人赍发张福娘母子动身，复着胡鸿防送到苏州。

张福娘随别了自家家里，同了八岁儿子寄儿，上在冯进士船上。冯进士晓得是缙绅家属，又是制使、茶马使所托，加意照管，自不必说。一路进发，尚未得到。

这边朱景先家里，日日盼望消息，真同大旱望雨。

一日，遇着朝廷南郊礼成，大赍恩典，侍从官员当荫一子，无子即孙。朱景先待报有子孙来，目前实是没有；待说没有来，已着人四川勾当去了。虽是未到，不是无指望的，难道虚了恩典不成？心里计较道：“宁可先报了名字去，他日可把人来补荫。”主意已定，只要取下一个名字，就好填了，想一想道：“还是取一个甚么名字好？”

有恩须赍子和孙，争奈庭前未有人。

万里已迎遗腹孽，先将名讳报金门。

朱景先辗转了一夜，未得佳名。次早心下猛然道：“蜀中张氏之子，果收拾回来，此乃是数年绝望之后，从天降下来的，岂非天赐？《诗》云：‘天锡公纯嘏。’取名天锡，即含蓄天幸得来的意思，又觉字义古雅，甚妙，甚妙。”遂把有孙朱天锡填在册子上，报到仪部去。准了恩荫，只等蜀中人来顶补。

不多几时，忽然胡鸿复来叩见，将了留尚书、王少卿两封回书来禀道：“事已停当，两位爷给发盘缠，张小娘子与小公子多在冯进士船上附来，已到河下了。”朱景先大喜，正要着人出迎，只见冯进士先将帖来进拜。景先接见冯进士，诉

出留、王二大人相托，顺带令孙母子在船上来，幸得安稳，已到府前说话。朱景先称谢不尽，答拜了冯进士，就接取张福娘母子上来。

张福娘领了儿子寄儿，见了翁姑与范氏大娘，感起了旧事，全家哭做了一团。又教寄儿逐位拜见过，又合家欢喜。朱景先问张福娘道：“孙儿可叫得甚么名字？”福娘道：“乳名叫得寄儿。两年之前，送入学堂从师，那先生取名天锡。”朱景先大惊道：“我因仪部索取恩荫之名，你每未来到，想了一夜，才取这两个字，预先填在册子上送去。岂知你每万里之外，两年之前，已取下这两个字作名了？可见天数有定若此！真为奇怪之事。”合家叹异。

那朱景先忽然得孙，直在四川去认将来，已此是新闻了；又两处取名适然相同，走进门来，只消补荫，更为可骇，传将开去，遂为奇谈。后来朱天锡袭了恩荫，官位大显，张福娘亦受封章。这是他守贞教子之报。有诗为证：

娶妾先妻亦偶然，岂知弃妾更心坚！

归来万里由前定，善念阴中必保全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三

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

诗云：

敕使南来坐画船，袈裟犹带御炉烟。

无端撞着曹公相，二十皮鞭了宿缘。

这四句诗，乃是国朝永乐年间少师姚广孝所作。这个少师，乃是僧家出身，法名道衍，本贯苏州人氏。他虽是个出家人，广有法术，兼习兵机，乃元朝刘秉忠之流。太祖分封诸王，各选一高僧伴送之国，道衍私下对燕王说道：“殿下讨得臣去作伴，臣当送一顶白帽子与大王戴。”“白”字加在“王”字上，乃是个“皇”字，他藏着哑谜，说道辅佐他做皇帝的意思。燕王也有些晓得他不凡，果然面奏太祖，讨了他去。后来赞成靖难之功，出师胜败，无不未卜先知。燕兵初起时，燕王问他利钝如何，他说：“事毕竟成，不过费得两日工夫。”后来败于东昌，方晓得“两日”是个“昌”字。他说道：“此后再无阻了。”果然屡战屡胜，燕王直正大位，改元永乐。道衍赐名广孝，封至少师之职。虽然受了职衔，却不肯留发还俗，仍旧光着头，穿着蟒龙玉带，长安中出入，文

武班中，晓得是他佐命功臣，谁不钦敬？

一日，成祖皇帝御笔亲差他到南海普陀落伽山进香。少师随坐了几号大样官船，从长江中起行，不则数日，来到苏州码头上，湾船在姑苏馆驿河下。苏州是他父母之邦，他有心要上岸观看风俗，比旧同异如何，屏去从人，不要跟随，独自一个，穿着直裰在身，只做野僧打扮，从胥门走进街市上来行走。

正在看玩之际，忽见喝道之声远远而来，市上人虽不见十分惊惶，却也各自走开在两边了让他，有的说是管粮曹官人来了。少师虽则步行，自然不放他在眼里的，只在街上摇摆不避。须臾之间，那个官人看看抬近轿前。皂快人等高声喝骂道：“秃驴怎不回避？”少师只是微微冷笑，就有两个应捕把他推来抢去。少师口里只说得一句，道：“不得无理！我怎么该避你们的？”应捕见他不肯走开，道是冲了节，一把拿住，只等轿到面前，应捕口禀道：“一个野僧冲道。拿了，听候发落。”轿上那个官人问道：“你是那里野和尚，这等倔强？”少师只不做声。那个官人大怒，喝教：“拿下打着！”众人喏了一声，如鹰拿燕雀，把少师按倒在地，打了二十板，少师再不分辩，竟自忍受了。

才打得完，只见府里一个承差同一个船上人飞也似跑来说道：“那里不寻得少师爷到，却在这里！”众人惊道：“谁是少师爷？”承差道：“适才司道府县各爷，多到钦差少师姚老爷船上迎接。说着了小服，从胥门进来了。故此同他船上水手，急急赶来，各位爷多在后面来了，你们何得在此无理？”众人见说，大惊失色，一哄而散。连抬那官人的轿夫，把个官来

撇在地上了，丢下轿子，恨不爷娘多生两只脚，尽数跑了，刚刚剩下得一个官人在那里。元来这官人姓曹，是吴县县丞，当下承差将出绳来，把县丞拴下，听候少师发落。

须臾，守巡两道、府县各官多来迎接，把少师簇拥到察院衙门里坐了，各官挨次参见已毕。承差早已各官面前禀过少师被辱之事，各官多跪下待罪，就请当面治曹县丞之罪。少师笑道：“权且寄府狱中，明日早堂发落。”当下把县丞带出，监在府里，各官别了出来，少师是晚即宿于察院之中。

次早开门，各官又进见，少师开口问道：“昨日那位孟浪的官人在那里？”各官禀道：“见监府狱，未得钧旨，不敢造次。”少师道：“带他进来。”各官道是此番曹县丞必不得活了，曹县丞也道性命只在霎时，战战兢兢，随着解人，膝行到庭下，叩头请死。少师笑对各官道：“少年官人不晓事，即如一个野僧在街上行走，与你何涉？定要打他！”各官多道：“这是有眼不识泰山，罪应万死。只求老大人自行诛戮，赐免奏闻，以宽某等失于简察之罪，便是大恩了。”少师笑嘻嘻的，袖中取出一个柬帖来，与各官看，即是前诗四句。各官看罢，少师哈哈大笑道：“此乃我前生欠下他的。昨日微服闲步，正要完这夙债。今事已毕，这官人原没甚么罪过，各请安心做官罢了，学生也再不提起了。”众官尽叹伏少师有此等度量！却是少师是晓得过去未来事的，这句话必非混帐之语。

看官若不信，小子再说宋时一个奇人，也要求人杖责了前欠的。已有个榜样过了，这人却有好些奇处。听小子慢慢说来，做回正话。

从来有奇人，其术堪玩世。一切真实相，仅足供游

戏。

话说宋朝蜀州江源有一个奇人，姓杨，名望才，字希吕。自小时节，不知在那里遇了异人，得了异书，传了异术，七八岁时在学堂中，便自跷蹊作怪，专一聚集一班学生，要他舞仙童，跳神鬼，或扮个《刘关张三战吕布》，或扮个《尉迟恭单鞭夺槊》，口里不知念些甚么，任凭随心搬演，那些村童无不一一按节跳舞，就象教师教成了一般的。旁观着实好看，及至舞毕，问那些童子，毫厘不知。

一日，同学的有钱数百文在书笥中，并没人知道。杨生忽地向他借起钱来，同学的推说没有。杨生便把手指掐道：“你的钱有几百几十文，见在笥中，如何赖道没有？”众学生不信，群然启那同学的书笥看，果然一文不差，于是传将开去，尽道杨家学生有希奇术数。年纪渐大，长成得容状丑怪，双目如鬼，出口灵验。远近之人多来请问吉凶休咎，百发百中。因为能与人抽筒禄马，川中起他一个诨名，叫做杨抽马。但是经过抽马说的，近则近应，远则远应，正则正应，奇则奇应。且略述他几桩怪异去处：

杨家住居南边，有大木一株，荫蔽数丈。忽一日写个帖子出去，贴在门首道：

明日午未间，行人不可过此，恐有奇祸。

有人看见，传说将去道：“抽马门首，有此帖子。”多来争看。看见了的，晓得抽马有些古怪，不敢不信，相戒明日午未时候切勿从他门首来走。果然到了其期，那株大木忽然摧仆下来，盈塞街市，两旁房屋，略不少损。这多是杨抽马魔样过了，所以如此。又恐怕人不知道，失误伤犯，故此又先通示，

得免于祸。若使当时不知，在街上摇摆时节，不好似受了孙行者金箍棒一压，一齐做了肉饼了？

又常持缣帛入市货卖，那买的接过手量着，定是三丈四丈长的，价钱且是相应，买的还要讨他便宜，短少些价值，他并不争论。及至买成，叫他再量量看，出得多少价钱，原只长得多少。随你是量过几丈的，价钱只有尺数，那缣也就只有几尺长了。

出去拜客，跨着一匹骡子，且是雄健。到了这家门内，将骡系在庭柱之下。宾主相见，茶毕，推说别故暂出，不牵骡去。骡初时叫跳不住，去久不来，骡亦不作声，看看缩小。主人怪异，仔细一看，乃是纸剪成的。

四川制置司有三十年前一宗案牍，急要对勘，年深尘积，不知下落，司中吏胥徬徨终日，竟无寻处。有人教他请问杨抽马，必知端的，吏胥来问，抽马应声答道：“在某屋某柜第几沓下。”依言去寻，果然即在那里翻出来。

一日，眉山琛禅师造门相访，适有乡客在座。那乡客新得一马，黑身白鼻，状颇骏异，杨抽马见了道：“君此马不中骑，只该送与我罢了。君若骑它，必有不利之处。”乡客大怒道：“先生造此等言语，意欲吓骗吾马。吾用钱一百千买来的，乘坐未久，岂肯轻为你赚去么？”抽马笑道：“我好意替你解此大厄，你不信我，也是你的命了。今有禅师在此为证：你明年五月二十日，宿冤当有报应，切宜记取，勿可到马房看他乌秣，又须善护左肋。直待过了此日，还可望再与你相见耳。”乡客见他说得荒唐，又且利害，越加忿怒，不听而去。到了明年此日，乡客那里还把他言语放在心上？果然亲去喂

马。那匹马忽然跳跃起来，将双蹄乱踢，乡客倒地。那马见他在地上了，急向左肋用力一踹，肋骨齐断。乡客叫得一声“阿也”，连吼是吼，早已后气不接，呜呼哀哉。琛禅师问知其事，大加惊异。每向人说杨抽马灵验，这是他亲经目见的说话。

虞丞相自荆襄召还，子公亮遗书来叩所向。抽马答书道：得苏不得苏，半月去作同佾书。

其时佾书未有带同字的，虞公不信。以后守苏台，到官十五日，果然召为同佾书枢密院事。时钱处和先为佾书，故加“同”字，其前知不差如此。

果州教授关寿卿，名耆孙。有同僚闻知杨抽马之术，央他遣一仆，致书问休咎。关仆未至，抽马先知，已在家分付其妻道：“快些造饭，有一关姓的家仆来了，须要待他。”其妻依言造饭，饭已熟了，关仆方来。未及进门，抽马迎着笑道：“足下不问自家事，却为别人来奔波么？”关仆惊拜道：“先生真神仙也！”其妻即将所造之饭，款待此仆。抽马答书，备言祸福而去。

元来他这妻子姓苏，也不是平常的人。原是一个娼家女子，模样也只中中，却是拿班做势，不肯轻易见客。及至见过的客，他就评论道：“某人是好，某人是歹，某人该兴头，某人该落泊，某人有结果，某人没散场。”恰像请了一个设帐的相士一般，看了气色，是件断将出来。却面前不十分明说，背后说一两句，无不应验的。因此也名重一时，来求见的颇多。王孙公子，车马盈门，中意的晚上也留几个，及至有的往来熟了，欲要娶他，只说道：“目前之人皆非吾夫也。”后

来一见杨抽马，这样丑头怪脸，偏生喜欢道：“吾夫在此了。”抽马一见苏氏，便象一向认得的一般，道：“元来吾妻混迹于此！”两下说得投机，就把苏氏娶了过来，好一似桃花女嫁了周公，家里一发的

阴阳有准，祸福无差。

杨抽马之名越加著闻。就是身不在家，只消到他门里问着，也是不差的。所以门前热闹，家里喧阗。王侯贵客，无一日没有在座上的。

忽地一日，抽马在郡中，郡中中走出两个皂隶来，少不得是叫做张千、李万，多是认得抽马的，齐来声喏。抽马一把拉了他两人出郡门来道：“请两位到寒舍，有句要紧话相央则个。”那两个是公门中人，见说请他到家，料不是白差使，自然愿随鞭镫，跟着就行。抽马道：“两位平日所用官杖，望乞就便带了去。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到宅上去，要官杖子何用？难道要我们去打那个不成？”抽马道：“有用得着处，到彼自知端的。”张千、李万晓得抽马是个古怪的人，莫不真有甚么事得做？依着言语，各掬了一条杖子，随到家来。

抽马将出三万钱来，送与他两个。张千、李万道：“不知先生要小人那厢使唤。未曾效劳，怎敢受赐？”抽马道：“两位受了薄意，然后敢相烦。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先生且说将来，可以效得犬马的，自然奉命。”抽马走进来，唤妻苏氏出来，与两位公人相见。张千、李万不晓其意，为何出妻见子？各怀着疑心，不好做声。只见抽马与妻每人取了一条官杖，奉与张千、李万道：“在下别无相烦，止求两位牌头将此杖子，责我夫妻二人每人二十杖，便是盛情不浅。”张千、李万大惊

道：“那有此话？”抽马道：“两位不要管，但依我行事，足见相爱。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且说明是甚么缘故。”抽马道：“吾夫妇目下当受此杖，不如私下请牌头来，完了这业债，省得当场出丑，两位是必见许则个。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不当人子！不当人子！小人至死也不敢胡做。”抽马与妻叹息道：“两位毕竟不肯，便是数已做定，解襁不去了。有劳两位到此，虽然不肯行杖，请收了钱去。”张千、李万道：“尊赐一发出于无名。”抽马道：“但请两位收去，他日略略用些盛情就是。”张千、李万虽然推托，公人见钱，犹如苍蝇见血，一边接在手里了道：“既蒙厚赏，又道是‘长者赐，少者不敢辞’，他日有用着两小人处，水火不避便了。”两人真是无功受赏，头轻脚重，欢喜不胜而去。

且说杨抽马平日祠神，必设六位。东边二位，空着虚座，道是神位；西边二位，却是他夫妻二人坐着作主；底下二位，每请一僧一道同坐。又不知奉的是甚么神，又不从僧，又不从道，人不能测。地方人见他行事古怪，就把他祠神诡异，说是“左道惑众，论法当死”，首在郡中。郡中准词，差人捕他到官，未及讯问，且送在监里。

狱吏一向晓得他是有手段的跷蹊作怪人，惧怕他的术法利害，不敢加上械杻，曲意奉承他。却又怕他用术逃去，没寻他处，心中甚是忧惶。抽马晓得狱吏的意思了，对狱吏道：“但请足下宽心，不必虑我。我当与妻各受刑责，其数已定，万不可逃，自当含笑受之。”狱吏道：“先生有神术，总使数该受刑，岂不能趋避？为何自来就他？”抽马道：“此魔业使然，避不过的，度过了厄，始可成道耳。”狱史方才放下了心。

果然杨抽马从容在监，并不作怪。

郡中把他送在司理杨忱处议罪。司理晓得他是法术人，有心护庇他。免不得外观体面，当堂鞫讯一番。杨抽马不辨自己身上事，仰面对司理道：“令叔某人，这几时有信到否？可惜！可惜！”司理不知他所说之意，默然不答。只见外边一人走将进来，道是成都来的人，正报其叔讣音，司理大惊退堂，心服抽马之灵。

其时司理有一女久病，用一医者陈生之药，屡服无效，司理私召抽马到衙，意欲问他。抽马不等开口，便道：“公女久病，陈医所用某药一毫无益的，不必服他，此乃后庭朴树中小蛇为祟。我如今不好治得，因身在牢狱，不能役使鬼神。待我受杖后，以符治之，可即平安，不必忧虑。”司理把所言对夫人说，夫人道：“说来有因。小姐未病之前，曾在后园见一条小蛇，缘在朴树上，从此心中恍惚得病起的。他既知其根由，又说能治，必有手段。快些周全他出狱，要他救治则个。”

司理有心出脱他，把罪名改轻，说元非左道惑众死罪，不过术人妄言祸福，只问得个不应、决杖，申上郡堂去。郡守依律科断，将抽马与妻苏氏各决臀杖二十。元来那行杖的皂隶，正是前日送钱与他的张千、李万。两人各怀旧恩，又心服他前知，加意用情，手腕偷力，蒲鞭示辱而已。抽马与苏氏尽道业数该当，又且轻杖，恬然不以为意。受杖归来，立书一符，又写几字，作一封送去司理衙中，权当酬谢周全之意。司理拆开，见是一符，乃教他挂在树上的。又一红纸，有六字，写道：“明年君家有喜。”司理先把符来试挂，果然女病洒然。留下六字，看明年何喜，果然司理兄弟四人，明年

俱得中选。

抽马奇术如此类者，不一而足。独有受杖一节，说是度厄，且预先要求皂隶自行杖责解襦，及后皂隶不敢依从，毕竟受杖之时，用刑的仍是这两人，真堪奇绝。有诗为证：

祸福从来有宿根，要知受杖亦前因。

请君试看杨抽马，有术何能强避人？

杨抽马术数高奇，语言如响，无不畏服。独有一个富家子，与抽马相交最久，极称厚善，却带一味狎玩，不肯十分敬信。抽马一日偶有些事干，要钱使用，须得二万。囊中偶乏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且蒿恼一个人着。”来向富家借贷一用，富家子听言，便有些不然之色。看官听说：大凡富人，没有一个不悭吝的。惟其看得钱财如同性命一般，宝惜倍至，所以钱神有灵，甘心跟着他走。若是把来不放在心上，东手接来西手去的，触了钱神嗔怒，岂肯到他手里来？故此非悭不成富家，才是富家一定悭了。真个“说了钱，便无缘”，这富子虽与杨抽马相好，只是见他兴头有术，门面撮哄而已，忽然要与他借贷起来，他就心中起了好些歹肚肠。一则说是江湖行术之家，贪他家事，起发他的，借了出门，只当舍去了。一则说是朋友面上，就还得本钱，不好算利。一则说是借惯了手脚，常要歆动，是开不得例子的。只回道是：“家间正在缺乏，不得奉命。”抽马见他推辞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替你借，你却不肯。我只教你吃些惊恐，看你借我不迭，那时才见手段哩。”自此，见富家子再不提起借钱之事，富家子自道回绝了他，甚是得意。

偶然那一日，独自在书房中歇宿，时已黄昏人定，忽闻

得叩门之声。起来开看，只见一个女子闪将入来，含颦万福道：“妾东家之女也，丈夫酒醉逞凶，横相逼逐，势不可当。今夜已深，不可远去，幸相邻近，愿借此一宿。天未明，即当潜回家里，以待丈夫酒醒。”富家子看其模样，尽自飘逸有致，私自想道：“暮夜无知，落得留他伴寝，他说天未明就去，岂非神鬼不觉的？”遂欣然应允道：“既蒙娘子不弃，此时没人知觉，安心共寝一宵，明早即还尊府便了。”那妇人并无推拒，含笑解衣，共枕同衾，忙行云雨。

一个孤馆寂寥，不道佳人猝至；一个夜行凄楚，谁知书舍同欢。两出无心，略觉情形忸怩；各因乍会，翻惊意态新奇。未知你弱我强，从容试看；且自抽离添坎，热闹为先。

行事已毕，俱各困倦。睡到五更，富家子恐天色乍明，有人知道，忙呼那妇人起来。叫了两声，推了两番，既不见声响答应，又不见身子转动。心中正疑，鼻子中只闻得一阵阵血腥之气，甚是来得狠，富家子疑怪，只得起来挑明灯盏，将到床前一看，叫声：“阿也！”正是：

分开八片顶阳骨，浇下一桶雪水来。

你道却是怎么？元来昨夜那妇人，身首已斫做三段，鲜血横流，热腥扑鼻，恰象是才被人杀了的。

富家子慌得只是打颤，心里道：“敢是丈夫知道，赶来杀了他？却怎不伤着我？我虽是弄了两番，有些疲倦，可也忒睡得死。同睡的人被杀了，怎一些也不知道？而今事已如此，这尸首在床，血痕狼藉，倏忽天明，他丈夫定然来这里讨人，岂不决撒？若要并叠过，一时怎能干净得？这祸事非同小可。

除非杨抽马他广有法术，或者可以用甚么障眼法儿，遮掩得过。须是连夜去寻他！”

也不管是四更五更，日里夜里，正是慌不择路，急走出门，望着杨抽马家里乱乱撞撞跑将来。擂鼓也似敲门，险些把一双拳头敲肿了，杨抽马方才在里面答应出来道：“是谁？”富家子忙道：“是我，是我。快开了门，有话讲。”此时富家子正是：

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。

抽马听得是他声音，且不开门，一路数落他道：“所贵朋友交厚，缓急须当相济，前日借贷些少，尚自不肯；今如此黑夜，来叫我甚么干？”富家子道：“有不是处，且慢讲，快与我开开门着！”

抽马从从容容把门开了，富家子一见抽马，且哭且拜道：“先生救我奇祸则个。”抽马道：“何事恁等慌张？”富家子道：“不瞒先生说，昨夜黄昏时分，有个邻妇投我，不合留他过夜。夜里不知何人所杀，今横尸在家。乃飞来大祸，望乞先生妙法解救。”抽马道：“事体特易，只是你不肯顾我缓急，我顾你缓急则甚？”富家子道：“好朋友！念我和你往来多时。前日偶因缺乏，多有得罪。今若救得我命，此后再不敢吝惜在先生面上了。”抽马笑道：“休得惊慌。我写一符与你拿去，贴在所卧室中，亟亟关了房门，切勿与人知道。天明开看，便知端的。”富家子道：“先生勿耍我，倘若天明开看，仍复如旧，可不误了大事？”抽马道：“岂有是理！若是如此，是我符不灵，后来如何行术？况我与你相交有日，怎误得你？只依我行去，包你一些没事便了。”富家子道：“若果蒙先生神

法救得，当奉钱百万相报。”抽马笑道：“何用许多？但只原借我二万足矣。”富家子道：“这个敢不相奉？”

抽马遂提笔画一符与他，富家子袖了急去。幸得天尚未明，慌慌忙忙，依言贴在房中。自身走了出来，紧把房门闭了，站在外边。牙齿还是捉对儿厮打的，气也不敢多喘。守至天大明了，才敢走至房前。未及开门，先向门缝窥看，已此不见甚么狼藉意思。急急开进看时，但见干干净净一床被卧，不曾有一点渍污，那里还见甚么尸首？富家子方才心安意定，喜欢不胜。

随即备钱二万，并分付仆人携酒持肴，特造抽马家来叩谢。抽马道：“本意只求贷二万钱。得此已够，何必又费酒肴之惠？”富家子道：“多感先生神通广大，救我难解之祸，欲加厚酬，先生又分付只须二万。自念莫大之恩，无可报谢，聊奉卮酒，图与先生遣兴笑谈而已。”抽马道：“这等，须与足下痛饮一回。但是家间窄隘无趣，又且不时有人来寻，搅扰杂沓，不得快畅。明日携此酒肴，一往郊外尽兴何如？”富家子道：“这个绝妙。先生且留此酒肴自用，明日再携杖头来，邀先生郊外一乐可也。”抽马道：“多谢多谢！”遂把二万钱与酒肴多收了进去。富家子别了回家。

到了明日，果来邀请出游，抽马随了他到郊外来。行不数里，只见一个僻净幽雅去处，一条酒帘子飘飘扬扬在那里。抽马道：“此处店家洁静，吾每在此小饮则个。”富家子即命仆人将盒儿向店中座头上安放已定，相拉抽马进店，相对坐下，唤店家取上等好酒来。只见里面一个当垆的妇人应将出来，手拿一壶酒，走到面前。富家子抬头看时，吃了一惊！元

来正是前夜投宿被杀的妇人，面貌一些不差，但只是象个初病起来的模样。那妇人见了富家子，也注目相视，暗暗痴想，象个心里有甚么疑惑的一般。

富家子有些鹘突问道：“我们与你素不相识，你见了我们，只管看了又看，是甚么缘故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好教官人得知：前夜梦见有人邀到个所在，乃是一所精致书房，内中有少年留住。那个少年模样，颇与官人有些厮象，故此疑心。”富家子道：“既然留住，后来却怎么散场了？”妇人道：“后来直至半夜，方才醒来。只觉身子异常不快，陡然下了几斗鲜血，至今还是有气无力的，平生从来无此病，不知是怎么样起的。”杨抽马在旁，只不开口，暗地微笑。富家子晓得是他的作怪，不敢明言。私下念着一晌欢情，重赏了店家妇人，教他服药调理。杨抽马也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张符来，付与妇人道：“你只将此符贴在睡的床上，那怪梦也不做，身体也自平复了。”妇人喜欢称谢。

两人出了店门，富家子埋怨杨抽马道：“前日之事，正不知祸从何起，元来是先生作戏！既累了我受惊，又害了此妇受病，先生这样耍法，不是好事。”抽马道：“我只召他魂来诱你，你若主意老成，那有惊恐？谁教你一见就动心营勾他？不惊你惊谁？”富家子笑道：“深夜美人来至，遮莫是柳下惠、鲁男子也忍耐不住，怎教我不动心？虽然后来吃惊，那半夜也是我受用过了。而今再求先生致他来与我叙一叙旧，更感高情，再容酬谢。”抽马道：“此妇与你元有些小前缘，故此致得他魂来，不是轻易可以弄术的。岂不怕鬼神责罚么？你夙债原少我二万钱，只为前日若不如此，你不肯借，偶尔作

此顽耍勾当。我原说二万之外，要也无用。我也不要再谢，你也不得再妄想了。”富家子方才死心塌地，敬服抽马神术。

抽马后在成都卖卜，不知所终。要知虽是绝奇术法，也脱不得天数的。

异术在身，可以惊世。若非夙缘，不堪轻试。杖既难逃，钱岂妄觊？不过前知，游戏三昧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四

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宫馆客

诗曰：

黄金用尽教歌舞，留与他人乐少年。

此语只伤身后事，岂知现报在生前！

且说世间富贵人家，没一个不广蓄姬妾，自道是左拥燕姬，右拥赵女，娇艳盈前，歌舞成队，乃人生得意之事。岂知男女大欲，彼此一般，一人精力要周旋几个女子，便已不得相当；况富贵之人，必是中年上下，取的姬妾，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后生，枕席之事，三分四路，怎能够满得他们的意，尽得他们的兴？所以满闺中不是怨气，便是丑声。总有家法极严的，铁壁铜墙，提铃喝号，防得一个水泄不通，也只禁得他们的身，禁不得他们的心。略有空隙，就思量弄一场把戏，那有情趣到你身上来？只把做一个厌物看承而已。似此有何好处？费了钱财，用了心机，单买得这些人的憎嫌。试看红拂离了越公之宅，红绡逃了勋臣之家，此等之事，不一而足，可见生前已如此了。何况一朝身死，树倒猢猻散，残花嫩蕊，尽多零落于他人之手，要那做得关盼盼的，千中没

有一人。这又是身后之事，管不得许多，不足慨叹了。争奈富贵之人，只顾眼前，以为极乐。小子在旁看的，正替你担着愁布袋哩。

宋朝有个京师士人，出游归来，天色将晚。经过一个人家后苑，墙缺处苦不甚高，看来像个跳得进的。此时士人带着酒兴，一跃而过，只见里面是一所大花园子，好不空阔。四围一望，花木丛茂，路径交杂，想来煞有好看。一团高兴，随着石砌阶路，转弯抹角，渐走渐深，悄不见一个人，只管踱的进去，看之不足。

天色有些黑下来了，思量走回，一时忘了来路。正在追忆寻索，忽地望见红纱灯笼远远而来。想道：“必有贵家人到。”心下慌忙，一发寻不出原路来了。恐怕撞见不便，思量躲过，看见道左有一小亭，亭前太湖石畔，有叠成的一个石洞，洞口有一片小毡遮着。想道：“躲在这里头去，外面人不见，权可遮掩过了，岂不甚妙？”忙将这片小毡揭将开来，正要藏身进去，猛可里一个人在洞里钻将出来，那一惊可也不小！士人看那人时，是一个美貌少年，不知为何先伏在这里头。忽见士人揭开来，只道抄他跟脚的，也自老大吃惊，急忙奔窜，不知去向了。士人道：“惭愧！且让我躲一躲着。”于是吞声忍气，蹲伏在内，只道必无人见。

岂知事不可料，冤家路窄，那一盏红纱灯笼偏生生地向那亭子上来。士人洞中是暗处，觑出去看那灯亮处较明，乃是十来个少年妇人，靓妆丽服，一个个妖冶举止，风骚动人。士人正看得动火，不匡那一伙人一窝蜂的多抢到石洞口，众手齐来揭毡。看见士人面貌生疏，俱各失惊道：“怎的不是那

一个了？”面面厮觑，没做理会。一个年纪略老成些的妇人，夺将纱灯在手，提过来把士人仔细一照，道：“就这个也好。”随将纤手拽着士人的手，一把挽将出来。士人不敢声问，料道没甚么歹处，软软随他同走。

引到洞房曲室，只见酒肴并列。众美争先，六博争雄，交杯换盏，以至搂肩交颈，搵脸接唇，无所不至。几杯酒下肚，一个个多兴热如火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把推士人在床上了。齐攒入帐中，脱裤的脱裤，抱腰的抱腰，不知怎的一个轮法。排头弄将过来，随你铁铸的，也怎有那样本事？厮炒得不耐烦，直到五鼓，方才一个个逐渐散去。士人早已骨软筋麻，肢体无力，行走不动了。

那一个老成些的妇人，将一个大担箱放士人在内，叫了两三个丫鬟扛抬了。到了墙外，把担箱倾了士人出来，急把门闭上了，自进去了。此时天色将明，士人恐怕有人看见，惹出是非来。没奈何强打精神，一步一步挨了回来，不敢与人说知。

过了几日，身体健旺，才到旧所旁边，打听缺墙内是何处。听得人说，是蔡太师家的花园。士人伸了舌头出来，一时缩不进去，捏了一把汗，再不敢打从那里走过了。

看官，你想，当时这蔡京太师何等威势！何等法令！有此一班儿姬妾，不知老头子在那里昏寐中，眼睛背后，任凭他们这等胡弄。约下了一个，惊去了，又换了一个，恣行淫乐，如同无人。太师那里拘管得来？也只为多蓄姬妾，所以有这等丑事。

同时称高、童、杨、蔡四大奸臣，与蔡太师差不多权势

的杨戩太尉，也有这样一件事，后来败露，妆出许多笑柄来。看官不厌，听小子试道其详。

满前娇丽恣淫荒，雨露谁曾得饱尝。

自有阳台成乐地，行云何必定襄王。

话说宋时杨戩太尉，恃权怙宠，靡所不为，声色之奉，姬妾之多，一时自蔡太师而下，罕有其比。

一日，太尉要到郑州上冢，携带了家小同行。是上前的几位夫人。与各房随使的养娘、侍婢多跟的西去。余外有年纪过时了些的，与年幼未谙承奉的，又身子娇怯怕历风霜的，月信方行，轿马不便的，剩下不去。合着养娘侍婢们，也还共有五六十人留在宅中。太尉心性猜忌，防闲紧严，中门以外直至大门，尽皆锁闭，添上朱笔封条，不通出入。惟有中门内前廊壁间挖一孔，装上转轮盘，在外边传将食物进去。一个年老院奴姓李的，在外监守。晚间督人巡更，鸣锣敲梆，通夕不歇。外边人不敢正眼觑视他。

内宅中留下不去的，有几位奢遮出色，乃太尉宠幸有名的姬妾。一个叫得瑶月夫人，一个叫得筑玉夫人，一个叫得宜笑姐，一个叫得餐花姨姨。同着一班儿侍女关在里面，日长夜永，无事得做。无非是抹骨牌，斗百草，戏秋千，蹴气球，消遣过日。然意味有限，那里当得甚么兴趣。况日间将就扯拽过了，晚间寂寞，何以支吾？

这个筑玉夫人，原是长安玉工之妻，资性聪明，仪容美艳，私下也通些门路，京师传有盛名。杨太尉偶得瞥见，用势夺来，十分宠爱，立为第七位夫人，呼名筑玉。说他标致如玉琢成一般的人，也就暗带着本来之意。他在女伴中伶俐

异常，妖淫无赛。太尉在家之时，尚兀自思量背地里溜将个把少年进来取乐。今见太尉不在，镇日空闲，清清锁闭着，怎叫他不妄想起来？

太尉有一个馆客，姓任，表字君用，原是个读书不就的少年子弟。写得一笔好字，也代做得些书启简札之类。模样俊秀，年纪未上三十岁。总角之时，多曾与太尉后庭取乐过来，极善恢谐帮衬，又加心性慰贴，所以太尉喜欢他，留在馆中作陪客。太尉郑州去，因是途中姬妾过多，轿马上下之处，恐有不便，故留在家间，外舍不去。任生有个相好朋友，叫做方务德，是从幼同窗。平时但是府中得暇，便去寻他闲话饮酒。此时太尉不在家，任生一发身畔无事，日里只去拉他各处行走。晚间或同宿娼家，或独归书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筑玉夫人，晚间寂守不过，有个最知心的侍婢，叫做如霞，唤来床上做一头睡着，与他说些淫欲之事，消遣闷怀。如霞弄得兴头上，问夫人道：“可比得男子滋味么？”夫人道：“只好略取解馋，成得甚么正经？若是真男子滋味，岂止于此！”如霞道：“真男子如此直钱，可惜府中到闲着一个在外舍。”夫人道：“不是任君用么？”如霞道：“正是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太尉相公最亲爱的客人，且是好个人物，我们在里头窥见他，常自火动的。”如霞道：“这个人若设法得他进来，岂不妙哉？”夫人道：“果然此人闲着。只是墙垣高峻，岂能飞入？”如霞道：“只好说耍，自然进来不得。”夫人道：“待我心生一计，定要取他进来。”如霞道：“后花园墙下，便是外舍书房。我们明日早起，到后花园相相地头，夫人怎生设下好计弄进来，大家受用一番。”夫人笑道：“我未曾到手，你

便思想分用了。”如霞道：“夫人不要独吃自疴，我们也大家有兴，好做帮手。”夫人笑道：“是，是！”一夜无话。

到得天明，梳洗已毕，夫人与如霞开了后花园门，去摘花戴，就便去相地头。行至秋千架边，只见械索高悬，夫人看了，笑一笑道：“此件便有用他处了。”又见修树梯子，倚在太湖石畔，夫人叫如霞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有此二物，岂怕内外隔墙？”如霞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夫人道：“且到那对外厢的墙边再看个明白，方有道理。”如霞领着夫人到两株梧桐树边，指着道：“此外正是外舍书房。任君用见今独居在内了。”夫人仔细相了一相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今晚端的只在此外取他进来一会，不为难也。”如霞道：“却怎么？”夫人道：“我与你悄地把梯子拿将来，倚在梧桐树旁，你走上梯子，再在枝干上踏上去两层，即可以招呼得外厢听见了。”如霞道：“这边走上去不难，要外厢听见也不打紧。如何得他上来？”夫人道：“我将几片木板用秋千索缚住两头，隔一尺多缚一片板，收将起来，只是一捆，撒将直来，便似梯子一般。如与外边约得停当了，便从梯子走到梧桐枝上去，把索头扎紧在丫叉老干，生了根，然后将板索多抛向墙外，挂下去，分明是张软梯。随你再多几个，也次第上得来，何况一人乎？”如霞道：“妙哉，妙哉！事不宜迟，且如法做起来试试看。”笑嘻嘻且向房中取出十来块小木板，递与夫人。夫人叫解将秋千索来，亲自扎缚得坚牢了，对如霞道：“你且将梯儿倚好，走上梯去，望外边一望，看可通得个消息出去？倘遇不见人，就把这法儿先坠你下来，约他一约也好。”如霞依言将梯儿靠稳，身子小巧利便，一轂碌溜上枝头，望外边书舍一看。

也是合当有事，恰恰任君用同方务德外边游耍，过了夜，方才转来。正要进房，墙里如霞笑指道：“兀的不是任先生？”任君用听得墙头上笑声，抬头一看，却见是个双鬟女子指着他说话，认得是宅中如霞。他本是少年的人，如何禁架得定？便问道：“姐姐说小生甚么？”如霞是有心招风揽火的，答道：“先生这早在外边回来，莫非昨晚在那处行走么？”任君用道：“小生独处难捱，怪不得要在外边走走。”如霞道：“你看我墙内，那个不是独处的？你何不到里面走走？便大家不独了。”任君用道：“我不生得双翅，飞不进来。”如霞道：“你果要进来，我有法儿，不消飞得。”任君用向墙上唱一个肥佬，道：“多谢姐姐，速教妙方。”如霞道：“待禀过了夫人，晚上伺候消息。”说罢了，溜下树来，任君用听得明白，不胜侥幸，道：“不知是那一位夫人，小生有此缘分？却如何能进得去？且到晚上看消息则个。”一面只望着日头下去。正是：

无端三足乌，团圆光皎灼。安得后羿弓，射此一轮落。

不说任君用巴天晚，且说筑玉夫人在下边看见如霞和墙外讲话，一句句多听得。不待如霞回覆，各自心照，笑嘻嘻的且回房中。如霞道：“今晚管不寂寞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万一后生家胆怯，不敢进来，这样事也是有的。”如霞道：“他方才恨不得立地飞了进来，听得说有个妙法，他肥佬就唱不迭，岂有胆怯之理？只准备今宵取乐便了。”筑玉夫人暗暗欢喜。

床上添铺异锦，炉中满爇名香。榛松细果贮教尝，美酒佳茗顿放。
久作阱中猿马，今思野外鸳鸯。安排芳饵钩檀郎，百计图他欢畅。（词寄《西江月》）

是日将晚，夫人唤如霞同到园中，走到梯边。如霞仍前从梯子溜在梧桐枝去，对着墙外，大声咳嗽。外面任君用看见天黑下来，正在那里探头探脑，伺候声响。忽闻有人咳嗽，仰面瞧处，正是如霞在树枝高头站着。忙道：“好姐姐，望穿我眼也！快用妙法，等我进来。”如霞道：“你在此等着，就来接你。”急下梯来，对夫人道：“那人等久哩。”夫人道：“快放他进来。”如霞即取早间扎缚停当的索子。撻在腋下，望梯上便走。到树枝上，牢系两头。如霞口中叫声道：“着！”把木板绳索向墙外一撒，那索子早已挂了下去。任君用外边凝望处，见一件物事抛将出来，却是一条软梯索子，喜得打跌。将脚试踹，且是结得牢实，料道可登。踏着木板，双手吊索，一步一步，吊上墙来。如霞看见，急跑下来，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夫人觉得有些害羞，走退一段路，在太湖石畔坐着等候。

任君用跳过了墙，急从梯子跳下。一见如霞，向前双手抱住道：“姐姐恩人，快活杀小生也！”如霞啐一声道：“好不识羞的！不要馋脸，且去前面见夫人。”任君用道：“是那一位夫人？”如霞道：“是第七位筑玉夫人。”任君用道：“可正是京师极有名标致的么？”如霞道：“不是他还有那个？”任君用道：“小生怎敢就去见他？”如霞道：“是他想着你，用见识教你进来的，你怕怎地？”任君用道：“果然如此，小生何以克当？”如霞道：“不要虚谦逊，造化着你罢了，切莫忘了我引见的。”任君用道：“小生以身相谢，不敢有忘。”

一头说话，已走到夫人面前。如霞抛声道：“任先生已请到了。”任君用满脸堆下笑来，深深拜揖道：“小生下界凡夫，敢望与仙子相近。今蒙夫人垂盼，不知是那世里积下的福。”

夫人道：“妾处深闺，常因太尉宴会窥见先生丰采，渴慕已久。今太尉不在，闺中空闲，特邀先生一叙。倘不弃嫌，妾之幸也。”任君用道：“夫人抬举，敢不执鞭坠镫？只是他日太尉知道，罪犯非同小可。”夫人道：“太尉昏昏的，那里有许多背后眼？况如此进来，无人知觉。先生不必疑虑，且到房中去来。”夫人叫如霞在前引路，一只手挽着任君用同行。任君用到此，魂灵已飞在天外，那里还顾甚么利害？随着夫人，轻手轻脚竟到房中。此时天已昏黑，各房寂静。如霞悄悄摆出酒肴，两人对酌，四目相视，甜语温存。三杯酒下肚，欲心如火，偎偎抱抱，共入鸳帐。两人之乐，不可名状。

本为旅馆孤栖客，今向蓬莱顶上游。

偏是乍逢滋味别，分明织女会牵牛。

两人云雨尽欢。任君用道：“久闻夫人美名，今日得同枕席，天高地厚之恩，无时可报。”夫人道：“妾身颇慕风情，奈为太尉拘禁。名虽朝欢暮乐，何曾有半点情趣！今日若非设法得先生进来，岂不辜负了好天良夜？自此当永图偷聚，虽极乐而死，妾亦甘心矣。”任君用道：“夫人玉质冰肌，但得挨皮靠肉，福分难消。何况亲承雨露之恩，实遂于飞之愿。总然事败，直得一死了。”两人笑谈欢谑，不觉东方发白。如霞走到床前来，催起身道：“快活了一夜，也勾了，趁天色未明，不出去了，更待何时？”任君用慌忙披衣而起，夫人不忍舍去，执手留连，叮咛夜会而别。分付如霞送出后园中，元从来时方法，在索上挂将下去。到晚夕，仍旧进来。真个是：

朝隐而出，暮隐而入。果然行不由径，早已非公至室。

如此往来数晚，连如霞也弄上了手，滚得热做一团。筑玉夫人心欢喜，未免与同伴中笑语之间，有些精神恍惚，说话没头没脑的，露出些马脚来。同伴里面，初时不觉，后来看出意态，颇生疑心。到晚上，有有心的多方察听，已见了些声响。大家多是吃得杯儿的，巴不得寻着些破绽，同在浑水里搅搅，只是没有找着来踪去迹。

一日，众人偶然高兴，说起打秋千，一哄的走到架边，不见了索子，大家寻将起来。筑玉夫人与如霞两个多做不得声。元来先前两番，任君用出去了，便把索子解下藏过，以防别人看见。以后多次，便有些托大了，晓得夜来要用，不耐烦去解他。任君用虽然出去了，索子还吊在树枝上挂向外边，未及收拾。却被众人寻见了，道：“兀的不是秋千索！如何缚在这里树上，抛向外边去了？”宜笑姐年纪最小，身子轻便，见有梯在那里，便溜在树枝上去，吊了索头，收将进来。

众人看见，一节一节，缚着木板，共惊道：“奇怪，奇怪！可不有人在此出入的么？”筑玉夫人通红了脸，半晌不敢开言。瑶月夫人道：“眼见得是甚么人在此通内了，我们该传与李院公查出，等候太尉来家，禀知为是。”口里一头说，一头把眼来瞅着筑玉夫人。筑玉夫人只低了头，餐花姨姨十分瞧科了，笑道：“筑玉夫人为何不说一句？莫不心下有事？不如实对姐妹们说了，通同作个商量，到是美事。”

如霞料是瞒不过了，对筑玉夫人道：“此事若不通众，终须大家炒坏，便要独做，也做不成了。大家和同些说明白了罢！”众人拍手道：“如霞姐说得有理，不要瞒着我们了。”筑玉夫人才把任生在此墙外做书房，用计取他进来的事，说了

一遍。瑶月夫人道：“好姐姐，瞒了我们做这样好事！”宜笑姐道：“而今不必说了。既是通同知道，我每合伴取些快乐罢了。”瑶月夫人故意道：“做的自做，不做的自不做，怎如此说？”餐花姨道：“就是不做，姐妹情分，只是帮衬些为妙。”宜笑姐道：“姨姨说得是。”大家哄笑而散。

元来瑶月夫人，内中与筑玉夫人两下最说得来，晓得筑玉有此私事，已自上心，要分他的趣了。碍着众人在面前，只得说假撇清的话。比及众人散了，独自走到筑玉房中，问道：“姐姐，今夜来否？”筑玉道：“不瞒姐姐说，连日惯了的，为甚么不来？”瑶月笑道：“来时仍是姐姐独乐么？”筑玉道：“姐姐才说不做的自不做。”瑶月道：“方才是大概说话，我便要学做做儿的。”筑玉道：“姐姐果有此意，小妹理当奉让。今夜唤他进来，送到姐姐房中便了。”瑶月道：“我与他又不厮熟，羞答答的，怎好就叫他到我房中？我只在姐姐处做个帮户便使得。”筑玉笑道：“这件事用不着人帮。”瑶月道：“没奈何，我初次害羞，只好顶着姐姐的名，尝一尝滋味。不要说破是我，等熟分了再处。”筑玉道：“这等，姐姐须权躲躲过，待他到我床上脱衣之后，吹息了灯，掉了包就是。”瑶月道：“好姐姐，彼此帮衬些个。”筑玉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两个商量已定。

到得晚来，仍叫如霞到后花园把索儿收将出去，叫了任君用进来。筑玉夫人打发他先睡好了，将灯吹灭，暗中拽出瑶月夫人来，推他到床上去。瑶月夫人先前两个说话时，已自春心荡样。适才闪在灯后偷觑，任君用进来，暗处看明处较清。见任君用俊俏风流态度，着实动了眼里火。趁着筑玉

夫人来拽他，心里巴不得就到手。况且黑暗之中，不消顾忌，也没甚么羞耻，一毂碌钻进床去。

床上任君用只道是筑玉夫人。瑶月夫人欲心已炽，猛力承受。弄到间深之处，任君用觉得肌肤凑理与那做作态度，略是有些异样，又且不见则声，未免有些疑惑。低低叫道：“亲亲的，夫人为甚么今夜不开口了？”瑶月夫人不好答应。任君用越加盘问，瑶月转闭口息声，气也不敢出。急得任君用连叫“奇怪！”按住身子不动。

筑玉在床沿边站着听，这一会听见这些光景，不觉失笑，轻轻揭帐，将任君用狠打一下，道：“天杀的！便宜了你，只管絮叨甚么？今夜换了个胜我十倍的瑶月夫人，你还不知哩！”任君用才晓得果然不是。便道：“不知又是那一位夫人见怜，小生不曾叩见，辄敢放肆了！”瑶月夫人方出声道：“文诌诌甚么，晓得便罢。”任君用听了娇声细语，不由不兴动，越加鼓煽起来。瑶月夫人乐极道：“好知心姐姐，肯让我这一会，快活死也！”筑玉夫人听得，当不住兴发，也脱下衣服跳上床来。瑶月已自风流兴过，连忙帮衬，放下身来推他到筑玉夫人那边去。任君用换了对主，另复交锋起来。正是：

倚翠偎红情最奇，巫山黯黯雨云迷。

风流一似偷香蝶，才过东来又向西。

不说三人一床高兴。且说宜笑姐、餐花姨姨日里见说其事，明知夜间任君用必然进内，要去约瑶月夫人同守着他，大家取乐，且自各去吃了夜饭，然后走到瑶月夫人房中。早已不见夫人，心下疑猜，急到筑玉夫人处探听。房外遇见如霞，问道：“瑶月夫人在你处否？”如霞笑道：“老早在我这里，今

在我夫人床上睡哩。”两人道：“同睡了，那人来时却有些不便。”如霞道：“有甚不便？且是便得忒煞！三人做一头了。”两人道：“那人已进来了么？”如霞道：“进来，进来。此时进进出出得不耐烦。”宜笑姐道：“日里他见我说了合伴取乐，老大撇清，今反是他先来下手。”餐花姨道：“偏是说乔话的最要紧。”宜笑姐道：“我两个炒进去，也不好推拒得我每。”餐花姨道：“不要，不要。而今他两个弄一个，必定消乏，那里还有甚么本事轮到得我每？”附着宜笑姐的耳朵说道：“不如耐过了今夜，明日我每先下些功夫，弄到了房里，不怕他不让我每受用。”宜笑姐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两下各自归房去了。一夜无词。

次日早放了任君用出去，如霞到夫人床前说昨晚宜笑、餐花两人来寻瑶月夫人的说话。瑶月听得，忙问道：“他们晓得我在这里么？”如霞道：“怎不晓得？”瑶月惊道：“怎么好？须被他们耻笑。”筑玉道：“何妨索性连这两个丫头也弄在里头了，省得彼此顾忌。那时小任也不必早去夜来，只消留在这里，大家轮流，一发无些阻碍，有何不可？”瑶月道：“是到极是，只是今日难见他们。”筑玉道：“姐姐今日只如常时，不必提起甚么。等他们不问便罢，若问对，我便乘机兜他在里面做事便了。”

瑶月放下心肠，因是夜来困倦，直睡到晌午起来，心里暗暗得意乐事，只提防宜笑、餐花两人要来饶舌，见了带些没意思。岂知二人已自有了主意，并不说破一字。两个夫人各像没些事故一般，怡然相安，也不提起。

到了晚来，宜笑姐与餐花姨商量，竟往后花园中迎候那

人。两人走到那里，躲在僻处，瞧那树边。只见任君用已在墙头上过来，从梯子卜地，整一整巾帻，抖一抖衣裳，正举步要望里面走去。宜笑姐抢出来喝道：“是何闲汉？越墙进来做甚么！”餐花姨也走出来一把扭住道：“有贼，有贼！”任君用吃了一惊，慌得颤抖抖道：“是，是，是里头两位夫人约我进来的，姐姐休高声。”

宜笑姐道：“你可是任先生么？”任君用道：“小生正是任君用，并无假冒。”餐花姨道：“你偷奸了两位夫人，罪名不小！你要官休？私休？”任君用道：“是夫人们教我进来的，非干小生大胆，却是官休不得，情愿私休。”宜笑姐道：“官休时，拿你交付李院公，等太尉回来，禀知处分，叫你了不得。既情愿私休，今晚不许你到两位夫人处去，只随我两个悄悄到里边，凭我们处置。”任君用笑道：“这里头料没有苦楚勾当，只随两位姐姐去罢了。”

当下三人捏手捏脚，一直领到宜笑姐自己房中，连餐花姨也留做了一床。翻云覆雨，倒凤颠鸾，自不必说。

这边筑玉、瑶月两位夫人，等到黄昏时候，不见任生到来。叫如霞拿灯去后花园中，隔墙支会一声。到得那里，将灯照着树边，只见秋千索子挂向墙里边来了。元来任君用但是进来了，便把索子收向墙内，恐防挂在外面有人瞧见，又可以随着尾他踪迹，故收了进来，以此为常。如霞看见，晓得任生已自进来了，忙来回覆道：“任先生进来过了，不到夫人处，却在那里？”筑玉夫人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这等，有人剪着络去也。”瑶月夫人道：“料想只在这两个丫头处。”即着如霞去看。

如霞先到餐花房中，见房门闭着，内中寂然。随到宜笑房前，听得房内笑声哈哈，床上轧轧震动不住。明知是任生在床做事，如霞好不口馋，急跑来对两个夫人道：“果然在他那里，正弄得兴哩。我们快去炒他。”瑶月夫人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昨夜他们也不捉破我们，今若去炒，便是我们不是，须要伤了和气。”筑玉道：“我正要弄他两个在里头，不匡他先自留心，已做下了，正合我的机谋。今夜且不可炒他，我与他一个见识，绝了明日的出路，取笑他慌张一回，不怕不打做一团。”瑶月道：“却是如何？”筑玉道：“只消叫如霞去把那秋千索解将下来藏过了，且看他明日出去不得，看他们怎地瞒得我们。”如霞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是我们做下这些机关，弄得人进来，怎么不通知我们一声，竟自邀截了去。不通，不通！”手提了灯，一性子跑到后花园，溜上树去，把索子解了下来，做一捆抱到房中来，道：“解来了，解来了。”筑玉夫人道：“藏下了，到明日再处，我们睡休。”两个夫人各自归房中，寂寂寞寞睡了。正是：

一样玉壶传漏出，南宫夜短北宫长。

那边宜笑、餐花两人搂了任君用，不知怎生狂荡了一夜，约了晚间再会，清早打发他起身出去。任君用前走，宜笑、餐花两人蓬着头尾在后边，悄悄送他同到后花园中。任生照常登梯上树，早不见了索子软梯。出墙外去不得，依旧走了下来，道：“不知那个解去了索子？必是两位夫人见我不到，知了些风，有些见怪，故意难我。而今怎生别寻根索子，弄出去罢。”宜笑姐道：“那里有这样粗索，吊得人起，坠得下去的？”任君用道：“不如等我索性去见见两位夫人，告个罪，大

家商量。”餐花姨姨道：“只是我们不好意思些。”

三人正踌躇间，忽见两位夫人同了如霞，赶到园中来，拍手笑道：“你们瞒了我们干得好事，怎不教飞了出去，”宜笑姐道：“先有人干过了，我们学样的。”餐花道：“且不要斗口。原说道大家帮衬，只为两位夫人撇了我们，自家做事，故此我们也打一场偏手。而今不必说了，且将索子出来，放了他出去。”筑玉夫人大笑道：“请问：还要放出去做甚么？既是你知我见，大家有分了，便终日在此，还碍着那个？落得我们成群合伙，喧哄过日。”一齐笑道：“妙，妙！夫人之言有理。”筑玉便挽了任生，同众美步回内庭中来。

从此任生昼夜不出，朝欢暮乐。不是与夫人每并肩叠股，便与姨姐们作对成双。淫欲无休，身体劳惫。思量要歇息一会儿，怎由得你自在？没奈何，求放出去两日，又没个人肯。各人只将出私钱，买下肥甘物件进去调养他。虑恐李院奴有言，各凑重赏，买他口净。真是无拘无忌，受用过火了。所谓：

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福过灾生，终有败日。

任生在里头快活了一月有余。

忽然一日，外边传报进来，说太尉回来了。众人多在睡梦昏迷之中，还未十分准信。不知太尉立时就到，府门院门，豁然大开。众人慌了手脚，连忙着两个送任生出后花园，叫他越墙出去。任生上得墙头，底下人忙把梯子掇过，口里叫道：“快下去，快下去！”不顾死活，没头的奔了转来。那时多着了忙，那曾仔细，竟不想不曾系得秋千索子，却是下去不得。这边没了梯子，又下来不得。想道：“有人撞见，煞是

利害！”欲待奋身跳出，争奈淘虚的身子，手脚酸软，胆气虚怯，挣着便簌簌的抖，只得骑着墙檐脊上坐着。好似：

羝羊触藩，进退两难。

自古道：“冤家路儿窄。”谁想太尉回来，不问别事，且先要到院中各处墙垣上看，有无可疑踪迹，一径走到后花园来。太尉抬起头来，早已看见墙头上有人。此时任生在高处望下，认得是太尉自来，慌得无计可施。只得把身子伏在脊上，这叫得兔子掩面。只不就认得是他，却藏不得身子。太尉是奸狡有余的人，明晓得内院墙垣有甚事，却到得这上头，毕竟连着闺门内的话，恐怕传播开去，反为不雅。假意扬声道：“这墙垣高峻，岂是人走得上去的？那上面有个人，必是甚邪祟凭附着他了。可寻梯子扶下来，问他端的。”左右从人应声去掇张梯子，将任生一步步扶掖下地。任生明明听得太尉方才的说话，心生一计，将错就错，只做懵懵不省人事的一般，任凭众人扯扯拽拽，拖至太尉跟前。

太尉认一认面庞，道：“兀的不是任君用么？元何这等模样？必是着鬼了。”任生紧闭双目，只不开言。太尉叫去神乐观里请个法师来救解。太尉的威令，谁敢稽迟？不一刻，法师已到。太尉叫他把任生看一看，法师捏鬼道：“是个着邪的。”手里仗了剑，口里哼了几句咒语，喷了一口净水，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”任生果然睁开眼来，道：“我如何却在这里？”太尉道：“你方才怎的来？”任生谄出一段谎来道：“夜来独坐书房，恍惚之中，有五个锦衣花帽的将军来，说要随他天宫里去抄写甚么。小生疑他怪样，抵死不肯。他叫从人扯捉腾空而起。小主慌忙吊住树枝，口里喊道：‘我是杨太尉爷馆宾，你们不得

无礼！’那些小鬼见说出杨太尉三字，便放松了手，推跌下来。一时昏迷不省，不知却在太尉面前。太尉几时回来的？这里是那里？”傍边人道：“你方才被鬼迷在墙头上伏着，是太尉教救下来的。这里是后花园。”太尉道：“适间所言，还是何神怪？”法师道：“依他说来，是五通神道，见此独居无伴，作怪求食的。今与小符一纸，贴在房中，再将些三牲酒果安一安神，自然平稳无事。”太尉分付当直的依言而行，送了法师回去，任生扶在馆中将息。

任生心里道：“惭愧！天字号一场是非，早被瞒过了也。”任生因是几时琢丧过度了，精神元是虚耗的，做这被鬼迷了要将息的名头，在馆中调养了十来日。

终是少年易复，渐觉旺相。进来见太尉，称谢道：“不是太尉请法师救治，此时不知怎生被神鬼所迷，丧了残生，也不见得。”太尉也自忻然道：“且喜得平安无事。老夫与君用久阔，今又值君用病起，安排几品，畅饮一番则个。”随命取酒共酌，猜枚行令，极其欢洽。任生随机应变，曲意奉承。酒间，任生故意说起遇鬼之事，要探太尉心上如何。但提起，太尉便道：“使君用独居遇魅，原是老夫不是。”着实安慰。任生心下私喜，道：“所做之事，点滴不漏了。只是众美人几时能勾再会？此生只好做梦罢了。”书房静夜，常是相思不歇。却见太尉不疑，放下了老大的鬼胎，不担干系，自道侥幸了。

岂知太尉有心。从墙头上见了任生，已瞧科了九分在肚里。及到筑玉夫人房中，不想那条做软梯的索子，自那夜取笑，将来堆在壁间，终日喧哄，已此忘了，一时不曾藏得过，被太尉看在眼里。料道此物正是接引人进来的东西了。即将

如霞拷问，如霞吃苦不过，一一招出。太尉又各处查访，从头彻尾的事，无一不明白了，却只毫不发觉出来，待那任生一如平时，宁可加厚些。正是：

腹中怀剑，笑里藏刀。撩他虎口，怎得开交。

一日，太尉召任生吃酒。直引至内书房中，欢饮多时，唤两个歌姬出来唱曲，轮番劝酒。任生见了歌姬，不觉想起内里相交过的这几位来，心事悒快，只是吃酒，被灌得酩酊大醉。太尉起身走了进去，歌姬也随时进来了。只留下任生，正在椅子上打盹。

忽然，四五个壮士走到面前，不由分说，将任生捆绑起来。任生此时醉中，不知好歹，口里胡言乱语，没个清头。早被众人抬放一张卧榻上。一个壮士，拔出风也似一把快刀来。任生此时，正是：

命如五鼓衔山月，身似三更油尽灯。

看官，你道若是要结果任生性命，这也是太尉家惯做的事。况且任生造下罪业不小，除之亦不为过。何必将酒诱他在内室了，然后动手？元来不是杀他，那处法实是希罕。只见拿刀的壮士褪下任生腰裤，右手鹰的一刀割下，随即剔出双肾。任生昏梦之中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痛极晕绝。那壮士即将神效止痛生肌的敷药，敷在伤处，放了任生捆绑，紧闭房门而出。

这几个壮士是谁？乃是平日内里所用阉工，专与内相净身的。太尉怪任生淫污了他的姬妾，又平日喜欢他知趣，着人不要径自除他，故此分付这些阉工把来阉割了。因是阉割的见不得风，故引入内里密室之中。古人所云“下蚕室”，正

是此意。太尉又分付如法调治他，不得伤命。饮食之类，务要加意。任生疼得十死九生，还亏调理有方，得以不死。明知太尉洞晓前事，下此毒手，忍气吞声，没处申诉，且喜留得性命。

过了十来日，勉强挣扎起来，讨些汤来洗面。但见下颏上微微几茎髭须，尽脱在盆内。急取镜来照时，俨然成了一个太监之相。看那小肚之下，结起一个大疤。这一条行淫之具，已丢向东洋大海里去了。任生摸了一摸，泪如雨下。有诗为证：

昔日花丛多快乐，今朝独坐闷无聊。

始知裙带乔衣食，也要生来有福消。

任君用自被阉割之后，杨太尉见了，便带笑容。越加待得他殷勤，索性时时引他到内室中，与妻妾杂坐，宴饮耍笑。盖为他身无此物，不必顾忌，正好把来做玩笑之具了。起初瑶月、筑玉等人，凡与他有一手者，时时说起旧情，还十分怜念他。却而今没蛇得弄，中看不中吃，要来无干。任生对这些旧人道：“自太尉归来，我只道今生与你们永无相会之日了。岂知今日时时可以相会，却做了个无用之物。空咽唾津，可怜，可怜！”

自此，任生十日到有九日在太尉内院，希得出外。又兼颏净声雌，太监嘴脸，怕见熟人，一发不敢到街上闲走。平时极往来得密的方务德，也有半年不见他面。务德曾到太尉府中探问，乃太尉分付过的，尽说道他死了。

一日，太尉带了姬妾，出游相国寺。任生随在里头，偶然独自走至大悲阁下，恰恰与方务德撞见。务德看去，模样

虽像任生，却已脸皮改变。又闻得有已死之说，心里踌躇，不敢上前相认，走了开去。任生却认得是务德不差，连忙呼道：“务德，务德，你为何不认我故人了？”务德方晓得真是任生，走来相揖。任生一见故友，手握着手，不觉呜咽流涕。务德问他许久不见及有甚伤心之事？任生道：“小弟不才遭变，一言难尽。”遂把前后始末之事，细述一遍，道：“一时狂兴，岂知受祸如此。”痛哭不止。

务德道：“你受用太过，故折罚至此。已成往事，不必追悔。今后只宜出来相寻同辈，消遣过日。”任生道：“何颜复与友朋相见？贪恋余生，苟延旦夕罢了。”务德大加嗟叹而别。后来打听任生郁郁不快，不久，竟死于太尉府中。这是行淫的结果。方务德每见少年好色之人，即举任君用之事以为戒。

看官听说：那血气未定后生们，固当谨慎；就是太尉，虽然下这等毒手，毕竟心爱姬妾被他弄过了，此亦是富贵人多蓄妇女之鉴。

堪笑累垂一肉具，喜者夺来怒削去。

寄语少年渔色人，大身勿受小身累。

又一诗笑杨太尉云：

削去淫根淫已过，尚留残质共婆娑。

譬如宫女寻奄尹，一样多情奈若何！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五

错调情贾母詈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

诗曰：

妇女轻自缢，就里别贞淫。

若非能审处，枉自命归阴。

话说妇人短见，往往没奈何了便自轻生，所以缢死之事，惟妇人极多。然有死得有用的，有死得没用的。

湖广黄州蕲水县有一个女子陈氏，年十四岁，嫁与周世文为妻，世文年纪更小似陈氏两岁，未知房室之事。其母马氏，是个寡妇，却是好风月淫滥之人，先与奸夫蔡凤鸣私通，后来索性赘他入室，作做晚夫，欲心未足，还要吃一看二。有个方外僧人性月，善能养龟，广有春方，也与他搭上了。蔡凤鸣正要学些抽添之法，借些药力帮衬，并不吃醋拈酸，反与僧人一路宣淫，晓夜无度。有那媳妇陈氏在面前走动，一来碍眼，二来也带些羞惭，要一网兜他在里头。况且马氏中年了，那两个奸夫见了少艾女子，分外动火，巴不得一到手。

三人合伴，百计来哄诱他，陈氏只是不从，婆婆马氏怪

他不肯学样，羞他道：“看你独造了贞节牌坊不成！”先是毒骂，渐加痛打。蔡凤鸣假意旁边相劝，便就捏捏撮撮撩拨他，陈氏一头受打，一头口里乱骂凤鸣道：“由婆婆自打，不干你这野贼事！不要你来劝得。”婆婆道：“不知好歹的贱货，必要打你肯顺随了才住。”陈氏道：“拚得打死，决难从命！”蔡凤鸣趁势抱住道：“乖乖，偏要你从命，不舍得打你。”马氏也来相帮，扯袄揪腿，强要奸他。怎当得陈氏乱颠乱滚，两个人用力，只好捉得他身子住，那里有闲空凑得着道儿行淫？原来世间强奸之说，元是说不通的，落得马氏费坏了些气力，恨毒不过，狠打了一场才罢。

陈氏受这一番作践，气忿不过，跑回到自己家里，哭诉父亲陈东阳。那陈东阳是个市井小人，不晓道理的，不指望帮助女儿，反说道不该逆着婆婆，凡事随顾些自不讨打。陈氏晓得分理不清的，走了转来，一心只要自尽。家里还有一个太婆，年纪八十五了，最是疼他的，陈氏对太婆道：“媳妇做不得这样狗彘的事，寻一条死路罢，不得伏侍你老人家了。却是我决不空死，我决来要两个同去。”太婆道：“我晓得你是个守志的女子，不肯跟他们胡做。却是人身难得，快不要起这样念头。”陈氏主意已定，恐怕太婆老人家婆儿气，又或者来防闲着他，假意道：“既是太婆劝我，我只得且忍着过去。”是夜在房，竟自缢死。

死得两日，马氏晚间取汤澡牝，正要上床与蔡凤鸣快活，忽然一阵冷风过处，见陈氏拖出舌头尺余，当面走来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媳妇来了！”蓦然倒地，叫唤不醒。蔡凤鸣看见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夜逃走英山地方，思要躲过。不想心慌不择

路，走脱了力，次日发寒发热，口发谵语，不上几日也死了，眼见得必是陈氏活拿了去。

此时是六月天气。起初陈氏死时，婆婆恨他，不曾收殓，今见显报如此，邻里喧传，争到周家来看。那陈氏停尸在低檐草屋中，烈日炎蒸，面色如生，毫不变动。说起他死得可怜，无不垂涕。又见恶姑奸夫俱死，又无不拍手称快。有许多好事儒生，为文的为文，作传的作传，备了牲礼，多来祭奠。呈明上司，替他立起祠堂，后来察院采风，奏知朝廷，建坊旌表为烈妇。果应着马氏“独造牌坊”之讖。这个缢死，可不是死得有用的了！

莲花出水，不染泥淤。均之一死，唾骂在姑。

湖广又有承天府景陵县一个人家，有姑嫂两人，姑未嫁出，嫂也未成房，尚多是女子，共居一个小楼上。楼后有别家房屋一所，被火焚过，余下一块老大空地，积久为人堆聚粪秽之场，因此楼墙后窗，直见街道，二女闲空，就到窗边看街上行人往来光景。有邻家一个学生，朝夕在这街上经过，貌甚韶秀。二女年俱二八，情欲已动，见了多次，未免妄想起来。便两相私语道：“这个标致小官，不知是那一家，若得与他同宿一晚，死也甘心！”

正说话间，恰好有个卖糖的小厮唤做四儿，敲着锣，在那里后头走来。姑嫂两人多是与他买糖厮熟的，楼窗内把手一招，四儿就挑着担，走转向前门来，叫道：“姑娘们买糖？”姑嫂多走下楼来，与他买了些糖，便对他道：“我问你一句说话：方才在你前头走的小官，是那一家？”四儿道：“可是那生得齐整的么？”二女道：“正是。”四儿道：“这个是钱朝

奉家哥子。”二女道：“为何日日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？”四儿道：“他到学堂中去读书。姑娘问他怎的？”二女笑道：“不怎的，我们看见，问问着。”

四儿年纪虽小，倒是点头会意的人，晓得二女有些心动，便道：“姑娘喜欢这哥子，我替你们传情，叫他来耍耍何如？”二女有些羞缩，多红了脸。半晌方才道：“你怎么叫得他来？”四儿道：“这哥子在书房中，我时常挑担去卖糖，极是熟的。他心性好不风月！说了两位姑娘好情，他巴不得在里头的。只是门前不好来得，却怎么处？”二女笑道：“只他肯来，我自有的。”四儿道：“包管我去约得来。”二女就在汗巾里解下一串钱来，递与四儿道：“与你买果子吃。烦你去约他一约，只叫他在后边粪场上走到楼窗下来。我们在楼上窗里抛下一个布兜兜他上来就是。”四儿道：“这等，我去说与他知道了，讨了回音，来复两位姑娘。”三个多是孩子家，不知甚么利害，欢欢喜喜各自散去。

四儿走到书房来寻钱小官，撞着他不在书房，不曾说得，走来回复，把锣敲得响，二女即出来问，四儿便说未得见他的话。二女苦央他再去一番，千万等个回信。四儿去了一会，又走来道：“偏生今日他不在书房中，待走到他家里去与他说。”二女又千叮万嘱道：“不可忘了。”似此来去了两番。

对门有一个老儿，姓程，年纪七十来岁，终日坐在门前一只凳上，蒙眬着双眼，看人往来。见那卖糖的四儿，在对门这家去了又来，频敲糖锣。那里头两个女人，但是敲锣，就走出来与他交头接耳。想道：“若只是买糖，一次便了，为何这等藤缠？里头必有缘故。”跟着四儿到僻净处，便一把扯住，

问道：“对门这两个女儿，托你做些甚么私事？你实对我说了，我与你果儿吃。”四儿道：“不做甚么事。”程老儿道：“你不说，我只不放你。”四儿道：“老人家休缠我，我自要去寻钱家小哥。”程老儿道：“想是他两个与那小官有情，故此叫你么？”

四儿被缠不过，只得把实情说了。程老儿带着笑说道：“这等，今夜若来，就成事了。”四儿道：“却不恁的！”程老儿笑嘻嘻的扯着四儿道：“好对你说，作成了我罢。”四儿拍手大笑道：“他是女儿家，喜欢他小官，要你老人家做甚么？”程老儿道：“我老则老，兴趣还高，我黑夜里坐在布兜内上去了，不怕他们推了我出来。那时临老入花丛，我之愿也。”四儿道：“这是我哄他两个了，我做不得这事。”程老儿道：“你若依着我，我明日与你一件衣服穿。若不依我，我去对他家家主说了，还要拿你这小猴子去摆布哩！”四儿有些着忙了道：“老爹爹果有此意，只要重赏我，我便假说是钱小官，送了楼上楼罢。”程老儿便伸手腰间钱袋内摸出一块银子来，约有一钱五六分重，递与四儿道：“你且先拿了这些须去，明日再与你衣服。”

四儿千欢万喜，果然不到钱家去，竟诳一个谎，走来回复二女道：“说与钱小官了，等天黑就来。”二女喜之不胜，停当了布匹等他，一团春兴。

谁知程老儿老不识死，想要剪绺。四儿走来回了他话，他就呆呆等着日晚，家里人叫他进去吃晚饭，他回说：“我今夜有夜宵主人，不来吃了。”磕磕撞撞，撞到粪场边来。走至楼窗下面，咳嗽一声。时已天黑，不辨色了，两女听得人声，向

窗外一看，但见黑魃魃一个人影，料道是那话来了，急把布来，每人捏紧了一头，放将中段下去。程老儿见布下来了，即兜在屁股上坐好，楼上见布中已重，知是有人，扯将上去。那程老儿老年的人，身体干枯，苦不甚重。二女趁着兴高，同力一扯，扯到窗边。正要伸手扶他，楼中火光照出窗外，却是一个白头老人，吃了一惊。手臂索软，布扯不牢，一个失手，程老儿早已头轻脚重跌下去了。二女慌忙把布收进，颤笃笃的关了楼窗，一场扫兴，不在话下。

次日，程老儿家见家主夜晚不回，又不知在那一家宿了，分头去亲眷家问，没个踪迹。忽见粪场墙边一个人死在那里，认着衣服，正是程翁。报至家里，儿子每来看，不知其由，只道是老人家脚蹉，自跌死了的。一齐哭着，扛抬回去，一面开丧入殓，家里嚷做一堆。

那卖糖的四儿还不晓得缘故，指望讨夜来信息，希冀衣服，莽莽走来。听见里面声喧，进去看看，只见程老儿直挺挺的躺在板上。心里明知是昨夜做出来的，不胜伤感，点头叹息。程家人看见了道：“昨夜晚上请吃晚饭时，正见主翁同这个小厮在那里唧唧些甚么，想是牵他到那处去，今日却死在墙边，那厢又不是街路，死得跷蹊，这小厮必定知情！”众人齐来一把拿住道：“你不实说，活活打死你才住。”四儿慌了，只得把昨日的事一一说了道：“我只晓得这些缘故，以后去到那里，怎么死了，我实不知。”程家儿子们听了这话道：“虽是我家老子老没志气，牵头是你，这条性命断送在你身上，干休不得！”就把四儿缚住，送到官司告理。

四儿到官，把首尾一五一五说了。事情干连着二女，免

不得出牌行提。二女见说，晓得要出丑了，双双缢死楼上。只为一时没正经，不曾做得一点事，葬送了三条性命。这个缢死，可不是死得没用的了？

二美属目，眷眷恋童。老翁夙孽，彼此凶终。

小子而今说一个缢死的，只因一吊，倒吊出许多妙事来。正是：

失马未为祸，其间自有缘。

不因俱错认，怎得两团圆？

话说吴淞地方，有一个小官人，姓孙，也是儒家子弟，年方十七，姿容甚美。隔邻三四家，有一寡妇，姓方，嫁与贾家，先年其夫亡故，止生得一个女儿，名唤闰娘，也是十七岁，貌美出群。只因家无男子，止是娘女两个过活，雇得一个秃小厮使唤，无人少力，免不得出头露面。邻舍家个个看见的，人人称羨。孙小官自是读书之人，又年纪相当，时时撞着，两下眉来眼去，各自有心。只是方妈妈做人刁钻，心性凶暴，不是好惹的人，拘管女儿，甚是严紧，日里只在面前，未晚就收拾女儿到房里去了。虽是贾闰娘有这个孙郎在肚里，只好空自咽唾。孙小官恰象经布一般，不时往来他门首，只弄得个眼熟，再无便处下手。幸喜得方妈妈见了孙小官，心里也自爱他一分的，时常留他吃茶，与他闲话，算做通家子弟，还得频来走走，捉空与闰娘说得句把话。闰娘恐怕娘疑心，也不敢十分兜揽。似此多时，孙小官心痒难熬，没个计策。

一日，贾闰娘穿了淡红褂子，在窗前刺绣，孙小官走来，看见无人，便又把语言挑他。贾闰娘提防娘瞧着，只不答应。

孙小官不离左右的趲了好两次，贾闰娘只怕露出破绽，轻轻的道：“青天白日，只管人面前来晃做甚么？”孙小官听得，只得走了去。思量道：“适间所言，甚为有意。教我青天白日不要来晃，敢是要我夜晚些来？或有个机会，也不见得。”

等到傍晚，又趲来贾家门首，呆呆立着，见贾家门已闭了。忽听得呀的一响，开将出来。孙小官未知是那个，且略把身子退后，望把门开处，走出一个人来。影影看去，正是着淡红褂子的。孙小官喜得了不得，连忙尾来，只见走入坑厕里去了。孙小官也跳进去，拦腰抱住道：“亲亲姐姐，我被你想杀了。你叫我日里不要来，今已晚了，你怎生打发我？”那个人啐了一口道：“小入娘贼，你认做那个哩！”元来不是贾闰娘，是他母亲方妈妈，为晚了，到坑厕上收拾马子。因是女儿换下褂子在那里，他就穿了出来。孙小官一心想着贾闰娘，又见衣服是日里的打扮，娘女们身分必定有些厮象，眼花撩乱认错了。直等听得声音，方知是差讹，打个失惊，不要命的一道烟跑了去。

方妈妈吃了一场没意思，气得颤抖抖的，提了马子回来。想着道：“适才小狲的言语甚有跷蹊。必是女儿与他做下了，有甚么约会，认错了我，故作此行径，不必说得。”一忿之气，走进房来对女儿道：“孙家小狲在外头，叫你快出去。”贾闰娘不知一些清头，说道：“甚么孙家、李家，却来叫我？”方妈妈道：“你这臭淫妇约他来的，还要假撇清！”贾闰娘叫起屈来道：“那里说起？我好耿耿坐在这里，却与谁有约来？把这等话脏污我！”方妈妈道：“方才我走出去，那个狲急急赶来，口口叫姐姐。不是认做了你这臭淫妇么？做了这样龌

龌人，不如死了罢！”贾闰娘没口得分剖，大哭道：“可不是冤杀我！我那知他这些事体来？”方妈妈道：“你浑身是口，也洗不清。平日不调得喉惯，没些事体，他怎敢来动手动脚？”

方妈妈平日本是难相处的人，就碎聒得一个不了不休。贾闰娘欲待辨来，往常心里本是有他的，虚心病说不出强话；欲待不辨来，其实不曾与他有勾当，委是冤屈。思量一转，泪如泉涌，道：“以此一番，防范越严，他走来也无面白，这因缘料不能够了。况我当不得这擦刮，受不得这腌臢，不如死了，与他结个来生缘罢。”哭了半夜，趁着方妈妈吵骂兴阑，精神疲倦，昏昏熟睡，轻轻床上起来，将束腰的汗巾悬梁高吊。正是：

未得野鸳交颈，且做羚羊挂角。

且说方妈妈一觉睡醒，天已大明，口里还唠唠叨叨说昨夜的事，带着骂道：“只会引老公，招汉子，这时候还不起来，挺着尸做甚么？”一头碎聒，一头穿衣服，静悄悄不见有人声响，嚷道：“索性不见则声，还嫌我做娘的多嘴哩！”夹着气盂，跳下床来。抬头一看，正见女儿挂着，好似打秋千的模样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！”连忙解了下来，早已满口白沫，鼻下无气了。

方妈妈又惊又苦又懊悔，一面抱来放倒在床上，捶胸跌脚的哭起来。哭了一会，眼的一声道：“这多是孙家那小入娘贼害了他性命，更待干罢！必要寻他来抵偿，出这口气。”又想到：“若是小入娘贼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必定躲过我。且趁着来张扬时，去赚得他来，留住了，当官告他，不怕他飞到天外去！”忙叫秃小厮来，不与他说明，只教去请孙小官来讲话。

孙小官正想着昨夜之事，好生没意思。闻知方妈妈请他，一发心里缩缩朒朒起来道：“怎倒反来请我？敢怕要发作我么！”却又是平日往来的，不好推辞得，只得含着些羞惭之色，随着秃小厮来到。见了方妈妈，方妈妈撮起笑容来道：“小哥夜来好莽撞，敢是认做我小女么？”孙小官面孔通红，半晌不敢答应。方妈妈道：“吾家与你家门当户对，你若喜欢着我女儿，只消明对我说，一丝为定，便可成事，何必做那鼠窃狗偷、没道理的勾当？”孙小官听了这一片好言，不知是计，喜之不胜道：“多蒙妈妈厚情，待小子去备些薄意，央个媒人来说。”方妈妈道：“这个且从容，我既以口许了你，你且进房来，与小女相会一相会，再去央媒也未迟。”孙小官正巴不得要的，欢天喜地，随了方妈妈进去。

方妈妈到得房门边，推他一把道：“在这里头，你自进去。”孙小官冒冒失失，踹脚进了房。方妈妈随把房门拽上了，铿的一声下了锁，隔着板障，大声骂道：“孙家小猢猻听着！你害我女儿吊死了，今挺尸在床上，交付你看守着。我到官去告你因奸致死，看你活得成活不成？”孙小官初时见关了门，正有些慌忙，道不知何意，及听得这些说话，方晓得是方妈妈因女儿死了，赚他来讨命。看那床上，果有个死人躺着，老大惊惶。却是门儿已锁，要出去又无别路。在里头哀告道：“妈妈，是我不是，且不要经官，放我出来再商量着。”门外悄没人应。元来方妈妈叫秃小厮跟着，已去告诉了地方，到县间递状去了。

孙小官自是小小年纪，不曾经过甚么事体，见了这个光景，岂不慌怕？思量道：“弄出这人命事来，非同小可。我这

番定是死了。”叹口气道：“就死也罢。只是我虽承姐姐顾盼好情，不曾沾得半分实味。今却为我而死，我免不得一死偿他。无端的两条性命，可不是前生前世欠下的业债么？”看着贾闰娘尸骸，不觉伤心大哭道：“我的姐姐，昨日还是活泼泼与我说话的，怎今日就是这样了？却害着我！”

正伤感间，一眼觑那贾闰娘时：

双眸虽闭，一貌犹生。袅袅腰肢，如不舞的迎风杨柳；亭亭体态，象不动的出水芙蓉。宛然美女独眠时，只少才郎同伴宿。

孙小官见贾闰娘颜面如生，可怜可爱，将自己的脸偎着他脸上，又把口鸣嚙一番。将手去摸摸肌肤，身体还是和软的，不觉兴动起来。心里想道：“生前不曾沾着滋味，今旁无一人，落得任我所为。我且解他的衣服开来，虽是死的，也弄他一下，还此心愿，不枉把性命赔他。”就揭开了外边衫子与裙子，把袜子解了带扭，褪将下来，露出雪白也似两腿。孙小官按不住欲心如火，腾的跳上身去，弄将起来。嘴对着嘴，恣意亲啣。只见贾闰娘口鼻中渐渐有些气息，喉中咯咯声响。元来起初放下时，被汗巾勒住了气，一时不得回转，心头温和，原不曾死。方妈妈性子不好，一看见死了，就耐不得，只思报仇害人，一下子奔了出去，不曾仔细解救。今得孙小官在身体上腾挪，气便活动；口鼻之间，又接着真阳之气，恹恹的苏醒转来。

孙小官见有些奇异，反惊得不敢胡动。跳下身来，忙把贾闰娘款款扶起。闰娘得这一起，胸口痰落，忽地叫声：“哎呀！”早把双眼蒙眬闪开。看见是孙小官扶着他，便道：“我

莫不是梦里么？”孙小官道：“姐姐，你险些害杀我也。”闰娘道：“我妈妈在那里了，你到得这里？”孙小官道：“你家妈妈道你死了，哄我到此，反锁着门，当官告我去了。不想姐姐却得重醒转来。而今妈妈未来，房门又锁得好好的，可不是天叫我两个成就好事了！”闰娘道：“昨夜受妈妈吵聒不过，拚着性命，谁知今日重活，又得见哥哥在此，只当另是一世人了。”孙小官抱住要云雨，闰娘羞阻道：“妈妈昨日没些事体，尚且百般丑骂。若今日知道与哥哥有些甚么，一发了不得。”孙小官道：“这是你妈妈自家请我上门的，须怪不得别人。况且姐姐你适才未醒之时，我已先做了点点事了。而今不必推掉得。”闰娘见说，自看身体上，才觉得裙袂俱开，已知着了手。况且原是心爱的人，有何不情愿？只算任凭他舞弄。

一个朦胧初醒，一个热闹重兴。烈火干柴，正是相逢对手；疾风暴雨，还饶未惯娇姿。不怕隔垣听，喜的是房门静闭；何须牵线合，妙在那觊面成交。两意浓时，好似渴中新得水；一番乐处，真为死去再还魂。

两人无拘无管，尽情尽意乐了一番。闰娘道：“你道妈妈回家来见了，却怎么？”孙小官道：“我两人已成了事，你妈妈来家，推也推我不出去，怕他怎么？谁叫他锁着你我在这里的？”

两人情投意合，亲爱无尽。也只诓妈妈就来，谁知到了天晚，还不见回。闰娘自在房里取着火种，到厨房中做饭与孙小官吃！孙小官也跟着相帮动手，已宛然似夫妻一般。至晚妈妈竟不来家，两人索性放开肚肠，一床一卧，相偎相抱睡了。自不见有这样凑趣帮衬的事！那怕方妈妈住在外边过

了年回来。这厢不题。

且说方妈妈这日哄着孙小官，锁禁在房了，一径到县前来叫屈。县官唤进审问，方妈妈口诉因奸致死人命事情，县官不信道：“你们吴中风俗不好，妇女刁泼，必是你女儿病死了，想要图赖邻里的。”方妈妈说：“女儿不从缢死，奸夫现获在家。只求差人押小妇人到家，便可扭来，登堂究问。如有虚诬，情愿受罪。”县官见他说得的确，才叫个吏典将纸笔责了口词，准发该房出牌行拘。

方妈妈终是个女流，被衙门中刁难，要长要短的诈得不耐烦，才与他差得个差人出来。差人又一时不肯起身，藤缠着要钱，羁绊住身子，转眼已是两三日，方得同了差人来到自家门首。方妈妈心里道：“不诨一出门担阁了这些时，那小猢猻不要说急死，饿也该饿得零丁了。”

先请公差到堂屋里坐下，一面将了钥匙去开房门。只听得里边笑语声响，心下疑惑道：“这小猢猻在里头，却和那个说话？”忙开进去，抬眼看时，只见两个人并肩而坐，正在那里知心知意的商量。方妈妈惊得把双眼一擦，看着女儿道：“你几时又活了？”孙小官笑道：“多承把一个死令爱交我相伴，而今我设法一个活令爱还了。这个人是我的了。”方妈妈呆了半晌，开口不得，思量没收场，只得拗曲作直，说道：“谁叫你私下通奸？我已告在官了。”孙小官道：“我不曾通奸，是你锁我在房里的，当官我也不怕！”

方妈妈正有些没摆布处，心下踌躇，早忘了支分公差。外边公差每焦燥道：“怎么进去不出来了？打发我们回复官人去！”方妈妈只得走出来，把实情告诉公差道：“起初小女实

是缢死了，故此告这状。不想小女仍复得活，而今怎生去回得官人便好？”公差变起脸来道：“匾大的天，凭你掇出掇入的！人命重情，告了状，又说是不死，你家老子做官，也说不通！谁教你告这样谎状？”方妈妈道：“人命不实，奸情是真，我也不为虚情。有烦替我带人到官，我自会说。”就把孙小官交付与公差。孙小官道：“我须不是自家走来的。况且人又不曾死，不犯甚么事，要我到官何干？”公差道：“这不是这样说。你牌上有名，有理没理你自见官分辨，不干我们事。我们来一番，须与我们差使钱去。”孙小官道：“我身子被这里妈妈锁住，饿了几日，而今拚得见官，那里有使用？但凭妈妈怎样罢了。”

当下方妈妈反输一帖，只得安排酒饭，款待了公差。公差还要连闰娘带去，方妈妈求免女儿出官。公差道：“起初说是死的，也少不得要相验尸首。而今是个活的，怎好不见得官？”贾闰娘闻知，说道：“果要出丑，我不如仍旧缢死了罢。”方妈妈没奈何，苦苦央及公差。公差做好做歉了一番，又送了东西，公差方肯住手，只带了孙小官同原告方妈妈到官回复。

县官先叫方妈妈，问道：“你且说女儿怎么样死的？”方妈妈因是女儿不曾死，头一句就不好答应，只得说：“爷爷，女儿其实不曾死。”县官道：“不死怎生就告人因奸致死？”方妈妈道：“起初告状时节，是死的，爷爷准得状回去，不想又活了。”县官道：“有这样胡说！原说吴下妇人刁，多是一派虚情。人不曾死，就告人命。好打！”方妈妈道：“人虽不死，奸情实是有的，小妇人现获正身在此。”

县官就叫孙小官上去，问道：“方氏告你奸情，是怎么说？”孙小官道：“小人委实不曾有奸。”县官道：“你方才是那里拿出来的？”孙小官道：“在贾家房里。”县官道：“可知是行奸被获了！”孙小官道：“小人是方氏骗去锁在房里，非小人自去的，如何是小人行奸？”县官又问方妈妈道：“你如何骗他到家？”方妈妈道：“他与小妇人女儿有好，小妇人知道了，骂了女儿一场，女儿当夜缢死。所以小妇人哄他到家锁住了，特来告状。及至小妇人到得家里，不想女儿已活，双双的住在房里了几日。这奸情一发不消说起了。”

孙小官道：“小人与贾家女儿邻居，自幼相识，原不曾有一些甚么事。不知方氏与女儿有何话说，却致女儿上吊。道是女儿死了，把小人哄到家里，一把锁锁住，小人并不知其由。及至小人慌了，看看女儿尸首时，女儿忽然睁开双目，依然活在床上。此时小人出来又出来不得，便做小人是柳下惠、鲁男子时，也只索同这女儿住在里头了。不诨一住就是两三日，却来拿小人到官。这不是小人自家走进去住在里头的，须怪小人不得。望爷爷详情！”

县官见说了，笑将起来道：“这说的是真话，只是女儿今虽不死，起初自缢，必有隐情。”孙小官道：“这是他娘女自有相争，小人却不知道。”县官叫方氏起来问道：“且说你女儿为何自缢？”方妈妈道：“方才说过，是与孙某有奸了。”县官道：“怎见得他有奸？拿奸要双，你曾拿得他着么？”方妈妈道：“他把小妇人认做了女儿，赶来把言语调戏，所以疑心他有奸。”县官笑道：“疑心有奸，怎么算得奸？以前反未必有这事，是你疑错了。以后再活转来，同住这两日夜，这就

不可知。却是你自锁他在房里成就他的，此莫非是他的姻缘了。况已死得活，世所罕有，当是天意。我看这孩子仪容可观，说话伶俐，你把女儿嫁了他，这些多不消饶舌了。”方妈妈道：“小妇人原与他无仇，只为女儿死了，思量没处出这口气，要摆布他。今女儿不死，小妇人已自悔多告了这状了。只凭爷爷主张。”县官大笑道：“你若不出来告状，女儿与女婿怎能够先相会这两三日？”遂援笔判道：

孙郎贾女，貌若年当。疑奸非奸，认死不死。欲絜其钻穴之身，反遂夫同衾之乐。似有天意，非属人为。宜效绸缪，以消怨旷。

判毕，令吏典读与方妈妈、孙小官听了，俱各喜欢，两两拜谢而出。孙小官就去择日行礼，与贾闰娘配为夫妇。这段姻缘，分明在这一吊上成的。有诗为证：

姻缘分定不须忙，自有天公作主张。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六

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

诗云：

资财自有分定，贪谋枉费踌躇。

假使取非其物，定为神鬼挪揄。

话说宋时淳熙年间，临安府市民沈一，以卖酒营生，家居官巷口，开着一个大酒坊。又见西湖上生意好，在钱塘门外丰乐楼买了一所库房，开着一个大酒店，楼上临湖玩景，游客往来不绝。沈一日里在店里监着酒工卖酒，傍晚方回家去。日逐营营，算计利息，好不兴头。

一日，正值春尽夏初，店里吃酒的甚多，到晚未歇，收拾不及，不回家去，就在店里宿了。将及二鼓时分，忽地湖中有一大船，泊将拢岸。鼓吹喧阗，丝管交沸，有五个贵公子，各戴花帽，锦袍玉带，挟同姬妾十数辈，径到楼下。唤酒工过来，问道：“店主人何在？”酒工道：“主人沈一，今日不回家去，正在此间。”五客多喜道：“主人在此更好，快请相见。”沈一出来见过了。五客道：“有好酒只管拿出来，我每不亏你。”沈一道：“小店酒颇有，但凭开量洪饮。请到楼

上去坐。”五客拥了歌童舞女，一齐登楼，畅饮更余，店中百来坛酒，吃个罄尽。算还酒钱，多是雪花白银。

沈一是个乖觉的人，见了光景，想道：“世间那有一样打扮的五个贵人？况他容止飘然，多有仙气，只这用了无数的酒，决不是凡人了。必是五通神道无疑，既到我店，不可错过了。”一点贪心忍不住，向前跪拜道：“小人一生辛苦经纪，赶趁些微末利钱，只够度日。不道十二分天幸，得遇尊神，真是夙世前缘，有此遭际，愿求赐一场小富贵。”五客多笑道：“要与你些富贵也不难，只是你所求何等事？”沈一叩头道：“小人市井小辈，别不指望，只求多赐些金银便了。”五客多笑着点头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即叫一个黄巾力士听使用，力士向前声喏。五客内中一个为首的叫到近身，附耳低言，不知分付了些甚么，领命去了。

须臾回复，背上负一大布囊来，掷于地。五客教沈一来，与他道：“此一囊金银器皿，尽以赏汝，然须到家始看，此处不可泄露。”沈一伸手去隔囊捏一捏，捏得囊里块块累累，其声铿锵，大喜过望，叩头称谢不止。俄顷鸡鸣，五客率领姬妾上马，笼烛夹道，其去如飞。沈一心里快活，不去再睡，要驮回到家开看。虑恐入城之际囊里狼狽，被城门上盘诘，拿一个大锤，隔囊锤击，再加蹴踏匾了，使不闻声。然后背在肩上，急到家里，妻子还在床上睡着未起。

沈一连声喊道：“快起来！快起来！我得一主横财在这里了。寻秤来与我秤秤看。”妻子道：“甚么横财？昨夜家中柜里头异常响声，疑心有贼。只得起来照看，不见甚么，为此一夜睡不着，至今未起。你且先去看看柜里着，再来寻秤不

迟。”沈一走去取了钥匙，开柜一看，那里头空空的了。元来沈一城内、城外两处酒坊，所用铜锡器皿家伙，与妻子金银首饰，但是值钱的，多收拾在柜内，而今一件也不见了。惊异道：“奇怪！若是贼偷了去，为何锁都不开的？”

妻子见说柜里空了，大哭起来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一生辛苦，多没有了！”沈一道：“不妨。且将神道昨夜所赐来看看，尽够受用哩。”慌忙打开布袋来看时，沈一惊得呆了。说也好笑，一件件拿出来看，多是自家柜里东西。只可惜被夜来那一顿锤踏，多弄得歪的歪，匾的匾，不成一件家伙了。沈一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被这伙泼毛神作弄了。”妻子问其缘故，乃说：“昨夜遇着五通神道，求他赏赐金银，他与我这一布囊。谁知多是自家屋里东西，叫个小鬼来搬去的。”妻子道：“为何多打坏了？”沈一道：“这却是我怕东西狼狽，撞着城门上盘诘，故此多敲打实落了。那知有这样□，自家害着自家了！”

沈一夫妻多气得不耐烦，重新唤了匠人，逐件置造过，反费了好些工食。不指望横财，倒折了本。传闻开去，做了笑话，沈一好些时不敢出来见人。只因一念贪痴，妄想非分之得，故受神道侮弄如此。可见世上不是自家东西，不要欺心贪他的。

小子说一个欺心贪别人东西，不得受用，反受显报的一段话，与看官听一听。冷一冷这些欺心要人的肚肠。有诗为证：

异宝归人定夙缘，岂容旁睨得垂涎？
试看欺隐皆成祸，始信冥冥自有权。

话说宋朝隆兴年间，蜀中嘉州地方，有一个渔翁，姓王，名甲。家住岷江之旁，世代以捕鱼为业，每日与同妻子棹着小舟，往来江上，撒网施罟，一日所得，恰好供给一家。这个渔翁，虽然行业落在这里头了，却一心好善敬佛。每将鱼虾市上去卖，若够了一日食用，便肯将来布施与乞丐，或是寺院里打斋化饭，禅堂中募化腐菜，他不拘一文二文，常自喜舍不吝。他妻子见惯了的，况是女流，愈加信佛，也自与他一心一意。虽是生意浅薄，不多大事，没有一日不舍两文的。

一日，正在江中棹舟，忽然看见水底一物，荡漾不定，恰象是个日头的影一般，火采闪烁，射人眼目。王甲对妻子道：“你看见么？此下必有奇异，我和你设法取他起来，看是何物。”遂教妻子理网，“搜”的一声撒将下去。不多时，掉转船头，牵将起来，看那网中光亮异常，笑道：“是甚么好物事呀？”取上手看，却元来是面古镜。周围有八寸大小，雕镂着龙凤之文，又有篆书许多字，字形象符篆一般样，识不出的。王甲与妻子看了道：“闻得古镜值钱。这个镜虽不知值多少，必然也是件好东西。我和你且拿到家里藏好，看有识者，才取出来与他看看，不要等闲褻读了。”

看官听说：原来这镜果是有来历之物。乃是轩辕黄帝所造，采着日精月华，按着奇门遁甲，拣取年月日时，下炉开铸，上有金章宝篆，多是秘笈灵符。但此镜所在之处，金银财宝多来聚会，名为聚宝之镜。只为王甲夫妻好善，也是夙世前缘，合该兴旺，故比物出现，却得取了回家。自得此镜之后，财物不求而至。在家里扫地也扫出金屑来，垦田也垦

出银窖来，船上去撒网也牵起珍宝来，剖蚌也剖出明珠来。

一日，在江边捕鱼，只见滩上有两件小白东西，赶来赶去，盘旋数番，急跳上岸。将衣襟兜住，却似莲子大两块小石子。生得明净莹洁，光彩射人，甚是可爱，藏在袖里，带回家来，放在匣中。是夜即梦见两个白衣美女，自言是姊妹二人，特来随侍。醒来想道：“必是二石子的精灵，可见是宝贝了。”把来包好，结在衣带上。

隔得几日，有一个波斯胡人特来寻问。见了王甲道，“君身上有宝物，愿求一看。”王甲推道：“没甚宝物。”胡人道：“我远望宝气在江边，跟寻到此，知在君家。及见君走出，宝气却在身上，千万求看一看，不必瞒我。”王甲晓得是个识宝的，身上取出与他看。胡人看了，啧啧道：“有缘得遇此宝，况是一双，尤为难得。不知可肯卖否？”王甲道：“我要他无用，得价也就卖了。”胡人见说肯卖，不胜之喜，道：“此宝本没有定价，今我行囊止有三万缗，尽数与君，买了去罢。”王甲道：“吾无心得来，不识何物。价钱既不轻了，不敢论量，只求指明，要此物何用。”

胡人道：“此名澄水石，放在水中，随你浊水皆清。带此泛海，即海水皆同湖水，谈而可食。”王甲道：“只如此，怎就值得许多？”胡人道：“吾本国有宝池，内多奇宝，只是淤泥浊水，水中有毒，人下去的，起来无不即死。所以要取宝的，必用重价募着舍性命的下水，那人死了，还要养贍他一家。如今有了此石，只须带在身边，水多澄清，如同凡水。任从取宝，总无妨了。岂不值钱？”王甲道：“这等，只买一颗去够了，何必两颗多要？便等我留下一颗也好。”胡人道：

“有个缘故：此宝形虽两颗，气实相联，彼此相逐，才是活物，可以长久；若拆开两处，用不多时，就枯槁无用，所以分不得的。”

王甲想胡人识货，就取出前日的古镜出来，求他赏识。胡人见了，合掌顶礼道：“此非凡间之宝，其妙无量，连咱也不能尽知其用。必是世间大有福的人，方得有此。咱就有钱，也不敢买，只买此二宝去也够了。此镜好好藏着，不可轻觑了他。”王甲依言，把镜来藏好。遂与胡人成了交易，果将三万缗买了二白石去。

王甲一时富足起来，然还未舍渔船生活。

一日天晚，遇着风雨，棹船归家。望见江南火把明亮，有人唤船求渡，其声甚急。王甲料此时没有别舟，若不得渡，这些人须吃了苦，急急冒着风，棹过去载他。元来是两个道士，一个穿黄衣，一个穿白衣。下在船里了，摇过对岸。道士对王甲道：“如今夜黑雨大，没处投宿。得到宅上权歇一宵，实为万幸。”王甲是个行善的人，便道：“家里虽蜗窄，尚有草榻可以安寝，师父每不妨下顾的。”遂把船拴好，同了两道士到家里来。分付妻子安排斋饭，两道士苦辞道：“不必赐飧，只求一宿。”果然茶水多不吃，径到一张竹床上，一铺睡了。

王甲夫妻夜里睡觉，只听得竹床栗喇有声，扑的一响，象似甚重物跌下地来的光景。王甲夫妻猜道：“莫不是客人跌下床来？然是人跌，没有得这样响声。”王甲疑心，暗里走出来。听两道士宿处，寂然没一些声息，愈加奇怪。走转房里，寻出火种，点起个灯来。出外一照，叫声：“阿也！”元来竹床压破，两道士俱落在床底下，直挺挺的睡着。伸手去一摸，吓

得舌头伸了出去，半个时辰缩不进来。你道怎么？但见这两个道士：

冰一般冷，石一样坚。俨焉两个皮囊，块然一双宝体。黄黄白白，世间无此不成人；重重痴痴，路上非斯难算客。

王甲叫妻子起来道：“说也希罕。两个客人，不是生人，多变得硬硬的了。”妻子道：“变了何物？”王甲道：“火光之下，看不明白，不知是铜是锡，是金是银。直待天明，才知分晓。”妻子道：“这等会作怪通灵的，料不是铜锡东西。”王甲道：“也是。”

渐渐天明，仔细一看，果然那穿黄的是个金人，那穿白的是一个银人，约重有千百来斤。王甲夫妻惊喜非常，道此是天赐，只恐这等会变化的，必要走了那里去。急急去买了一二十篓山炭，归家炽煨起来，把来销熔了，但见黄的是精金，白的是纹银。王甲前此日逐有意外之得，已是渐饶。又卖了二石子，得了一大主钱，今又有了这许多金银，一发瓶满瓮满，几间破屋没放处了。

王甲夫妻是本分的人，虽然有了许多东西，也不想去起造房屋，也不想去置买田产，但把渔家之事阁起，不去弄了，只是安守过日。尚且无时无刻没有横财到手，又不消去做得生意，两年之间，富得当不得。

却只是夫妻两口，要这些家私竟没用处，自己反觉多得不耐烦起来。心里有些惶惧不安，与妻子商量道：“我家自从祖上到今，只是以渔钓为生计。一日所得，极多有了百钱，再没去处了。今我每自得了这宝镜，动不动上千上万，不消经

求，凭空飞到，梦里也是不打点的。我每且自思量着，我与你本是何等之人，骤然有这等非常富贵，只恐怕天理不容。况我每粗衣淡饭，便自过日，要这许多来何用？今若留着这宝镜在家，只有得增添起来。我想天地之宝，不该久留在身边，自取罪业。不如拿到峨眉山白水禅院，舍在圣像上，做了圆光，永做了佛家供养，也尽了我每一片心，也结了我每一个缘，岂不为美？”妻子道：“这是佛天面上好看的事，况我每知时识务，正该如此。”

于是两个志志诚诚，吃了十来日斋，同到寺里，献此宝镜。寺里住持僧法轮问知来意，不胜赞叹道：“此乃檀越大福田事。”王甲央他写成意旨，就使邀集合寺僧众，做一个三日夜的道场。办斋粮，施衬钱，费过了数十两银钱。道场已毕，王甲即将宝镜交付住持法轮，作别而归。法轮久已知得王甲家里此镜聚宝，乃谦词推托道：“这件物事，天下至宝，神明所惜。檀越肯将来施作佛供，自是檀越结缘，吾僧家何敢与其事？檀越自奉着，置在三宝之前，顶礼而去就是了。贫僧不去沾手。”王甲夫妻依言，亲自把宝镜安放佛顶后面停当，拜了四拜。别了法轮，自回去了。

谁知这个法轮，是个奸狡有余的僧人。明知这镜是至宝，王甲巨富皆因于此，见说肯舍在佛寺，已有心贪他的了。又恐怕日后翻悔，原来取去，所以故意说个不敢沾手，他日好赖。王甲去后，就取将下来，密唤一个绝巧的铸镜匠人，照着形模，另铸起一面来。铸成，与这面宝镜分毫无异，随你识货的人也分别不出的。法轮重谢了匠人，教他谨言。随将新铸之镜，装在佛座，将真的换去藏好了。那法轮自得此镜

之后，金银财物，不求自至，悉如王甲这两年的光景。以致衣钵充牣，买祠部度牒度的僮奴，多至三百余人，寺刹兴旺，富不可言。

王甲回去，却便一日衰败一日起来。元来人家要穷，是不打紧的，不消得盗劫火烧，只消有出无进，七颠八倒，做事不着，算计不就，不知不觉的渐渐消耗了。况且王甲起初财物原是来得容易的，慷慨用费，不在心上，好似没底的吊桶一般，只管漏了出去。不想宝镜不在手里，更没有得来路，一用一空。只够有两年光景，把一个大财主仍旧弄做个渔翁身分，一些也没有了。俗语说得好：

宁可无了有，不可有了无。

王甲泼天家事，弄得精光，思量道：“我当初本是穷人，只为得了宝镜，以致日遇横财，如此丰厚。若是好端端放在家中，自然日长夜大，那里得个穷来？无福消受，却没要紧的舍在白水寺中了。而今这寺里好生兴旺，却教我仍受贫穷，这是那里说起的事？”

夫妻两个，互相埋怨道：“当初是甚主意，怎不阻当一声？”王甲道：“而今也好处。我每又不是卖绝与他，是白白舍去供养的，今把实情去告诉住持长老，原取了来家。这须是我家的旧物，他也不肯不得。若怕佛天面上不好看，等我每照旧丰富之后，多出些布施，庄严三宝起来，也不为失信行了。”妻子道：“说得极是。为甚么睁着眼看别人富贵，自己受穷？作急去取了来，不可迟了。”商议已定，明日王甲径到峨眉山白水禅院中来。

昔日轻施重宝，是个慷慨有量之人；今朝重想旧踪，

无非穷蹙无聊之计。一般檀越，贫富不同；总是登临，苦乐顿别。

且说王甲见了住持法轮，说起为舍镜倾家，目前无奈，只得来求还原物。王甲口里虽说，还怕法轮有些甚么推故。不匡法轮见说，毫无难色，欣然道：“此原是君家之物，今日来取，理之当然。小僧前日所以毫不与事，正为后来必有重取之日，小僧何苦又在里头经手？小僧出家人，只这个色身尚非我有，何况外物乎？但恐早晚之间有些不测，或被小人偷盗去了，难为檀越好情，见不得檀越金面。今得物归其主，小僧睡梦也安，何敢吝惜？”遂分付香积厨中办斋，管待了王甲已毕。却令王甲自上佛座，取了宝镜下来。王甲捧在手中，反复仔细转看，认是旧物宛然，一些也无疑心。

拿回家里来，与妻子看过，十分珍重，收藏起了。指望一似前日，财物水一般涌来，岂知一些也不灵验，依然贫困。时常拿出镜子来看看，光彩如旧，毫不济事。叹道：“敢是我福气已过，连宝镜也不灵了！”梦里也不道是假的。有改字陈朝驸马诗为证：

镜与财俱去，镜归财不归。

无复珍奇影，空留明月辉。

王甲虽然宝藏镜子，仍旧贫穷，那白水禅院只管一日兴似一日。外人闻得的，尽疑心道：“必然原镜还在僧处，所以如此。”起先那铸镜匠人打造时节，只说寺中住持无非看样造镜，不知其中就里。今见人议论，说出王家有镜聚宝，舍在寺中，被寺僧偷过，致得王家贫穷，寺中丰富一段缘由，匠人才省得前日的事，未免对人告诉出来，闻知的越恨那和尚

欺心了。却是王甲有了一镜，虽知其假，那从证辨？不好再向寺中争论得，只得吞声忍气，自恨命薄。妻子叫神叫佛，冤屈无申，没计奈何。法轮自谓得计，道是没有尽藏的安然享用了。

看官，你道若是如此，做人落得欺心，倒反便宜，没个公道了。怎知：

量大福亦大，机深祸亦深。

法轮用了心机，藏了别人的宝镜，自发了家，天理不容，自然生出事端来。

汉嘉来了一个提点刑狱使者，姓浑，名耀，是个大贪之人，闻得白水寺僧十分丰厚，已自动了顽涎。后来察听，闻知有镜聚宝之说，想道：“一个僧家，要他上万上千，不为难事。只是万千也有尽时，况且动人眼目。何如要了他这镜，这些财富尽跟了我走，岂不是无穷之利？亦且只是一件物事，甚为稳便。”当下差了一个心腹吏典，叫得宋喜，特来白水禅院，问住持要借宝镜一看。

这一句话，正中法轮的心病，如何应承得？回吏典道：“好交提控得知：几年前有个施主，曾将古镜一面舍在佛顶上，久已讨回去了，小寺中那得有甚么宝镜？万望提控回言一声。”宋喜道：“提点相公坐名要问这宝镜，必是知道些甚么来历的，今如何回得他？”法轮道：“委实没有，叫小僧如何生得出来？”宋喜道：“就是恁地时，在下也不敢回话，须讨嗔怪。”法轮晓得他作难，寺里有的是银子，将出十两来送与吏典道：“是必有烦提控回一回，些小薄意，勿嫌轻鲜。”宋喜见了银子，千欢万喜道：“既承盛情，好歹替你回一回去。”

法轮送吏典出了门，回身转来，与亲信的一个行者真空商量道：“此镜乃我寺发迹之本，岂可轻易露白，放得在别人家去的？不见王家的样么？况是官府来借，他不还了，没处叫得撞天屈。又是瞒着别人家的东西，明白告诉人不得的事。如今只是紧紧藏着，推个没有，随他要得急时，做些银子不着，买求罢了。”真空道：“这个自然，怎么好轻与得他？随他要了多少物事去，只要留得这宝贝在，不愁他的。”师徒两个愈加谨密，不题。

且说吏典宋喜去回浑提点相公的话，提点大怒道：“僧家直恁无状！吾上司官取一物，辄敢抗拒不肯！”宋喜道：“他不是不肯，说道原不曾有。”提点道：“胡说！吾访得真实在这里。是一个姓王的富人，舍与寺中，他却将来换过！把假的还了本人。真的还在他处，怎说没有？必定你受了他贿赂，替他解说。如取不来，连你也是一顿好打。”宋喜慌了道：“待吏典再去与他说，必要取来就是。”提点道：“快去，快去！没有镜子，不要思量来见我。”

宋喜唯唯而出，又到白水禅院来见住持，说：“提点相公必要镜子，连在下也被他焦燥得不耐烦。而今没有镜子，莫想去见得他。”法轮道：“前日已奉告过，委实还了施主家了。而今还那里再有？”宋喜道：“相公说得丁一卯二的，道有姓王的施主舍在寺中，以后来取，你把假的还了他，真的自藏了。不知那里访问在肚里的，怎好把此话回得他？”法轮道：“此皆左近之人见小寺有两贯浮财，气苦眼热，造出些无端说话。”宋喜道：“而今说不得了，他起了风，少不得要下些雨。既没有镜子，须得送些甚么与他，才熄得这火。”法轮道：

“除了镜子，随分要多少，敝寺也还出得起，小僧不敢吝，凭提控怎么分付。”宋喜道：“若要周全这事，依在下见识，须得与他千金，才打得他倒。”法轮道：“千金也好处，只是如何送去？”宋喜道：“这多在我，我自有送进的门路方法。”法轮道：“只求停妥得，不来再要便好。”即命行者真空在箱内取出千金，交与宋喜明白；又与三十两，另谢了宋喜。

宋喜将的去，又藏起了二百，止将八百送进提点衙内。禀道：“僧家实无此镜，备些镜价在此。”宋喜心里道：“量便是宝镜，也未必值得许多，可以罢了。”提点见了银子，虽然也动火的，却想道：“有了聚宝的东西，这七八百两只当毫毛，有甚希罕？叵耐这贼秃，你总是欺心赖别人的，怎在你手里了，就不舍得拿出来？而今只是推说没有，又不好奈何得？”心生一计道：“我须是刑狱重情衙门，我只把这几百两银，做了赃物，坐他一个私通贿赂，夤缘刑狱，污蔑官府的罪名，拿他来敲打，不怕不敲打得出来。”当下将银八百两，封贮库内，即差下两个公人，竟到白水禅院拿犯法住持僧人法轮。

法轮见了公人来到，晓得别无他事，不过宝镜一桩前件未妥。分付行者真空道：“提点衙门来拿我，我别无词讼干连，料没甚事。他无非生端诈取宝镜，我只索去见一见，看他怎么说话，我也讲个明白。他住了手，也不见得。前日宋提控送了这些去，想是嫌少。拚得再添上两倍，量也有数。你须把那话藏好些，一发露形不得了。”真空道：“师父放心，师父到衙门，要甚使用，只管来取。至于那话，我一面将来藏在人寻不到的去处，随你甚么人来，只不认帐罢了。”法轮道：“就是指了我名来要，你也决不可说是有的。”两下约定，好

管待两个公人，又重谢了差使钱了，两个公人各各欢喜。

法轮自恃有钱，不怕官府，挺身同了公人，竟到提点衙门来。浑提点升堂，见了法轮，变起脸来，拍案大怒道：“我是生死衙门！你这秃贼，怎么将着重贿，营谋甚事？见获赃银在库，中间必有隐情。快快招来！”法轮道：“是相公差吏典要取镜子，小寺没有镜子，吏典教小僧把银子来准的。”提点道：“多是一划胡说！那有这个道理？必是买嘱私情，不打不招。”喝叫皂隶拖翻，将法轮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收在监中了。

提点私下又教宋喜去把言词哄他，要说镜子的下落，法轮咬定牙关，只说：“没有镜子，宁可要银子。去与我徒弟说，再凑些送他，赎我去罢。”宋喜道：“他只是要镜子，不知可是增些银子完得事体的？待我先讨个消息，再商量。”宋喜把和尚的口语回了提点，提点道：“与他熟商量，料不肯拿出来，就是敲打他也无益。我想，他这镜子无非只在寺中，我如今密地差人把寺围了，只说查取犯法赃物，把他家资尽数抄将出来，简验一过，那怕镜子不在里头？”就分付吏典宋喜，监押着四个公差，速行此事。

宋喜受过和尚好处的，便暗把此意通知法轮。法轮心里思量道：“来时曾嘱付行者，行者说把镜子藏在密处，料必搜寻不着。家资也不好尽抄没了我的。”遂对宋喜道：“镜子原是没有，任凭箱匣中搜索也不妨。只求提控照管一二，有小徒在彼，不要把家计东西乘机散失了，但是提控周全处。小僧出去，另有厚报。”宋喜道：“这个当得效力。”别了法轮，一同公差到白水禅院中来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白水禅院行者真空，原是个少年风流淫浪的僧人，又且本房饶富，尽可凭他撒漫。只是一向碍着住持师父，自家象不得意。目前见师父官提了去，正中下怀，好不自由自在。俗语云：“偷得爷钱没使处。”平日结识的私情，相交的表子，没一处不把东西来乱塞乱用，费掉了好些过了。又偷将来各处寄顿下，自做私房，不计其数。猛地思量道：“师父一时出来，须要查算，却不决撒！况且根究镜子起来，我未免不也缠在里头。目下趁师父不在，何不卷掳了这偌多家财连镜子多带在身边了，星夜逃去他州外府，养起头发来，做了俗人，快活他下半世，岂不是好？”算计已定，连夜把箱笼中细软值钱的并叠起来，做了两担。次日，自己挑了一担，雇人挑了一担，众人面前只说到州里救师父去，竟出山门去了。

去后一日，宋喜才押同四个公差来到，声说要搜简住持僧房之意。寺僧回说：“本房师父在官，行者也出去了，止有空房在此。”公差道：“说不得，我们奉上司明文，搜简违法赃物，那管人在不在，打进去便了。”当即毁门而入。在房内一看，里面止是些粗重家伙，椅桌狼狽，空箱空笼，并不见有甚么细软贵重的东西了。就将房里地皮翻了转来，也不见有甚么镜子在那里。宋喜道：“住持师父叮嘱我，教不要散失了他的东西。今房里空空，却是怎么呢？”合寺僧众多道：“本房行者不过出去看师父消息，为甚把房中搬得恁空？敢怕是乘机走了。”四个公差见不是头，晓得没甚大生意，且把遗下的破衣旧服乱卷掳在身边了。问众僧要了本房僧人在逃的结状，一同宋喜来回复提点。

提点大怒道：“这些秃驴，这等奸猾！分明抗拒我，私下

教徒弟逃去了，有甚难见处？”立时提出法轮，又加一顿臭打。那法轮本在深山中做住持，富足受用的僧人，何曾吃过这样苦？今监禁得不耐烦，指望折些银子，早晚得脱。见说徒弟逃走，家私已空，心里已此苦楚。更是一番毒打，真个雪上加霜，怎经得起？到得监中，不胜狼狈，当晚气绝。提点得知死了，方才歇手。眼见得法轮欺心，盗了别人的宝物，受此果报。有诗为证：

厖镜偷将宝镜充，翻令施主受贫穷。

今朝财散人离处，四大元来本是空。

且说行者真空，偷窃了住持东西，逃出山门。且不顾师父目前死活，一径打点他方去享用。把日前寄顿在别人家的物事，多讨了找来，同寺中带出去的，放做一处。驾起一辆大车，装载行李。雇个脚夫，推了前走。

看官，你道住持偌大家私，况且金银体重，岂是一车载得尽的？不知宋时尽行官钞，又叫得纸币，又叫得官会子，一贯止是一张纸。就有十万贯，止是十万张纸，甚是轻便。那住持固然有金银财宝，这个纸钞兀自有了几十万，所以携带不难。行者身边藏了宝镜，押了车辆，穿山越岭，待往黎州而去。

到得竹公溪头，忽见大雾漫天，寻路不出。一个金甲神人，闪将出来。

躯长丈许，面有威容。身披锁子黄金，手执方天画戟。

大声喝道：“那里走？还我宝镜来！”惊得那推车的人丢了车子，跑回旧路。只恨爷娘不生得四只脚，不顾行者死活，一

道烟走了。那行者也不及来照管车子，慌了手脚，带着宝镜，只是望前乱窜，走入林子深处。忽地起阵狂风，一个斑斓猛虎跳将出来，照头一扑，把行者拖的去了。眼见得真空欺心，盗了师父的物件，害了师父的性命，受此果报。有诗为证：

盗窃原为非分财，况兼宝镜鬼神猜。

早知虎口应难免，何不安心守旧来？

再说渔翁王甲，讨还寺中宝镜，藏在家里，仍旧贫穷。又见寺中日加兴旺，外人纷纷议论，已晓得和尚欺心调换，无处告诉。他是个善人，只自家怨怅命薄，夫妻两个，说着宝镜在家时节许多妙处，时时叹恨而已。

一日，夫妻两个同得一梦，见一金甲神人分付道：“你家宝镜今在竹公溪头，可去收拾了回家。”两人醒来，各述其梦。王甲道：“此乃我们心里想着，所以做梦。”妻子道：“想着做梦，也或有之，不该两个相同。敢是我们还有些造化，故神明有此警报？既有地方的，便到那里去寻一寻看也好。”

王甲次日问着竹公溪路径，穿山度岭，走到溪头。只见一辆车子倒在地上，内有无量物件；金银钱币，约莫有数十万光景。左右一看，并无人影。想道：“此一套无主之物，莫非是天赐我的么？梦中说宝镜在此，恐怕也在里头。”把车内逐一简过，不见有镜子。又在前后地下草中四处寻遍，也多不见。笑道：“镜子虽不得见，这一套富贵，也够我下半世了。不如趁早取了他去，省得有人来。”整起车来，推到路口，雇一脚夫，推了一直到家里来。对妻子道：“多蒙神明指点，去到溪口寻宝镜。宝镜虽不得见，却见这一车物事在那里。等了一会，并没个人来，多管是天赐我的，故取了家来。”妻子

当下简看，尽多是金银宝钞，一一收拾，安顿停当。

夫妻两人，不胜之喜。只是疑心道：“梦里原说宝镜，今虽得此横财，不见宝镜影踪，却是何故？还该到那里仔细一寻。”王甲道：“不然，我便明日再去走一遭。”到了晚间，复得一梦，仍旧是个金甲神人来说道：“王甲，你不必痴心。此镜乃神天之宝，因你夫妻好善，故使暂出人间，作成你一段富贵，也是你的前缘。不想两入奸僧之手，今奸僧多已受报，此镜仍归天上去矣，你不要再妄想。昨日一车之物，原即是宝镜所聚的东西，所以仍归于你。你只坚心好善，就这些也享用不尽了。”飒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。王甲逐句记得明白，一一对妻子说。明知天意，也不去寻镜子了。

夫妻享有寺中之物，尽够丰足，仍旧做了嘉陵富翁。此乃好善之报，亦是他命中应有之财，不可强也。

休慕他人富贵，命中所有方真。

若要贪图非分，试看两个僧人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七

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

诗曰：

窃渺神丧事，文人多寓言。

其间应有实，岂必尽虚玄？

话说世间稗官野史中，多有纪载那遇神、遇仙、遇鬼、遇怪，情欲相感之事，其间多有偶因所感，撰造出来的。如牛僧孺《周秦行纪》，道是僧孺落第时，遇着薄太后，见了许多异代、本朝妃嫔、美人，如戚夫人、齐潘妃、杨贵妃、昭君、绿珠，诗词唱和，又得昭君伴寝，许多怪诞的话。却乃是李德裕与牛僧孺有不解之仇，教门客韦瓘作此记诬着他。只说是他自己做的，中怀不臣之心，妄言污蔑妃后，要坐他族灭之罪。这个记中事体，可不是一些影也没有的了？又有那《后土夫人传》，说是韦安道遇着后土之神，到家做了新妇，被父母疑心是妖魅，请明崇俨行五雷天心正法，遣他不去。后来父母教安道自央他去，只得去了，却要安道随行。安道到他去处，看见五岳四渎之神多来朝他，又召天后之灵，嘱他予安道官职钱钞。安道归来，果见天后传令洛阳城中访韦安

道，与他做魏王府长史，赐钱五百万。说得有枝有叶，元来也是借此讥着天后的。后来宋太宗好文，太平兴国年间，命史官編集从来小说，以类分载，名为《太平广记》，不论真的假的，一总收拾在内。议论的道：“上自神祇仙子，下及昆虫草木，无不受了淫褻污点。”道是其中之事，大略是不可信的。

不知天下的事，才有假，便有真。那神仙鬼怪固然有假托的，也原自有真实的，未可执了一个见识，道总是虚妄的事。只看《太平广记》以后许多记载之书，中间尽多遇神遇鬼的，说得的的确确，难道尽是假托出来不成？

只是我朝嘉靖年间，蔡林屋所记辽阳海神一节，乃是千真万真的。盖是林屋先在京师，京师与辽阳相近，就闻得人说有个商人遇着海神的说话，半疑半信。后见辽东一个金宪、一个总兵到京师来，两人一样说话，说得详细，方信其实。也还只晓得在辽的事，以后的事不明白。直到林屋做了南京翰林院孔目，撞着这人来游雨花台。林屋知道了，着人邀请他来相会，特问这话，方说得始末根由备备细细。林屋叙述他覩面自己说的话，作成此传，无一句不真的，方知从古来有这样事的，不尽是虚诞了。

说话的，毕竟那个人是甚么人？那个事怎么样起？看官，听小子据着传文敷演出来。正是：

怪事难拘理，明神亦赋情。

不知精爽质，何以恋凡生？

话说徽州商人姓程，名宰，表字士贤，是彼处渔村大姓，世代儒门，少时多曾习读诗书。却是徽州风俗，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，科第反在次着。正德初年，与兄程案将了数千金，

到辽阳地方为商，贩卖人参、松子、貂皮、东珠之类，往来数年，但到处必定失了便宜，耗折了资本，再没一番做得着。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，所以凡是商人归家，外而宗族朋友，内而妻妾家属，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。得利多的，尽皆爱敬趋奉；得利少的，尽皆轻薄鄙笑。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。程宰弟兄两人因是做折了本钱，怕归来受人笑话，羞惭惨沮，无面目见江东父老，不思量还乡去了。

那徽州有一般做大商贾的，在辽阳开着大铺子。程宰兄弟因是平日是惯做商的，熟于帐目出入，盘算本利。这些本事，是商贾家最用得着的。他兄弟自无本钱，就有人出些束脩，请下了他，专掌帐目，徽州人称为二朝奉。兄弟两人，日里只在铺内掌帐，晚间却在自赁的下处歇宿。那下处一带两间，兄弟各住一间，只隔得中间一垛板壁。住在里头，就像客店一般淋隘，有甚快活？也是没奈何了，勉强度日。

如此过了数年，那年是戊寅年秋间了，边方地土，天气早寒。一日晚间，风雨暴作。程宰与兄各自在一间房中，拥被在床，想要就枕。因是寒气逼人，程宰不能成寐。翻来覆去，不觉思念家乡起来。只得重复穿了衣服，坐在床里，浩叹数声，自想如此凄凉情状，不如早死了倒干净。此时灯烛已灭，又无月光，正在黑暗中苦挨着寒冷。

忽地一室之中，豁然明朗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室中器物之类，纤毫皆见。程宰心里疑惑，又觉异香扑鼻，氤氲满室，毫无风雨之声，顿然和暖，如江南二三月的气候起来。程宰越加惊愕，自想道：“莫非在梦境中了？”不免走出外边，看是

如何。他原披衣服在身上的，亟跳下床来，走到门边，开出去看，只见外边阴黑风雨，寒冷得不可当，慌忙奔了进来。才把门关上，又是先前光景，满室明朗，别是一般境界。程宰道：“此必是怪异。”心里慌怕，不敢移动脚步，只在床上高声大叫。其兄程案，止隔得一层壁，随你喊破了喉咙，莫想答应一声。

程宰着了急，没奈何了，只得钻在被里，把被连头盖了，撒得紧紧，向里壁睡着，图得个眼睛不看见，凭他怎么样了。却是心里明白，耳朵里听得出的。远远的似有车马喧阗之声，空中管弦金石音乐迭奏，自东南方面来。看看相近。须臾之间，已进房中。程宰轻轻放开被角，露出眼睛偷看：只见三个美妇人，朱颜绿鬓，明眸皓齿，冠帔盛饰，有像世间图画上后妃的打扮。浑身上下，金翠珠玉，光采夺目。容色风度，一个个如天上仙人，绝不似凡间模样，年纪多只可二十余岁光景。前后侍女无数，尽皆韶丽非常，各有执事，自分行列。但见：

或提炉，或挥扇；或张盖，或带剑；或持节，或捧琴；或秉烛花，或挟图书；或列宝玩，或荷旌幢；或拥衾褥，或执巾幌；或奉盘匱，或擎如意；或举肴核，或陈屏障；或布几筵，或陈音乐。

虽然纷纭杂沓，仍自严肃整齐。只此一室之中，随从何止数百！

说话的，你错了。这一间空房，能有多大，容得这几百人？若一个个在这扇房门里走将进来，走也走他一两个更次，挤也要挤坍了。看官，不是这话。列位曾见《维摩经》上的

说话么？那维摩居士，止方丈之室，乃有诸天，皆在室内，又容得十万八千狮子坐。难道是地方着得去？无非是法相神通。今程宰一室有限，那光明境界无尽。譬如一面镜子，能有多大？内中也着了无尽物像，这只是个现相。所以容得数百个人，一时齐在面前，原不是从门里一个两个进来的。

闲话休絮，且表正事。那三个美人，内中一个更觉齐整些的，走到床边，将程宰身上抚摩一过。随即开莺声，吐燕语，微微笑道：“果然睡熟了么？吾非是有害于人的。与郎君有夙缘，特来相就，不必见疑。且吾已到此，万无去理。郎君便高呼大叫，必无人听见，枉自苦耳。不如作速起来，与吾相见。”程宰听罢，心里想道：“这等灵变光景，非是神仙，即是鬼怪。他若要摆布着我，我便不起来，这被头里岂是躲得过的？他既说是夙缘，或者无害也不见得，我且起来见他，看是怎地？”遂一轂辘跳将起来，走下卧床，整一整衣襟，跪在地下道：“程宰下界愚夫，不知真仙降临，有失迎迓，罪合万死，伏乞哀怜！”美人急将纤纤玉手一把拽将起来道：“你休惧怕，且与我同坐着。”挽着程宰之手，双双南面坐下，那两个美人，一个向西，一个向东，相对侍坐。

坐定，东西两美人道：“今夕之会，数非偶然，不要自生疑虑。”即命侍女设酒进馔，品物珍美，生平目中所未曾睹，才一举箸。心胸顿爽。美人又命取红玉莲花卮进酒，卮形绝大，可容酒一升。程宰素不善酌，竭力推辞不饮，美人笑道：“郎怕醉么？此非人间曲蘖所酝，不是吃了迷性的，多饮不妨。”手举一卮，亲奉程宰。程宰不过意，只得接了到口。那酒味甘芳，却又爽滑清冽，毫不粘滞。虽醴泉甘露的滋味，有所

不及。程宰觉得好吃，不觉一卮俱尽。美人又笑道：“郎信吾否？”一连又进数卮，三美人皆陪饮。程宰越吃越清爽，精神顿开，略无醉意。每进一卮，侍女们八音齐奏，音调清和，令人有超凡遗世之想。

酒阑，东西二美人起身道：“夜已向深，郎与夫人可以就寝矣。”随起身褰帷拂枕，叠被铺床，向南面坐的美人告去，其余侍女，一同随散。眼前几百器具，霎时不见，门户皆闭，又不知打从那里去了。

当下只剩得同坐的美人一个，挽着程宰道：“众人已散，我与郎解衣睡罢。”程宰私自想道：“我这床上，布衾草褥，怎么好与这样美人同睡的？”举眼一看，只见枕衾帐褥，尽皆换过，锦绣珍奇，一些也不是旧时的了。程宰虽是有些惊惶，却已神魂飞越，心里不知如何才好，只得一同解衣登床。美人卸了簪珥，徐徐解开髻发绺辮，总绾成一窝丝来。那发又长又黑，光明可鉴。脱下里衣，肌肤莹洁，滑若凝脂，侧身相就。程宰汤着，遍体酥麻了。真个是：

丰若有余，柔若无骨。云雨初交，流丹浹藉。若远若近，宛转娇怯。俨如处子，含苞初坼。

程宰客中荒凉，不意得了此味，真个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实出望外，喜之如狂。美人也自爱着程宰，枕上对他道：“世间花月之妖，飞走之怪，往往害人，所以世上说着便怕，惹人憎恶。我非此类，郎慎勿疑。我得与郎相遇，虽不能大有益于郎，亦可使郎身体康健，资用丰足。倘有患难之处，亦可出小力周全。但不可漏泄风声，就是至亲如兄，亦慎勿使知道。能守吾戒，自今以后便当恒奉枕席，不敢有废。若一

有漏言，不要说我不能来，就有大祸临身，吾也救不得你了。慎之，慎之！”程宰闻言甚喜，合掌罚誓道：“某本凡贱，误蒙真仙厚德，虽粉骨碎身，不能为报。既承法旨，敢不铭心？倘违所言，九死无悔！”誓毕，美人大喜，将手来勾着程宰之颈，说道：“我不是仙人，实海神也，与郎有夙缘甚久，故来相就耳。”话语缠绵，恩爱万状，不觉邻鸡已报晓二次，美人揽衣起道：“吾今去了，夜当复来。郎君自爱。”

说罢，又见昨夜东西坐的两个美人，与众侍女齐到床前，口里多称：“贺喜夫人、郎君！”美人走下床来，就有捧家伙的侍女，各将梳洗应用的物件，伏侍梳洗罢，仍带簪珥冠帔，一如昨夜光景。美人执着程宰之手，叮咛再四：“不可泄漏！”徘徊眷恋，不忍舍去，众女簇拥而行，尚回顾不止，人间夫妇，无此爱厚。程宰也下了床，穿了衣服，伫立细看，如痴似呆，欢喜依恋之态不能自禁。转眼间室中寂然，一无所见。看那门窗，还是昨日关得好好的。回头再看房内，但见：

土坑上铺一带荆筐，芦席中拖一条布被。欹颓墙角，堆零星几块煤烟；坍塌地炉，摆缺绽一行瓶罐。浑如古庙无香火，一似牢房不洁清。

程宰恍然自失道：“莫非是做梦么？”定睛一想，想那饮食笑语，以及交合之状，盟誓之言，历历有据，绝非是梦寐之境。肚里又喜又疑。

顷刻间，天已大明。程宰思量道：“吾且到哥哥房中去看一看，莫非夜来事体，他有些听得么？”走到间壁，叫声：“阿哥！”程宰正在床上起来，看见了程宰，大惊道：“你今日面上神彩异常，不似平日光景，甚么缘故？”程宰心里踌躇道：

“莫非果有些甚么怪样，惹他们疑心？”只得假意说道：“我与你时乖运蹇，失张失志，落魄在此，归家无期。昨夜暴冷，愁苦的当不得，展转悲叹，一夜不曾合眼，阿哥必然听见的。有甚么好处？却说我神彩异常起来！”程案道：“我也苦冷，又想着家乡，通夕不寐。听你房中，静悄悄地不闻一些声响。我怪道你这样睡得熟，何曾有愁叹之声？却说这个话！”程宰见哥哥说了，晓得哥哥不曾听见夜来的事了，心中放下了疙瘩。等程案梳洗了，一同到铺里来。

那铺里的人见了程宰，没一个不吃惊道：“怎地今日程宰哥面上这等光彩？”程案对兄弟笑道：“我说么！”程宰只做不晓得，不来接口。却心里也自觉神思清爽，肌肉润泽，比平日不同，暗暗快活，惟恐他不来了。

是日频视晷影，恨不速移，刚才傍晚，就回到下处。托言腹痛，把门扃闭，静坐虔想，等待消息。到得街鼓初动，房内忽然明亮起来，一如昨夜的光景。程宰顾盼间，但见一对香炉前导，美人已到面前。侍女止是数人，仪从之类稀少，连那傍坐的两个美人也不来了。美人见程宰嘿坐相等，笑道：“郎果有心如此，但须始终如一才好。”即命侍女设馔进酒，欢谑笑谈，更比昨日熟分亲热了许多。须臾彻席就寝，侍女俱散。顾看床褥，并不曾见有人去铺设，又复锦绣重叠。程宰心忖道：“床上虽然如此，地下尘埃移污，且看是怎么样的。”才一起念，只见满地多是锦裯铺衬，毫无寸隙了。是夜两人绸缪好合，愈加亲狎。依旧鸡鸣两度，起来梳妆而去。

此后人定即来，鸡鸣即去，率以为常，竟无虚夕。每来必言语喧闹，音乐铿锵，兄房只隔层壁，到底影响不闻，也

不知是何法术如此。

自此情爱愈笃。程宰心里想要甚么物件，即刻就有，极其神速。一日，偶思闽中鲜荔枝，即有带叶百余颗，香味珍美，颜色新鲜，恰像树上才摘下的。又说：“比味只有江南杨梅可以相匹。”便有杨梅一枝，坠于面前，枝上有二万余颗，甘美异常。此时已是深冬，况此二物皆不是北地所产，不知何自来？又一夕谈及鸚鵡，程宰道：“闻得说有白的，惜不曾见。”才说罢，便更有几只鸚鵡飞舞将来，白的、五色的多有。或诵佛经，或歌诗赋，多是中土官话。一日，程宰在市上看见大商将宝石二颗来卖，名为硬红，色若桃花，大似拇指，索价百金。程宰夜间与美人说起，口中啧啧，称为罕见。美人抚掌大笑道：“郎如此眼光浅，真是夏虫不可语冰，我教你看着！”说罢，异宝满室，珊瑚有高丈余的，明珠有如鸡卵的，五色宝石有大如栲栳的，光艳夺目，不可正视。程宰左顾右盼，应接不暇，须臾之间，尽皆不见。

程宰自思：“我夜间无欲不遂，如此受用，日里仍是人家佣工，美人那知我心事来？”遂把往年贸易耗折了数千金，以致流落于此，告诉一遍，不胜嗟叹。美人又抚掌大笑道：“正在欢会时，忽然想着这样俗事来，何乃不脱洒如此！虽然，这是郎的本业，也不要怪你。我再教你看一个光景。”说罢，金银满前，从地上直堆至屋梁边。不计其数。美人指着问程宰道：“你可要么？”程宰是个做商人的，见了偌多金银，怎不动火？心热口馋，支手舞脚，却待要取。美人将箸去饌碗内夹肉一块。掷程宰面上道：“此肉粘得在你面上么？”程宰道：“此是他肉，怎粘得在吾面上？”美人指金银道：“此亦是他物，

岂可取为己有？若目前取了些，也无不可。只是非分之物，得了反要生祸。世人为取了不该得的东西，后来加倍丧去的，或连身子不保的，何止一人一事？我岂忍以此误你？你若要金银，你可自去经营，吾当指点路径，暗暗助你，这便使得。”程宰道：“只这样也好了。”

其时是己卯初夏，有贩药材到辽东的，诸药多卖尽，独有黄柏、大黄两味卖不去，各剩下千来斤。此是贱物，所值不多。那卖药的见无人买，只思量丢下去了。美人对程宰道：“你可去买了他的，有大利钱在里头。”程宰去问一问价钱，那卖的巴不得脱手，略得些就罢了。程宰深信美人之言，料必不差。身边积有佣工银十来两，尽数买了他的归来，搬到下处。哥子程窠，看见累累堆堆，偌多东西，却是两味草药。问知是十多两银子买的，大骂道：“你敢失心疯了？将了有用的银子，置这样无用的东西！虽然买得贱，这偌多几时脱得手去，讨得本利到手？有这样失算的事！”谁知隔不多日，辽东疫疠盛作，二药各铺多卖缺了，一时价钱腾贵起来，程宰所有，多得了好价，卖得罄尽，共卖了五百余两。程窠不知就里，只说是兄弟偶然造化到了，做着了这一桩生意，大加欣羨。道：“幸不可屡侥。今既有了本钱，该图些傍实的利息，不可造次了。”程宰自有主意，只不说破。

过了几日，有个荆州商人贩彩缎到辽东的，途中遭雨湿糜黦，多发了斑点，一匹也没有颜色完好的。荆商日夜啼哭，惟恐卖不去，只要有捉手，便可成交，价钱甚是将就。美人又对程宰道：“这个又该做了。”程宰罄将前日所得五百两银子，买了他五百匹，荆商大喜而去。程窠见了道：“我说你福

薄。前日不意中得了些非分之财，今日就倒灶了。这些彩缎全靠颜色。颜色好时，头二两一匹，还有便宜。而今斑斑点点，那个要他？这五百两不撩在水里了？似此做生意，几能够挣得好日回家？”说罢大恸。众商伙中知得这事，也有惜他的，也有笑他的。谁知时运到了，自然生出巧来。程宰顿放彩缎，不上一月，江西宁王宸濠造反，杀了巡抚孙公、副使许公，谋要顺流而下，破安庆，取南京，僭宝位。东南一时震动。朝廷急调辽兵南讨，飞檄到来，急如星火。军中戎装旗帜之类，多要整齐，限在顷刻。这个边地上，那里立地有这许多缎匹？一时间价钱腾贵起来。只买得有就是，好歹不论。程宰所买这些斑斑点点的，尽多得了三倍的好价钱。这一番除了本钱五百两，分外足足撰了千金。

庚辰秋间，又有苏州商人贩布三万匹到辽阳。陆续卖去，已有二万三四千匹了；剩下粗些的，还有六千多匹。忽然家信到来，母亲死了，急要奔丧回去。美人又对程宰道：“这件事又该做了。”程宰两番得利，心知灵验，急急去寻他讲价。那苏商先卖去的，得利已多了。今止是余剩，况归心已急，只要一伙卖，便照原来价钱也罢，程宰遂把千金尽数买了他这六千多匹回来。明年辛巳三月，武宗皇帝驾崩，天下人多要戴着国丧。辽东远在塞外，地不产布，人人要件白衣，一时那讨得许多布来？一匹粗布，就卖得七八钱银子。程宰这六千匹，又卖了三四千两。

如此事体，逢着便做，做来便希奇古怪，得利非常，记不得许多。四五年间，展转弄了五七万两，比昔年所折的，倒多了几十倍了。正是：

人弃我堪取，奇赢自可居。

虽然神暗助，不得浪贪图。

且说辽东起初闻得江西宁王反时，人心危骇，流传讹言，纷纷不一。有的说在南京登基了，有的说兵过两淮了，有的说过了临清，到德州了。一日几番说话，也不知那句是真，那句是假。程宰心念家乡切近，颇不自安，私下问美人道：“那反叛的到底如何？”美人微笑道：“真天子自在湖湘之间，与他甚么相干？他自要讨死吃，故如此猖狂，不日就擒了，不足为虑。”此是七月下旬的说，再过月余，报到，果然被南赣巡抚王阳明擒了解京。程宰见美人说天子在湖湘，恐怕江南又有战争之事，心中仍旧惧怕。再问美人，美人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国家庆祚灵长，天下方享太平之福，只在一二年了。”后来嘉靖自湖广兴藩，入继大统，海内安宁，悉如美人之言。

到嘉靖甲申年间，美人与程宰往来已是七载，两情缱绻，犹如一日。程宰囊中幸已丰富，未免思念故乡起来。

一夕，对美人道：“某离家已二十年了，一向因本钱耗折，回去不得。今蒙大造，囊资丰饶，已过所望。意欲暂与家兄归到乡里，一见妻子，便当即来。多不过一年之期，就好到此，永奉欢笑。不知可否？”美人听罢，不觉惊叹道：“数年之好，止于此乎！郎宜自爱，勉图后福，我不得伏侍左右了。”欷歔泣下，悲不自胜，程宰大骇道：“某暂时归省，必当速来，以图后会，岂敢有负恩私？夫人乃说此断头话！”美人哭道：“大数当然，彼此做不得主。郎适发此言，便是数当永诀了。”

言犹未已，前日初次来的东、西二美人及诸侍女仪从之类，一时皆集，音乐竞奏，盛设酒筵。美人自起酌酒相劝，追

叙往时初会，与数年情爱，每说一句，哽咽难胜。程宰大声号恸，自悔失言，恨不得将身投地，将头撞壁。两情依依，不能相舍。诸女前来禀白道：“大数已终，法驾齐备，速请夫人登途，不必过伤了。”美人执着程宰之手，一头垂泪，一头分付道：“你有三大难，今将近了。时时宜自警省，至期吾自来相救。过了此后，终身吉利，寿至九九。吾当在蓬莱三岛，等你来续前缘。你自宜居心清净，力行善事，以副吾望。吾与你身虽隔远，你一举一动，吾必晓得。万一做了歹事，以致堕落，犯了天条，吾也无可周全了。后会遥遥，勉之，勉之！”叮宁了又叮宁，何止十来番。程宰此时神志俱丧，说不出一句话，只好唯唯应承，苏苏落泪而已。正是：

世上万般哀苦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限期。

须臾，邻鸡群唱，侍女催促，诀别启行，美人还回头顾盼了三四番，方才寂然一无所见。但有：

蟋蟀悲鸣，孤灯半灭。凄风萧飒，铁马玎珰。曙星东升，银河西转。顷刻之间，已如隔世。

程宰不胜哀痛。望着空中，禁不住的号哭起来，才发得声，哥子程案隔房早已听见。不像前番，随你间壁翻天覆地，总不知道的。哥子闻得兄弟哭声，慌忙起来，问其缘故。程宰支吾道：“无过是思想家乡。”口里强说，声音还是凄咽的。程案道：“一向流落，归去不得。今这几年来，生意做得着，手头饶裕，要归不难，为何反哭得这等悲切起来？从来不曾见你如此，想必有甚伤心之事，休得瞒我。”程宰被哥子说破，晓得瞒不住，只得把昔年遇合美人，夜夜的受用，及生意所

以做得着，以致丰富，皆出美人之助，从头至尾述了一遍。程案惊异不已，望空礼拜。明日与客商伴里说了，辽阳城内外，没一个不传说程士贤遇海神的奇话，程宰自此终日郁郁不乐，犹如丧偶一般。与哥子商量，收拾南归。

其时有个叔父在大同做卫经历，程宰有好几时不相见了。想道：“今番归家，不知几时又到得北边。须趁此便，打那边走一遭，看叔叔一看去。”先打发行李资囊，付托哥子程案监押，从潞河下在船内，沿途等候着他。他自己却雇了一个牲口，由京师出居庸关，到大同地方。见了叔父，一家骨肉久别相聚，未免留连几日，不得动身。晚上睡去，梦见美人走来催促道：“祸事到了，还不快走？”程宰记得临别之言，慌忙向叔父告行，叔父又留他饯别，直到将晚，方出得大同城门。时已天黑，程宰道：“总是前途赶不上多少路罢了，不如就在城外且安宿了一晚，明日早行。”睡到三鼓，梦中美人又来催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！大难就到，略迟脱不去了。”程宰当时惊醒，不管天早天晚，骑了牲口，忙赶了四五里路。只听得炮声连响，回头看那城外时，火光烛天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元来是大同军变。

且道如何是大同军变？大同参将贾鉴，不给军士行粮，军士鼓噪，杀了贾鉴。巡抚都御史张文锦出榜招安，方得平静。张文锦密访了几个为头的，要行正法，正差人出来擒拿，军士重番鼓噪起来，索性把张巡抚也杀了，据了大同，谋反朝廷。要搜寻内外壮丁，一同叛逆，故此点了火把出城。凡是饭店经商，尽被拘刷了转去，收在伙内，无一得脱。若是程宰迟了些个，一定也拿将去了。此是海神来救了第一遭大难

了。

程宰得脱，兼程到了居庸。夜宿关外，又梦见美人来催道：“趁早过关！略迟一步，就有牢狱之灾了。”程宰又惊将起来。店内同宿的，多不曾起身，他独自一个，急到关前挨门而进。行得数里，忽然宣府军门行将文书来：因为大同反乱，恐有奸细混入京师，凡是在大同来进关者，不是公差吏人有官文照验在身者，尽收入监内，盘诘明白，方准释放。是夜与程宰同宿的人，多被留住，下在狱中。后来有到半年方得放出的，也有染了病竟死在狱中的。程宰若非文书未到之前，先走脱了，便干净无事，也得耐烦坐他五七月的监。此是海神来救他第二遭的大难了。

程宰赶上了潞河船只，见了哥子，备述一路遇难，因梦中报信得脱之故，两人感念不已。一路无话，已到了淮安府高邮湖中，忽然：

黑云密布，狂风怒号。水底老龙惊，半空猛虎啸。左掀右荡，浑如落在簸箕中；前跷后擗，宛似滚起饭锅内。双桅折断，一舵飘零。等闲要见阎王，立地须游水府。正在危急之中，程宰忽闻异香满船，风势顿息。须臾黑雾四散，中有彩云一片，正当船上。云中现出美人模样来，上半身毫发分明，下半身霞光拥蔽，不可细辨。程宰明知是海神又来救他，况且别过多时，不能厮见，悲感之极，涕泗交下，对着云中，只是磕头礼拜。美人也在云端举手答礼，容色恋恋，良久方隐。船上人多不见些甚么，但见程宰与空中施礼之状，惊疑来问，程宰备说缘故如此，尽皆瞻仰。此是海神来救他第三遭的大难。此后再不见影响了。

后来程宰年过六十，在南京遇着蔡林屋时，容颜只像四十来岁的，可见是遇着异人无疑。若依着美人蓬莱三岛之约，他日必登仙路也。但不知程宰无过是个经商俗人，有何缘分，得有此一段奇遇。说来也不信，却这事是实实有的。可见神仙鬼怪之事，未必尽无。有诗为证：

流落边关一俗商，却逢神眷不寻常。

宁知锺爱缘何许，谈罢令人欲断肠。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八

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

诗云：

李代桃僵，羊易牛死。

世上冤情，最不易理。

话说宋时南安府大庾县有个吏典黄节，娶妻李四娘。四娘为人，心性风月，好结识个把风流子弟，私下往来。向与黄节生下一子，已是三岁了，不肯收心，只是贪淫。

一日，黄节因有公事，住在衙门中了十来日。四娘与一个不知姓名的奸夫说通了，带了这三岁儿子，一同进去。出城门不多路，那儿子见眼前光景生疏，啼哭不止。四娘好生不便，竟把儿子丢弃在草中，自同奸夫去了。

大庾县中有个手力人李三，到乡间行公事。才出城门，只听得草地里有小儿啼哭之声。急往前一看，见是一个小儿眠在草里，擗天倒地价哭。李三看了，心中好生不忍，又不见一个人来睬他，不知父母在那里去了。李三走去抱扶着他，那小儿半日不见了人，心中虚怯，哭得不耐烦。今见个人来偎傍，虽是面生些，也倒忍住了哭，任凭他抱了起来。元来这

李三不曾有儿女，看见欢喜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道是天赐与他小儿，一径的抱了回家。家人见孩子生得清秀，尽多快活，养在家里，认做是自家的了。

这边黄节衙门中出来，回到家里，只见房闼寂静，妻子多不见了。骇问邻舍，多道是：“押司出去不多日，娘子即抱着小哥，不知那里去了。关得门户寂悄悄的，我们只道到那里亲着家去，不晓得备细。”黄节情知妻四娘有些毛病的，着了忙，各处亲着家问，并无下落。黄节只得写下了招子，各处访寻，情愿出十贯钱做报信的谢礼。

一日。偶然出城数里，恰恰经过李三门首。那李三正抱着这拾来的儿子，在那里与他作耍。黄节仔细一看，认得是自家的儿子，喝问李三道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你却如何抱在此间？我家娘子那里去了？”李三道：“这儿子吾自在草地上拾来的，那晓得甚么娘子？”黄节道：“我妻子失去，遍贴招示，谁不知道？今儿子既在你处，必然是你作奸犯科，诱藏了我娘子。有甚么得解说？”李三道：“我自是拾得的，那知这些事？”

黄节扭住李三，叫起屈来。惊动地方邻里，多走将拢来，黄节告诉其事，众人道：“李三元不曾有儿子，抱来时节，实是有些来历不明。却不知是押司的。”黄节道：“儿子在他处了，还有我娘子不见，是他一同拐了来的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我们不知道。”李三发极道：“我那见甚么娘子？那日草地上只见得这个孩子在那里哭，我抱了回家，今既是押司的，我认了晦气还你罢了。怎的还要赖我甚么娘子？”黄节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是我赖你！我现有招贴在外的。你这个奸徒，我

当官与你说话！”对众人道：“有烦列位与我带一带，带到县里来。事关着拐骗良家子女，是你地方邻里的干系，不要走了人。”李三道：“我没甚欺心事，随你去见官，自有明白，一世也不走！”

黄节随同了众人，押了李三，抱了儿子，一直到县里来。黄节写了纸状词，把上顶事一一禀告县官。县官审问李三，李三只说：“路遇孩子，抱了归来是实，并不知别项情由。”县官道：“胡说！他家不见了两个人，一个在你家了，这一个又在那里？这样奸诈，不打不招。”遂把李三上起刑法来，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只不肯招。那县里有与黄节的一般吏典二十多个，多护着吏典行里体面，一齐来跪禀县官，求他严行根究，县官又把李三重加敲打。李三当不过，只得屈招道：“因为家中无子，见黄节妻抱了儿子在那里，把来杀了，盗了他儿子回来。今被捉获，情愿就死。”县官又问：“尸首今在何处？”李三道：“恐怕人看见，抛在江中了。”县官录了口词，取了供状，问成罪名，下在死囚牢中了。分付当案孔目，做成招状，只等写完文卷，就行解府定夺。孔目又为着黄节，把李三狱情做得没些漏洞。

其时乃是绍兴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，文卷已完，狱中取出李三解府。系是杀人重犯，上了镣肘，戴了木枷，跪在底下，专听点名起解。忽然阴云四合，空中雷电交加，李三身上枷杻尽行脱落。霹雳一声，当案孔目震死在堂上。二十多个吏典，头上吏巾皆被雷风掣去，县官惊得浑身打颤。须臾性定，叫把孔目身尸验看。背上有朱红写的“李三狱冤”四个篆字。县官便叫李三问时，李三兀自痴痴地立着，一似失

了魂的，听得呼叫，然后答应出来。县官问道：“你身上枷杻，适才怎么样解了的？”李三道：“小人眼前昏黑，犹如梦里一般，更不知一些甚么，不晓得身上枷杻，怎地脱了？”县官明知此事有冤，遂问李三道：“你前日孩子，果是怎生的？”李三道：“实实不知谁人遗下，在草地上啼哭，小人不忍，抱了回家。至于黄节夫妻之事，小人并不知道，是受刑不过屈招的。”县官此时又惊又悔道：“今日看起来，果然与你无干。”当时遂把李三释放，叫黄节与同差人别行寻缉李四娘下落，后来毕竟在别处地方寻获。方知天下事，专在疑似之间冤枉了人。这个李三：若非雷神显灵，险些儿没辨白处了。

而今说着国朝一个人，也为妻子随人走了，冤着一个邻舍往来的，几乎累死，后来却得明白，与大庚这件事有些仿佛。待小子慢慢说来，便知端的。

佳期误泄桑中约，好事讹牵月下绳。

只解推原平日状，岂知局外有翻更！

话说北直张家湾有个居民，姓徐，名德，本身在城上做长班。有妻莫大姐，生得大有容色，且是兴高好酒，醉后就要趁着风势，撩拨男子汉，说话勾搭。邻舍有个杨二郎，也是风月场中人，年少风流，闲荡游耍过日，没甚根基，与莫大姐终日调情，你贪我爱，弄上了手，外边人无不知道。虽是莫大姐平日也还有个把梯己人往来，总不如与杨二郎过得恩爱。况且徐德在衙门里走动，常有个月期程不在家里：杨二郎一发便当，竟像夫妻一般过日。

后来徐德挣得家事从容了，衙门中寻了替身，不消得日日出去，每有时节歇息在家里，渐渐把杨二郎与莫大姐光景

看了些出来。细访邻里街坊，也多有三三两两说话。

徐德一日对莫大姐道：“咱辛辛苦苦了半世，挣得有碗饭吃了，也要装些体面，不要被外人笑话便好。”莫大姐道：“有甚笑话？”徐德道：“钟不扣不鸣，鼓不打不响，欲人不知，莫若不为。你做的事，外边那一个不说的？你瞒咱则甚？咱叫你今后仔细些罢了。”莫大姐被丈夫道着海底眼，虽然撒娇撒痴，说了几句支吾门面说话，却自想平日忒做得渗漉，晓得瞒不过了，不好十分强辩得。暗地忖道：“我与杨二郎交好，情同夫妻，时刻也间不得的。今被丈夫知道，必然防备得紧，怎得象意？不如私下与他商量，卷了些家财，同他逃了去，他州外府，自由自在的快活，岂不无好？”藏在心中。

一日，看见徐德出去，便约了杨二郎，密商此事。杨二郎道：“我此间又没甚牵带，大姐肯同我去，要走就走。只是到外边去，须要有些本钱，才好养得口活。”莫大姐道：“我把家里细软尽数卷了去，怕不也过几时。等住定身子，慢慢生发做活就是。”杨二郎道：“这个就好了，一面收拾起来，得便再商量走道儿罢了。”莫大姐道：“说与你了。待我看着机会，拣个日子，悄悄约你走路，你不要走漏了消息。”杨二郎道：“知道。”两个趁空处又做了一点点事，千分万付而去。

徐德归来几日，看见莫大姐神思撩乱，心不在焉的光景，又访知杨二郎仍来走动，恨着道：“等我一时撞着了，怕不斫他做两段！”莫大姐听见，私下教人递信与杨二郎：“目下切不可到门前来露影。”自此杨二郎不敢到徐家左近来。莫大姐切切在心，只思量和他那里去了便好，已此心不在徐家，只碍着丈夫一个是眼中钉了。

大凡女人心一野，自然七颠八倒，如痴如呆，有头没脑，说着东边，认着西边，没情没绪的。况且杨二郎又不得来，茶里饭里多是他，想也想痴了。因是闷得不耐烦，问了丈夫，同了邻舍两三个妇女们约了，要到岳庙里烧一炷香。此时徐德晓得这婆娘不长进，不该放他出去才是，却是北人直性，心里道：“这几时拘系得紧了，看他恍恍惚惚，莫不生出病来，便等他外边去散散。”

北方风俗：女人出去，只是自行，男子自有勾当，不大肯跟随走的。当下莫大姐自同一伙女伴，带了纸马、酒盒，抬着轿，飘飘逸逸的出门去了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

闺中佚女，竟留烟月之场；枕上情人，险作囹圄之鬼。直待海清终见底，方令盆覆得还光。

且说齐化门外有一个倬峭的子弟，姓郁，名盛。生性淫荡，立心刁钻，专一不守本分，勾搭良家妇女。又喜讨人便宜，做那昧心短行的事。他与莫大姐是姑舅之亲，一向往来。两下多有些意思，只是不曾得便，未上得手。郁盛心里道是一桩欠事，时常记念的。

一日，在自己门前闲立，只见几乘女轿抬过，他窥头探脑去看那轿里抬的女眷，恰好轿帘隙处，认得是徐家的莫大姐。看了轿上挂着纸钱，晓得是岳庙进香。又有闲的挑着盒担，乃是女眷们游耍吃酒的。想道：“我若厮赶着他们去闲荡一番：不过插得些寡趣，落得个眼饱，没有实味，况有别人家女眷在里头，便插趣也有好些不便。不若我整治些酒馔在此，等莫大姐转来，我是亲眷人家，邀他进来打个中火，没人说得。亦且莫大姐尽是贪杯高兴，十分有情的，必不推拒，

那时趁着酒兴，营勾他，不怕的不成这事。好计，好计！”即时奔往闹热胡同，只拣可口的鱼肉荤肴，榛松细果，买了偌多，撮弄得齐齐整整。正是：

安排扑鼻芳香饵，专等鲸鲵来上钩。

却说莫大姐同了一班女伴，到庙里烧过了香，各处去游耍。挑了酒盒，野地上随着好坐处，即便摆着吃酒。女眷们多不十分大饮，无非吃下三数杯。晓得莫大姐量好，多来劝他，莫大姐并不推辞，拿起杯来就吃、就干，把带来的酒，吃得罄尽，已有了七八分酒意。天色将晚，然后收拾家伙，上轿抬回。

回至郁家门前，郁盛瞧见，忙至莫大姐轿前施礼道：“此是小人家下，大姐途中口渴了，可进里面告奉一茶。”莫大姐醉眼朦胧，见了郁盛是表亲，又是平日调得情惯的，忙叫住轿。走出轿来，与郁盛万福道：“元来哥哥住在这里。”郁盛笑容满面道：“请大姐里面坐一坐去。”莫大姐带着酒意，踉踉跄跄的跟了进门。别家女轿，晓得徐家轿子有亲眷留住，各自先去了，徐家的轿夫住在门口等候。

莫大姐进得门来，郁盛邀至一间房中，只见酒果肴饌摆得满桌。莫大姐道：“甚么道理，要哥哥这们价费心？”郁盛道：“难得大姐在此经过，一杯淡酒，聊表寸心而已。”郁盛是有意的，特地不令一个人来伏侍。只是一身陪着，自己斟酒，极尽殷勤相劝。正是：

茶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莫大姐本是已有酒的，更加郁盛慢橹摇船捉醉鱼，觑觑着面庞，央求不过，又吃了许多，酒力发作，乜斜了双眼，淫

兴勃然，倒来丢眼色，说风话。郁盛挨在身边同坐了，将着一杯酒，你呷半口，我呷半口。又噙了一口，勾着脖子，度将过去。莫大姐接来，咽下去了，就把舌头伸过口来，郁盛咂了一回。彼此春心荡漾，偎抱到床中，褪下小衣，弄将起来。

一个醉后掀腾，一个醒中摩弄。醉的如迷花之梦蝶；醒的似采蕊之狂蜂。醉的一味兴浓，担承愈勇；醒的半兼趣胜，玩视偏真。此贪彼爱不同情，你醉我醒皆妙境。莫大姐不胜乐畅，口里哼哼的道：“我二哥，亲亲的肉。我一心待你，只要同你一处去快活了罢。我家天杀的不知趣，又来拘管人，怎如得二哥这等亲热有趣！”说罢，紧紧抱住郁盛不放，口里只叫“二哥亲亲”。

元来莫大姐醉得极了，但知快活异常，神思昏迷，忘其所以。真个“醉里配时言”，又道是“酒道真性”，平时心上恋恋的是杨二郎，恍恍惚惚竟把郁盛错认。干事的是郁盛，说的话多是对杨二郎的话。郁盛原晓得杨二郎与他相厚的，明明是醉里认差了。郁盛道：“叵耐这浪淫妇，你只记得心上人！我且将计就计，飺他说话，看他说甚么来。”就接口道：“我怎生得同你一处去快活？”莫大姐道：“我前日与你说的，收拾了些家私，和你别处去过活，一向不得空便。今秋分之日，那天杀的进城上去，有那衙门里勾当，我与你趁那晚走了罢。”郁盛道：“走不脱却怎么？”莫大姐道：“你端正下船儿，一搬下船，连夜摇了去。等他城上出来知得，已此赶不着了。”郁盛道：“夜晚间把甚么为暗号？”莫大姐道：“你只在门外拍拍手掌，我里头自接应你，我打点停当好几时了，你不要错过。”

口里糊糊涂涂，又说好些，总不过肉麻说话。郁盛只拣那几句要紧的，记得明明白白在心。

须臾云收雨散，莫大姐整一整头髻，头眩眼花的走下床来。郁盛先此已把酒饭与轿夫吃过了，叫他来打着轿，搀扶莫大姐上轿去了。郁盛回来，道是占了采头，心中欢喜。却又得了他心腹里的话，笑道：“诧异，诧异。那知他要与杨二郎逃走，尽把相约的事对我说了，又认我做了杨二郎，你道好笑么？我如今将错就错，雇下了船，到那晚剪他这络，落得载他娘在别处去，受用几时，有何不可？”郁盛是个不学好的人，正挠着他的痒处，以为得计。一面料理船只，只等到期行事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莫大姐归家，次日病了一日酒。昨日到郁家之事，犹如梦里，多不十分记得。只依稀影响，认做已约定杨二郎日子过了，收拾停当，只待起身。岂知杨二郎处虽曾说过两番，晓得有这个意思，反不曾精细叮咛得，不做整备的。

到了秋分这夜，夜已二鼓，莫大姐在家里等候消息。只听得外边拍手响，莫大姐心照，也拍拍手。开门出去，黑影中见一个人在那里拍手，心里道是杨二郎了。急回身进去，将衣囊箱笼逐件递出，那人一件件接了，安顿在船中。莫大姐恐怕有人瞧见，不敢用火，将房中灯打灭了，虚锁了房门，黑里走出。那人扶了上船，如飞把船开了。船中两个多是低声细语，况是慌张之际，莫大姐只认是杨二郎，急切辨不出来。莫大姐失张失志，历碌了一日，下得船才心安，倦将起来，不及做甚么事。说得一两句话，那人又不十分回答。莫大姐放倒头，和衣就睡着了去。

比及天明，已在潞河，离家有百十里了。撑开眼来，看那舱里同坐的人，不是杨二郎，却正是齐化门外的郁盛。莫大姐吃了一惊道：“如何却是你？”郁盛笑道：“那日大姐在岳庙归来，途中到家下小酌。承大姐不弃，赐与欢会。是大姐亲口约下我的，如何倒吃惊起来？”莫大姐呆了一回，仔细一想，才省起前日在他家吃酒，酒中淫媾之事，后来想是错认，把真话告诉了出来。醒来记差，只说是约下杨二郎了，岂知错约了他？今事已至此，说不得了，只得随他去。只是怎生发付杨二郎呵？因问道：“而今随着哥哥，到那里去才好？”郁盛道：“临清是个大码头去处，我有个主人在那里。我与你那边去住了，寻生意做。我两个一窝儿作伴，岂不快活？”莫大姐道：“我衣囊里尽有些本钱，哥哥要营运时，足可生发度日的。”郁盛道：“这个最好。”从此莫大姐竟同郁盛到临清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徐德衙门公事已毕，回到家里，家里悄没一人，箱笼什物，皆已搬空。徐德骂道：“这歪刺姑，一定跟得奸夫走了！”问一问邻舍。邻舍道：“小娘子一个夜里，不知去向，第二日我们看见门是锁的了，不晓得里面虚实。你老人家自想着，无过是平日有往来的人约的去。”徐德道：“有甚么难见处？料只在杨二郎家里。”邻舍道：“这猜得着，我们也是这般说。”徐德道：“小人平日家丑，须瞒列位不得，今日做出事来，眼见得是杨二郎的缘故。这事少不得要经官，有烦两位做一做见证。而今小人先到杨家去问一问下落，与他闹一场则个。”邻舍道：“这事情那一个不知道的？到官时，我们自然讲出公道来。”徐德道：“有劳，有劳。”

当下一忿之气，奔到杨二郎家里。恰好杨二郎走出来，徐

德一把扭住道：“你把我家媳妇子拐在那里去藏过了？”杨二郎虽不曾做这事，却是曾有这话关着心的，骤然闻得，老大吃惊。口里嚷道：“我那知这事，却来赚我？”徐德道：“街坊上那一个不晓得你营勾了我媳妇子？你还要赖哩！我与你见官去！还我人来！”杨二郎道：“不知你家嫂子几时不见了？我好耿耿在家里，却来问我要人。就见官，我不相干！”徐德那听他分说？只是拖住了交付与地方，一同送到城上兵马司来。

徐德衙门情熟，为他的多。兵马司先把杨二郎下在铺里，次日徐德就将奸拐事情，在巡城察院衙门告将下来。批与兵马司严究。兵马审问杨二郎，杨二郎初时只推无干。徐德拉同地方，众口证他有奸，兵马喝叫加上刑法。杨二郎熬不过，只得招出平日通奸往来是实。兵马道：“奸情既真，自然是你拐藏了。”杨二郎道：“只是平日有奸，逃去一事委实与小的无涉。”兵马又唤地方与徐德问道：“他妻子莫氏还有别个奸夫么？”徐德道：“并无别人，只有杨二郎奸稔是真。”地方也说道：“邻里中也只晓杨二郎是奸夫，别一个不见说起。”兵马喝杨二郎道：“这等，还要强辩？你实说：拐来藏在那里？”杨二郎道：“其实不在小的处。小的知他在那里？”兵马大怒，喝叫：“重重夹起！必要他说。”杨二郎只得又招道：“曾与小的商量，要一同逃去，这说话是有的。小的不曾应承，故此未约得定。而今却不知怎的不见了。”兵马道：“既然曾商量同逃，而今走了，自然知情。他无非私下藏过，只图混赖一时，背地里却去奸宿。我如今收在监中，三日五日一比，看你藏得到底不成？”

遂把杨二郎监下，隔几日就带出鞠问一番。杨二郎只是

一般说话，招不出人来。徐德又时时来催禀，不过做杨二郎屁股不着，打得些屈棒，毫无头绪。杨二郎正是俗语所云：

从前作事，没兴齐来。乌狗吃食，白狗当灾。

杨二郎当不过屈打，也将霹诬枉禁事情在上司告下来，提到别衙门去问。却是徐德家里实实没了人，奸情又招是真的，不好出脱得他。有矜疑他的，教他出了招帖，许下赏钱，募人缉访。然是十个人内倒有九个说杨二郎藏过了是真的，那个说一声其中有冤枉？此亦是杨二郎淫人妻女应受的果报。

女色从来是祸胎，奸淫谁不惹非灾？

虽然逃去浑无涉，亦岂无端受枉来！

且不说这边杨二郎受累，累年不决的事。再表郁盛自那日载了莫大姐，到了临清地方，赁间闲房住下，两人行其淫乐，混过了几时。莫大姐终久有这杨二郎在心里，身子虽现随着郁盛，毕竟是勉强的，终日价没心没想，哀声叹气。郁盛起初绸缪，相处了两个月，看看两下里各有些嫌憎，不自在起来。郁盛自想道：“我目下用他的，带来的东西须有尽时，我又不会做生意，日后怎生结果？况且是别人的妻小，留在身边，到底怕露将出来，不是长便。我也要到自家里去的，那里守得定在这里？我不如寻个主儿卖了他，他模样尽好，倒也还值得百十两银子。我得他这些身价，与他身边带来的许多东西，也尽够受用了。”打听得临清渡口驿前乐户魏妈妈家里，养许多粉头，是个兴头的鸨儿，要的是女人。寻个人去与他说了，魏妈只做访亲，来相探望。看过了人物，还出了八十两价钱，交兑明白，只要抬人去。

郁盛哄着莫大姐道：“这魏妈妈是我家外亲，极是好情分。

你我在此异乡，图得与他做个相识往来，也不寂寞。魏妈妈前日来望过了你，你今日也去还拜他一拜才是。”莫大姐女眷心性，巴不得寻个头脑外边去走走的，见说了，即便梳妆起来。郁盛就去雇了一乘轿，把莫大姐竟抬到魏妈妈家里。

莫大姐看见魏妈妈笑嘻嘻相头相脚，只是上下看觑，大刺刺的不十分接待，又见许多粉头在面前。心里道：“甚么外亲？看来是个衙衙人家了。”吃了一杯茶，告别起身。魏妈妈笑道：“你还要到那里去？”莫大姐道：“家去。”魏妈妈道：“还有甚么家？你已是此间人了。”莫大姐吃一惊道：“这怎么说？”魏妈妈道：“你家郁官儿得了我八十两银子，把你卖与我家了。”莫大姐道：“那有此话？我身子是自家的，谁卖得我？”魏妈妈道：“甚么自家不自家，银子已拿得去了，我那管你？”莫大姐道：“等我去和那天杀的说个明白！”魏妈妈道：“此时他跑自家的道儿，敢走过七八里路了，你那里寻他去？我这里好道路，你安心住下了罢，不要讨我杀威棒儿吃！”

莫大姐情知被郁盛所赚，叫起撞天屈来，大哭了一场。魏妈妈喝住，只说要打，众粉头做好做歉的来劝住。莫大姐原是立不得贞节牌坊的，到此地位，落了圈套，没计奈何，只得和光同尘，随着做娼妓罢了。此亦是莫大姐做妇女不学好，应受的果报。

妇女何当有异图？贪淫只欲闪亲夫！

今朝更被他人闪，天报昭昭不可诬。

莫大姐自从落娼之后，心里常自想道：“我只图与杨二郎逃出来快活，谁道醉后错记，却被郁盛天杀的赚来卖我在此！而今不知杨二郎怎地在那里？我家里不见了人，又不知怎样

光景？”时常切切于心。有时接着相投的孤老，也略把这些前因说说，只好感伤流泪，那里有人管他这些唠叨？

光阴如箭，不觉已是四五个年头。

一日，有一个客人来嫖宿饮酒，见了莫大姐，目不停瞬，只管上下瞧觑。莫大姐也觉有些面染，两下疑惑，莫大姐开口问道：“客官贵处？”那客人道：“小子姓幸，名逢，住居在张家湾。”莫大姐见说张家湾三字，不觉潸然泪下，道：“既在张家湾，可晓得长班徐德家里么？”幸客惊道：“徐德是我邻人，他家里失去了嫂子几年，适见小娘子面庞，有些厮像，莫不正是徐嫂子么？”莫大姐道：“奴正是徐家媳妇，被人拐来，坑陷在此。方才见客人面庞，奴家道有些认得，岂知却是日前邻舍幸官儿！”元来幸逢也是风月中人，向时看见莫大姐有些话头，也曾咽着干唾的，故此一见就认得。幸客道：“小娘子，你在此不打紧，却害得一个人好苦！”莫大姐道：“是那个？”幸客道：“你家告了杨二郎，累了几年官司，打也不知打了多少，至今还在监里，未得明白。”莫大姐见说，好不伤心，轻轻对幸客道：“日里不好尽言，晚上留在此间，有句说话奉告。”

幸客是晚就与莫大姐同宿了。莫大姐悄悄告诉他，说委实与杨二郎有交，被郁盛冒充了杨二郎，拐来卖在这里，从头至尾，一一说了。又与他道：“客人可看平日邻舍面上，到家说知此事。一来救了奴家出去；二来说清了杨二郎，也是阴功；三来吃了郁盛这厮这样大亏，等得见了天日，咬也咬他几口。”幸客道：“我去说，我去说！杨二郎、徐长班多是我一块土上人，况且贴得有赏单。今我得实，怎不去报？郁

盛这厮，有名刁钻，天理不容，也该败了。”莫大姐道：“须得密些才好。若漏了风，怕这家又把我藏过了。”幸客道：“只你知我知，而今见人，再不要提起。我一到彼，就出首便是。”

两人商约已定，幸客竟自回转张家湾，来见徐德道：“你家嫂子已有下落，我亲眼见了。”徐德道：“现在那里？”幸逢道：“我替你同到官面前，还你的明白。”徐德遂同了幸逢，齐到兵马司来，幸逢当官递上一纸首状，状云：

首状人幸逢，系张家湾民，为举首略卖事。本湾徐德，失妻莫氏，告官来获。今逢目见本妇，身在临清乐户魏鸨家倚门卖奸。本妇称系市棍郁盛略卖在彼是的。贩良为娼，理合举首。所首是实。

兵马即将首状判准在案。一面申文察院，一面密差兵番拿获郁盛，到官刑鞫。郁盛抵赖不过，供吐前情明白，当下收在监中，俟莫氏到时质证定罪。

随即奉察院批发明文：押了原首人幸逢与本夫徐德，行关到临清州，眼同认拘莫氏及买良为娼乐户魏鸨到司审问，原差守提。临清州里即忙添差公人，一同行拘。一千人到魏家，好似：

翁中捉鳖，手到拿来。

临清州点齐了，发了批回，押解到兵马司来。杨二郎彼时还在监中，得知这事，连忙写了诉状，称是与己无干，今日幸见天日等情，投递兵马司，准了，等候一同发落。

其时人犯齐到听审。兵马先唤莫大姐问他，莫大姐将郁盛如何骗他到临清，如何哄他卖娼家，一一说了备细。又唤

魏鸨儿问道：“你如何买了良人之妇？”魏妈妈道：“小妇人是个乐户，靠那取讨娼妓为生。郁盛称说自己妻子愿卖，小妇人见了是本夫做主的，与他讨了。岂知他是拐来的？”徐德走上来说道：“当时妻子失去，还带了家里许多箱笼资财去，今人既被获，还望追出赃私，给还小人。”莫大姐道：“郁盛哄我到魏家，我只走得一身去，就卖绝在那里，一应所有，多被郁盛得了，与魏家无干。”兵马拍桌道：“那郁盛这样可恶！既拐了人去奸宿了，又卖了他身子，又没了他资财，有这等没天理的！”喝叫：“重打！”郁盛辩道：“卖他在娼家，是小人不是，甘认其罪。至于逃去，是他自跟了小人走的，非干小人拐他。”兵马问莫大姐道：“你当时为何跟了他走？不实说出来讨拶！”莫大姐只得把与杨二郎有奸、认错了郁盛的事，一一招了。兵马笑道：“怪道你丈夫徐德告着杨二郎，杨二郎虽然屈坐了监几年，徐德不为全诬。莫氏虽然认错，郁盛乘机盗拐，岂得推故？”喝教把郁盛打了四十大板，问略贩良人军罪，押追带去赃物给还徐德；莫氏身价八十两，追出入官。魏妈买良，系不知情，问个不应罪名；出过身价，有几年卖奸得利，不必偿还。杨二郎先有奸情，后虽无干，也问杖赎，释放宁家。幸逢首事得实，量行给赏。

判断已明，将莫大姐发与原夫徐德收领。徐德道：“小人妻子背了小人逃出了几年，又落在娼家了，小人还要这滥淫妇做甚么？情愿当官休了，等他别嫁个人罢。”兵马道：“这个由你，且保领出去，自寻人嫁了他，再与你立案罢了。”

一干人众，各到家里，杨二郎自思：“别人拐去了，却冤了我坐了几年监，更待干罢！”告诉邻里，要与徐德厮闹。徐

德也有些心怯，过不去，转央邻里和解。邻里商量调停这事，议道：“总是徐德不与莫大姐完聚了，现在寻人别嫁。何不让与杨二郎娶了，消释两家冤仇？”与徐德说了，徐德也道：“负累了他，便依议也罢。”杨二郎闻知，一发正中下怀，笑道：“若肯如此，便多坐了几时，我也永不提起了。”

邻里把此意三面约同，当官禀明。兵马备知杨二郎顶缸坐监，有些屈在里头。依地方处分，准徐德立了婚书，给与杨二郎为妻。莫大姐称心象意，得嫁了旧时相识。因为吃过了这些时苦，也自收心学好，不似前时惹骚招祸，竟与杨二郎到了底。这莫非是杨二郎的前缘？然也为他吃苦不少了，不为美事。后人当以此为鉴。

枉坐囹圄已数年，而今方得保婵娟。

何如自守家常饭，不害官司不损钱！

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九

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

诗曰：

剧贼从来有贼智，其间妙巧亦无穷。

若能收作公家用，何必疆场不立功？

自古说孟尝君养食客三千，鸡鸣狗盗的多收拾在门下。后来被秦王拘留，无计得脱，秦王有个爱姬传语道：“闻得孟尝君有领狐白裘，价值千金。若将来送了我，我替他讨个人情，放他归去。”孟尝君当时只有一领狐白裘，已送上秦王，收藏内库，那得再有？其时狗盗的便献计道：“臣善狗偷，往内库去偷将出来便是。”你道何为狗偷？乃是此人善做狗噪，就假做了狗，爬墙越壁，快捷如飞，果然把狐白裘偷了出来，送与秦宫爱姬，才得善言放脱；连夜行到函谷关。孟尝君恐怕秦王有悔，后面追来，急要出关。当得关上直等鸡鸣才开，孟尝君着了急。那时食客道：“臣善鸡鸣，此时正用得着。”就曳起声音，学作鸡啼起来，果然与真无二，啼得两三声，四下群鸡皆啼。关吏听得，把关开了，孟尝君才得脱去。

孟尝君平时养了许多客，今脱秦难，却得此两小人之力，

可见天下寸长尺技俱有用外。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，非此出身，纵有奢遮的，一概不用。所以有奇巧智谋之人，没处设施，多赶去做了为非作歹的勾当。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将来，随宜酌用，未必不得他气力，且省得他流在盗贼里头去了。

且如宋朝临安有个巨盗，叫做“我来也”。不知他姓甚名谁，但是他到人家偷盗了物事，一些踪影不露出来，只是临行时，壁上写着“我来也”三个大字。第二日人家看见了字，方才简点家中，晓得失了贼。若无此字，竟是神不知、鬼不觉的，煞好手段。临安中受他蒿恼不过，纷纷告状，府尹责着缉捕使臣，严行挨查，要获着真正写“我来也”三字的贼人。却是没个姓名，知是张三、李四？拿着那个才肯认帐？使臣人等受那比较不过，只得用心体访。元来随你巧贼，须瞒不过公人，占风望气，定然知道的。只因拿得甚紧，毕竟不知怎的缉着了他的真身，解到临安府里来。

府尹升堂，使臣禀说：“缉着了真正‘我来也’，虽不晓得姓名，却正是写这三字的。”府尹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使臣道：“小人们体访甚真，一些不差。”那个人道：“小人是良民，并不是甚么‘我来也’，公人们比较不过，拿小人来冒充的。”使臣道：“的是真正的，贼口听他不得。”府尹只是疑心，使臣们禀道：“小人们费了多少心机，才访得着。若被他花言巧语脱了出去，后来小人们再没处拿了。”府尹欲待要放，见使臣们如此说，又怕是真的，万一放去了，难以寻他，再不好比较缉捕的了，只得权发下监中收监。

那人一到监中，便好言对狱卒道：“进监的旧例，该有使费。我身边之物，尽被做公的搜去。我有一主银两，在岳庙

里神座破砖之下，送与哥哥做拜见钱，哥哥只做去烧香，取了来。”狱卒似信不信，免不得跑去一看。果然得了一包东西，约有二十余两。狱卒大喜，遂把那人好好看待，渐加亲密。

一日，那人又对狱卒道：“小人承蒙哥哥盛情，十分看待得好。小人无可报效，还有一主东西，在某处桥堍之下，哥哥去取了，也见小人一点敬意。”狱卒道：“这个所在是往来之所，人眼极多，如何取得？”那人道：“哥哥将个筐篮，盛着衣服，到那河里去洗。摸来放在篮中，就把衣服盖好，却不拿将来了？”狱卒依言，如法取了来，没人知觉。简简物事，约有百金之外，狱卒一发喜谢不尽，爱厚那人，如同骨肉，晚间买酒请他。

酒中，那人对狱卒道：“今夜三更，我要到家里去看一看，五更即来。哥哥可放我出去一遭。”狱卒思量道：“我受了他许多东西，他要出去，做难不得。万一不来了怎么办？”那人见狱卒迟疑，便道：“哥哥不必疑心，小人被做公的冒认做‘我来也’，送在此间。既无真名，又无实迹，须问不得小人的罪，小人少不得辨出去，一世也不私逃的。但请哥哥放心，只消两个更次，小人仍旧在此了。”狱卒见他说得有理，想道：“一个不曾问罪的犯人，就是失了，没甚大事。他现与了我许多银两，拚得与他使用些，好歹糊涂得过。况他未必不来的。”就依允放了他。那人不由狱门，竟在屋檐上跳了去，屋瓦无声，早已不见。

到得天未大明，狱卒宿酒未醒，尚在朦胧，那人已从屋檐跳下。摇起狱卒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狱卒惊醒，看了一眼道：“有这等信人！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怎敢不来，有累哥哥？多

谢哥哥放了我去，已有小小谢意留在哥哥家里，哥哥快去收拾了来。小人就要别了哥哥，当官出监去了。”狱卒不解其意，急回到家中。家中妻子说：“有件事正要你回来得知。昨夜更鼓尽时，不知梁上甚么响，忽地掉下一个包来。解开看时，尽是金银器物，敢是天赐我们的？”狱卒情知是那人的缘故，急摇手道：“不要露声。快收拾好了，慢慢受用。”狱卒急转到监中，又谢了那人。

须臾，府尹升堂，放告牌出。只见纷纷来告盗情事，共有六七纸。多是昨夜失了盗，墙壁上俱写得有“我来也”三字，恳求着落缉捕。府尹道：“我元疑心前日监的未必是真‘我来也’，果然另有这个人在那里。那监的岂不冤枉？即叫狱卒来分付，快把前日监的那人放了。另行责着缉捕使臣，定要访个真正“我来也”解官，立限比较。岂知真的却在眼前放去了？只有狱卒心里明白，仗他神机妙用，受过重贿，再也不敢说破。

看官，你道如此贼人智巧，可不是有用得着他的去处么？这是旧话，不必说。只是我朝嘉靖年间，苏州有个神偷懒龙，事迹颇多。虽是个贼，煞是有义气，兼带着戏耍，说来有许多好笑好听处。有诗为证：

谁道偷无道？神偷事每奇。

更看多慷慨，不是俗偷儿！

话说苏州亚字城东，玄妙观前第一巷，有一个人，不晓得他的姓名，后来他自号懒龙，人只称呼他是懒龙。其母村居，偶然走路遇着天雨，走到一所枯庙中避着，却是草鞋三郎庙。其母坐久，雨尚不住，昏昏睡去，梦见神道与他交感，

归来有妊。满了十月，生下这个懒龙来。懒龙生得身材小巧，胆气壮猛，心机灵变，度量慨慷。且说他的身体行径：

柔若无骨，轻若御风。大则登屋跳梁，小则扞墙摸壁。随机应变，看景生情。撮口则为鸡犬狸鼠之声，拍手则作箫鼓弦索之弄。饮啄有方，律吕相应。无弗酷肖，可使乱真。出没如鬼神，去来如风雨。果然天下无双手，真是人间第一偷。

懒龙不但伎俩巧妙，又有几件希奇本事，诧异性格：自小就会着了靴在壁上走，又会说十三省乡谈。夜间可以连宵不睡，日间可以连睡几日，不茶不饭，像陈抟一般。有时放量一吃，酒数斗，饭数升，不够一饱；有时不吃起来，便动几日不饿。鞋底中用稻草灰做衬，走步绝无声响。与人相扑，掉臂往来，倏忽如风。想来《剑侠传》中白猿公，《水浒传》中鼓上蚤，其矫捷不过如此。

自古道：“性之所近。”懒龙既有这一番啾噍，便自藏埋不住，好与少年无懒的人往来，习成偷儿行径。一时偷儿中高手，有：

芦茄茄（骨瘦如青芦枝，探丸白打最胜）；

刺毛鹰（见人辄隐伏，形如蚕蠹，能宿梁壁上）；

白搭膊（以素练为腰缠，角上挂大铁钩，以钩向上抛掷，遇胷挂，便攀缘腰缠上升，欲下亦借钩力，梯其腰缠，翩然而落）。这数个多是吴中高手，见了懒龙手段，尽皆心伏，自以为不及。

懒龙原没甚家缘家计，今一发弃了，到处为家，人都不晓得他歇在那一个所在。白日行都市中，或闪入人家，但见

其影，不见其形。暗夜便窃入大户、朱门寻宿处：玳瑁梁间，鸳鸯楼下，绣屏之内，画阁之中，缩做刺猬一团，没一处不是他睡场，得便就做他一手。因是终日会睡，变幻不测如龙，所以人叫他懒龙。所到之处，但得了手，就画一枝梅花在壁上，在黑处将粉写白字，在粉墙将煤写黑字，再不空过，所以人又叫他做一枝梅。

嘉靖初年，洞庭两山出蛟，太湖边山崖崩塌，露出一古冢朱漆棺，宝物无数，尽被人盗去无遗。有人传说到城，懒龙偶同亲友泛湖，因到其处。看见藤蔓缠棺，已被斩断。开发棺中，惟枯骸一具，冢旁有断碑模糊。懒龙道是古来王公之塞，不觉恻然，就与他掩蔽了。即时出些银两，雇本处土人聚土埋藏好了，把酒浇奠。

奠毕将行，懒龙见草中一物碍脚。俯首取起，乃是古铜镜一面，急藏袜中，不与人见。及到城中，将往僻处，刷净泥滓细看：那镜小小，只有四五寸，面上精光闪烁，背上鼻钮四旁，隐起穷奇饕餮、鱼龙波浪之形，满身青绿，尽蚀朱砂、水银之色。试敲一下，其声泠然。晓得是件宝贝，将来佩带身边。到得晚间，将来一照，暗处皆明，雪白如昼。懒龙得了此镜，出入不离，夜行更不用火，一发添了一助。别人怕黑时节，他竟同日里行走，偷法愈便。

却是懒龙虽是偷儿行径，却有几件好处：不肯淫人家妇女；不入良善与患难之家；许了人说话，再不失信。亦月仗义疏财，偷来东西随手散与贫穷负极之人；最要薙恼那吝啬财主、无义富人，逢场作戏，做出笑话。因此到所在，人多倚草附木，成行逐队来皈依他，义声赫然。懒龙笑道：“吾无

父母妻子可养。借这些世间余财，聊救贫人，正所谓‘损有余，补不足’，天道当然，非关吾的好义也。”

一日，有人传说，一个大商下千金在织人周甲家。懒龙要去取他的，酒后错认了所在，误入了一个人家。其家乃是个贫人，房内止有一张大几，四下一看，别无长物。既已进了房中，一时不好出去，只得伏在几下。看见贫家夫妻对食，盘餐萧瑟，夫满面愁容，对妻道：“欠了客债要紧，别无头脑可还，我不如死了罢！”妻子道：“怎便寻死？不如把我卖了，还好将钱营生。”说罢，夫妻泪如雨下。懒龙忽然跳将出来，夫妻慌怕，懒龙道：“你两个不必怕我，我乃懒龙也，偶听人言，来寻一个商客，错走至此。今见你每生计可怜，我当送二百金与你，助你经营。快不可别寻道路，如此苦楚。”夫妻素闻其名，拜道：“若得义士如此厚恩，吾夫妻死里得生了。”懒龙出了门去，一个更次，门内铿然一响。夫妻走起看时，果然一个布囊，有银二百两在内，乃是懒龙是夜取得商人之物，夫妻喜跃非常，写个懒龙牌位，奉事终身。

有一贫儿，少时与懒龙游狎，后来消乏，与懒龙途中相遇，身上蓝缕，自觉羞惭，引扇掩面而过。懒龙掣住其衣，问道：“你不是某舍么？”贫儿局踖道：“惶恐，惶恐。”懒龙道：“你一贫至此，明日当同你入一大家，取些来付你。勿得妄言。”贫儿晓得懒龙手段，又是不哄人的。明日傍晚，来寻懒龙，懒龙与他共至一所，乃是士夫家池馆。但见：

暮鸦缭乱，碧树蒙笼。万籁凄清，四隅寂静。

懒龙分付贫儿止住在外，自己竦身攀树，逾垣而入，许久不出。贫儿屏气吞声，蹲踞墙外。又被群犬嚎吠，赶来咋啗，贫

儿绕墙走避。微听得墙内水响，倏有一物，如没水鹁鸪，从林影中堕地。仔细再看，却是懒龙，浑身沾湿，状甚狼狈。对贫儿道：“吾为你几乎送了性命！里面黄金无数，可以斗量，我已取到了手。因为外边犬吠得紧，惊醒里面的人，追将出来。只得丢弃道旁，轻身走脱。此乃子之命也。”贫儿道：“老龙平日手到拿来，今日如此，是我命薄。”叹息不胜。懒龙道：“不必烦恼，改日别作道理。”贫儿怏怏而去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懒龙路上又遇着他，哀告道：“我穷得不耐烦了。今日去卜问一卦，遇着上上大吉，财爻发动。先生说：‘当有一场飞来富贵，是别人作成的。’我想，不是老龙，还那里指望？”懒龙笑道：“吾几乎忘了！前日那家金银一箱，已到手了。若竟把来与你，恐那家发觉，你藏不过，做出事来。所以权放在那家水池内，再看动静。今已个月期程：不见声息，想那家不思量追访了，可以取之无碍。晚间当再去走遭。”贫儿等到薄暮，来约懒龙同往。懒龙一到彼处，但见：

度柳穿花，捷若飞鸟。驰波溅沫，矫似游龙。

须臾之间，背负一箱而出。急到僻处开看，将着身带宝镜一照，里头尽是金银。懒龙分文不取，也不问多少，尽数与了贫儿。分付道：“这些财物，可够你一世了。好好将去用度，不要学我懒龙混帐，半生不做人家。”贫儿感激谢教，将着做本钱，后来竟成富家。懒龙所行之事，每多如此。

说话的，懒龙固然手段高强，难道只这等游行无碍，再没有失手时节？看官听说：他也有遇着不巧，受了窘迫，却会得逢急智生，脱身溜撒。

曾有一日走到人家，见衣橱开着，急向里头藏身，要取

橱中衣服。不匡这家子临上床时，将衣橱关好，上了大锁，竟把懒龙锁在橱内了。懒龙出来不得，心生一计，把橱内衣饰紧缠在身，又另包下一大包，俱挨着橱门。口里就做鼠咬衣裳之声，主人听得，叫起老妪来道：“为何把老鼠关在橱内了，可不咬坏了衣服？快开了橱，赶了出来。”老妪取火开橱，才开得门，那挨着门口包儿先滚了下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懒龙就这包滚下来头里，一同滚将出来，就势扑灭了老姬手中之火。老姬吃惊，大叫一声。懒龙恐怕人起难脱，急取了那个包，随将老姬要处一拨，扑的跌倒在地，望外便走。房中有人走起，地上踏着老姬，只说是贼，拳脚乱下。老姬喊叫连天，房外人听得房里嚷乱，尽奔将来，点起火一照，见是自家人厮打。方喊得住，懒龙不知已去过几时了。

有一织纺人家，客人将银子定下绸罗若干，其家夫妻收银箱内，放在床里边。夫妻同寝在床，夜夜小心谨守。懒龙知道，要取他的，闪进房去，一脚踏了床沿，挽手进床内掇那箱子。妇人惊醒，觉得床沿上有物，暗中一摸，晓得是只人脚。急用手抱住不放，忙叫丈夫道：“快起来，吾捉住贼脚在这里了。”懒龙即将其夫之脚，用手抱住一掐，其夫负痛，忙喊道：“是我的脚！是我的脚！”妇人认是错拿了夫脚，即时把手放开，懒龙便掇了箱子，如飞出房。夫妻两人还争个不清，妻道：“分明拿的是贼脚，你却教放了。”夫道：“现今我脚掐得生疼，那里是贼脚？”妻道：“你脚在里床，我拿的在外床，况且吾不曾掐着。”夫道：“这等，是贼掐我的脚，你只不要放那只脚便是。”妻道：“我听你喊将起来，慌忙之中，认是错了，不觉把手放松，他便抽得去了。着了贼见识，定

是不好了。”摸摸里床，箱子果是不见。夫妻两个，我道你错，你道我差，互相埋怨不了。

懒龙又走在一个买衣服的铺里，寻着他衣库，正要拣好的卷他。黑暗难认，却把身边宝镜来照。又道是：

隔墙须有耳，门外岂无人？

谁想隔邻人家，有人在楼上做房，楼窗看见间壁衣库亮光一闪，如闪电一般，情知有些尴尬。忙敲楼窗，向铺里叫道：“隔壁仔细，家中敢有小人了。”铺中人惊起，口喊“捉贼”！懒龙听得在先，看见庭中有一只大酱缸，上盖蓬罩，懒龙慌忙揭起，蹲在缸中，仍复反手盖好。那家人提着灯各处一照，不见影响，寻到后边去了。懒龙在缸里想道：“方才只有缸内不曾开看，今后头寻不见，此番必来。我不如往看过的所在躲去。”又思身上衣已染酱，淋漓开来，掩不得踪迹，便把衣服卸在缸内，赤身脱出来。把脚踪印些酱迹在地下，一路到门，把门开了，自己翻身进来，仍入衣库中藏着。

那家人后头寻了一转，又将火到前边来。果然把酱缸盖揭开，看时，却有一套衣服在内，认得不是家里的。多道：“这分明是贼的衣裳了。”又见地下脚迹，自缸边直到门边，门已洞开，尽皆道：“贼见我们寻，慌躲在酱缸里面。我们后边去寻时，他却脱下衣服逃走了。可惜看得迟了些个，不然，此时已被我们拿住。”店主人家道：“赶得他去也罢了，关好了门，歇息罢。”一家尽道贼去无事，又历碌了一会，放倒了头，大家酣睡。

诿知贼还在家里！懒龙安然住在锦绣丛中，把上好衣服绕身系束得紧峭，把一领青旧衣外面盖着，又把细软好物装

在一条布被里面，打做个包儿。弄了大半夜，寂寂负了，从屋檐上跳出，这家子没一人知觉。

跳到街上，正走时，天尚黎明，有三四一起早行的人，前来撞着，见懒龙独自一个，负着重囊，侵早行走，疑他来路不正气，遮住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在那里来？说个明白，方放你走。”懒龙口不答应，伸手在肘后摸出一包，团圜如球，抛在地下就走，那几个人多来抢看。见上面牢卷密扎，道他必是好物，争先来解。解了一层，又有一层，就象剥笋壳一般，且是层层捆得紧，剥了一尺多，里头还无尽，剩有拳头大一块。疑道：“不知裹着甚么？”众人不肯住手，还要夺来解看。那先前解下的，多是敝衣破絮，零零落落，堆得满地。

正在闹嚷之际，只见一伙人赶来道：“你们偷了我家铺里衣服，在此分赃么！”不由分说，拿起器械，蛮打将来。众人呼喝不住，见不是头，各跑散了。中间拿住一个老头儿，天色黯黑之中，也不来认面庞，一步一棍，直打到铺里。老头儿口里乱叫乱喊道：“不要打！不要打！你们错了。”众人多是兴头上，人住马不住，那里听他？看看天色大明，店主人仔细一看，乃是自家亲家翁，在乡里住的，连忙喝住众人，已此打得头虚面肿，店主人忙赔不是，置酒请罪。

因说失贼之事，老头儿方诉出来道：“适才同两三个乡里人作伴到此，天未明亮。因见一人背驮一大囊行走，正拦住盘问，不匡他丢下一件包裹，多来夺看。他乘闹走了。谁想一层一层，多是破衣败絮，我们被他哄了，不拿得他，却被这里人不分皂白，混打这番，把同伴人惊散。便宜那贼骨头，又不知走了多少路了。”众人听见这话，大家惊悔。邻里闻知

某家捉贼，错打了亲家公，传为笑话。原来那个球就是懒龙在衣橱里把闲工结成，带在身边，防人尾追，把此抛下做缓兵之计的。这多是他临危急智，脱身巧妙之处。有诗为证：

巧技承蜩与弄丸，当前卖弄许多般。

虽然贼态何堪述，也要临时猝智难。

懒龙神偷之名，四处布闻。卫中巡捕张指挥访知，叫巡军拿去。指挥见了问道：“你是个贼的头儿么？”懒龙道：“小人不曾做贼，怎说是贼的头儿？小人不曾有一毫赃私犯在公庭，亦不曾见有窃盗贼伙扳及小人。小人只为有些小智巧，与亲戚朋友作耍之事间或有之。爷爷不要见罪小人，或者有时用得小人着，水里火里，小人不辞。”指挥见他身材小巧，语言爽快，想道：“无赃无证，难以罪他。”又见说肯出力，思量这样人有用处，便没有难为的意思。

正说话间，有个阊门陆小闲将一只红嘴绿鹦哥来献与指挥。指挥教把锁镫挂在檐下，笑对懒龙道：“闻你手段通神，你虽说戏耍无赃，偷人的必也不少。今且权恕你罪，我只要看你手段，你今晚若能偷得我这鹦哥去，明日送来还我，凡事不计较你了。”懒龙道：“这个不难，容小人出去，明早送来。”懒龙叩头而出。

指挥当下分付两个守夜军人：“小心看守架上鹦哥，倘有疏失，重加责治！”两个军人听命，守宿在檐下，一步不敢走离，虽是眼皮压将下来，只得勉强支持。一阵盹睡，闻声惊醒，甚是苦楚。夜已五鼓，懒龙走在指挥书房屋脊上，挖开椽子，溜将下来。只见衣架上有一件沉香色潞绸披风，几上有一顶华阳巾，壁上挂一盏小行灯，上写着“苏州卫堂”四

字。懒龙心里有计，登时把衣巾来穿戴了，袖中拿出火种，吹起烛煤，点了行灯，提在手里，装着老张指挥声音步履，仪容气度，无一不象。

走到中堂壁门边，把门豁然开了。远远放住行灯，踱出廊檐下来。此时月色朦胧，天光昏惨，两个军人大盹小盹，方在困倦之际。懒龙轻轻剔他一下道：“天色渐明，不必守了，出去罢。”一头说，一头伸手去提了鹦哥锁镫，望中门里面摇摆了进去。两个军人闭眉刷眼，正不耐烦，听得发放，犹如九重天上的赦书来了，那里还管甚么好歹，一道烟去了。

须臾天明，张指挥走将出来，鹦哥不见在檐下。急唤军人问他，两个多不在了，忙教拿来，军人还是残梦未醒。指挥喝道：“叫你们看守鹦哥，鹦哥在那里？你们倒在外边来？”军人道：“五更时恩主亲自出来，取了鹦哥进去，发放小人们归去的，怎么反问小人要鹦哥？”指挥道：“胡说，我何曾出来？你们见鬼了！”军人道：“分明是恩主亲自出来，我们两个人同在那里，难道一齐眼花了不成？”指挥情知尴尬，走到书房，仰见屋椽有孔道，想必在这里着手去了。

正持疑问，外报懒龙将鹦哥送到。指挥含笑出来，问他何由偷得出去？懒龙把昨夜着衣戴巾假装主人，取进鹦哥之事，说了一遍，指挥惊喜，大加亲幸。懒龙也时常有些小孝顺，指挥一发心腹相托，懒龙一发安然无事了。普天下巡捕官偏会养贼，从来如此。有诗为证：

猫鼠何当一处眠？总因有味要垂涎。

由来捕盗皆为盗，贼党安能不炽然？

虽如此说，懒龙果然与人作戏的事体多。曾有一个博徒，

在赌场得了采，背负千钱回家，路上撞见懒龙，博徒指着钱戏懒龙道：“我今夜把此钱放在枕头底下。你若取得去，明日我输东道；若取不去，你请我吃东道。”懒龙笑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博徒归到家中，对妻子说：“今日得了采，把钱藏在枕下了。”妻子心里欢喜，杀了一只鸡，烫酒共吃。鸡吃不完，还剩下一半，收拾在厨中，上床同睡。又说了与懒龙打赌赛之事，夫妻相戒，大家醒觉些个。岂知懒龙此时已在窗下，一一听得。见他夫妇惶惶，难以下手，心生一计。便走去灶下，拾根麻骨放在口中，嚼得膈膈有声，竟似猫儿吃鸡之状。妇人惊起道：“还有老大半只鸡，明日好吃一餐，不要被这亡人拖了去。”连忙走下床来，去开厨来看。懒龙闪入天井中，将一块石头抛下井里，洞的一声响。博徒听得，惊道：“不要为这点小小口腹，失脚落在井中了，不是耍处。”急出门来看时，懒龙已隐身入房，在枕下挖钱去了。夫妇两人黑暗里叫唤相应，方知无事，挽手归房。到得床里，只见枕头移开，摸那钱时，早已不见。夫妻互相怨怅道：“清清白白两个人，又不曾睡着，却被他当面作弄了去，也倒好笑。”到得天明，懒龙将钱来还了，来索东道。博徒大笑，就勒下几百，放在袖里，与懒龙前到酒店中买酒请他。

两个饮酒中间，细说昨日光景，拍掌大笑。酒家翁听见，来问其故。与他说了。酒家翁道：“一向闻知手段高强，果然如此。”指着桌上锡酒壶道：“今夜若能取得此壶去，我明日也输一个东道。”懒龙笑道：“这也不难。”酒家翁道：“我不许你毁门坏户，只在此桌上，凭你如何取去。”懒龙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起身相别而去。

酒家翁到晚，分付牢关门户，自家把灯四处照了，料道进来不得，想道：“我停灯在桌上了，拚得坐着，守定这壶，看他那里下手？”酒家翁果然坐至夜分，绝无影响。意思有些不耐烦了，倦怠起来，瞌睡到了。起初还着实勉强，支撑不过，就斜靠在桌上睡去，不觉大鼾。懒龙早已在门外听得，就悄悄的爬上屋脊，揭开屋瓦，将一猪脬紧扎在细竹管上。竹管是打通中节的，徐徐放下，插入酒壶口中。酒店里的壶，多是肚宽颈窄的。懒龙在上边把一口气从竹管里吹出去，那猪脬在壶内涨将开来，已满壶中。懒龙就掐住竹管上眼，便把酒壶提将起来。仍旧盖好屋瓦，不动分毫。酒家翁一觉醒来，桌上灯还未灭，酒壶已失。急起四下看时，窗户安然，毫无漏处，竟不知甚么神通摄得去了。

又一日，与二三少年同立北童子门酒家。河下船中有个福建公子，令从人将衣被在船头上晒曝，锦绣灿烂，观者无不啧啧。内中有一条被，乃是西洋异锦，更为奇特，众人见他如此炫耀，戏道：“我们用甚法取了他的，以博一笑才好？”尽推懒龙道：“此时懒龙不逞伎俩，更待何时？”懒龙笑道：“今夜让我弄了他来，明日大家送还他。要他赏钱，同诸公取醉。”懒龙说罢，先到混堂把身子洗得洁净，再来到船边，看相动静。

守到更点二声，公子与众客尽带酣意，潦倒模糊。打一个混同铺，吹灭了灯，一齐藉地而寝。懒龙倏忽闪烁，已杂入众客铺内，挨入被中，说着闽中乡谈，故意在被中挨来挤去。众客睡不象意，口里和罗埋怨。懒龙也作闽者，说睡话。趁着挨挤杂闹中，扯了那条异锦被，卷作一束。就作睡起要

泻溺的声音，公然拽开舱门，走出泻溺，径跳上岸去了，船中诸人一些不觉。

及到天明，船中不见锦被，满舱闹嚷。公子甚是叹惜，与众客商量，要告官又不直得，要住了又不舍得，只得许下赏钱一千，招人追寻踪迹。懒龙同了昨日一千人下船中对公子道：“船上所失锦被，我们已见在一个所在，公子发出赏钱与我们弟兄买酒吃，包管寻来奉还。”公子立教取出千钱来放着，待被到手即发。懒龙道：“可叫管家随我们去取。”公子分付亲随家人，同了一伙人走到徽州当内，认着锦被，正是元物。亲随便问道：“这是我船上东西，为何在此？”当内道：“早间一人拿此被来当。我们看见此锦不是这里出的，有些疑心，不肯当钱与他。那个人道：‘你每若放不下时，我去寻个熟人，来保着秤银子去就是。’我们说：‘这个使得。’那人一去，竟不来了。我元道必是来历不明的，既是尊舟之物，拿去便了。等那个来取时，小当还要捉住了他，送到船上来。”

众人将了锦被，去还了公子，就说当中说话。公子道：“我们客边的人，但得原物不失罢了，还要寻那贼人怎的？”就将出千钱，送与懒龙等一伙报事的人。众人收受，俱到酒店里破除了。元来当里去的人，也是懒龙央出来，把锦被卸脱在那里，好来请赏的。如此作戏之事，不一而足。正是：

牖传能发冢，穿窬何足薄？

若托大儒言，是名善戏谑。

懒龙固然好戏，若是他心中不快意的，就连真带耍，必要扰他。

有一伙小偷，置酒邀懒龙游虎丘，船经山塘，暂停米店

门口河下，穿出店中，买柴沽酒。米店中人嫌他停泊在此，出入搅扰，厉声推逐，不许系缆。众偷不平争嚷，懒龙丢个眼色道：“此间不容借走，我们移船下去些，别寻好上岸处罢了，何必动气？”遂教把船放开，众人还忿忿。懒龙道：“不须角口，今夜我自有处置他所在。”众人请问，懒龙道：“你们去寻一只站船来，今夜留一樽酒、一个榼及暖酒家火、薪炭之类，多安放船中，我要归途一路赏月到天明。你们明日便知，眼下不要说破。”

是夜虎丘席罢，众人散去。懒龙约他明日早会，止留得一个善饮的为伴，一个会行船的持篙，下在站船中回来。经过米店河头，店中已扁闭得严密。其时河中赏月，归舟吹唱过往的甚多。米店里头人，安心熟睡。懒龙把船贴米店板门住下，日间看在眼里，有米一囤在店角落中，正临水次近板之处。懒龙袖出小刀，看板上有节处一挖，那块木节囫圇的落了出来，板上老大一孔。懒龙腰间摸出竹管一个，两头削如藕披。将一头在板孔中，插入米囤。略摆一摆，只见囤内米簌簌的从管里泻将下来，就如注水一般。懒龙一边对月举杯，酣呼跳笑，与泻米之声相杂，来往船上多不知觉。那家子在里面睡的，一发梦想不到了。看看斗转参横，管中没得泻下，想来囤中已空，看那船舱也满了。便叫解开船缆，慢慢的放了船去。

到一僻处，众偷皆来，懒龙说与缘故，尽皆抚掌大笑。懒龙拱手道：“聊奉列位众分，以答昨夜盛情。”竟自一无所取。那米店直到开囤，才知其中已空，再不晓得是几时失去，怎么样失了的。

苏州新兴百柱帽，少年浮浪的，无不戴着装幌。南园侧东道堂白云房一起道士，多私下置一顶，以备出去游耍，好装俗家。一日夏月天气，商量游虎丘，已叫下酒船。有个纱王三，乃是王织纱第三个儿子，平日与众道士相好，常合伴打平火。众道士嫌他惯讨便宜，且又使酒难堪，这番务要瞒着了。不想纱王三已知道此事，恨那道士不来约他，却寻懒龙商量，要怎生败他游兴，懒龙应允。即闪到白云房，将众道常戴板巾尽取了来。纱王三道：“何不取了他新帽，要他板巾何用？”懒龙道：“若他失去了新帽，明日不来游山了，有何趣味？你不要管，看我明日消遣他。”纱王三终是不解其意，只得由他。

明日，一伙道士轻衫短帽，装束做少年子弟，登舟放浪。懒龙青衣相随下船，蹲坐舵楼，众道只道是船上人，船家又道是跟的侍者，各不相疑。开得船时，众道解衣脱帽，纵酒欢呼。懒龙看个空处，将几顶新帽卷在袖里。腰头摸出昨日所取几顶板巾，放在其处。行到斟酌桥边，拢船近岸，懒龙已望岸上跳将去了。

一伙道士正要着衣帽，登岸潇洒，寻帽不见，但有常戴的纱罗板巾压摺整齐，安放做一堆在那里。众道大嚷道：“怪哉，怪哉！我们的帽子多在那里去了？”船家道：“你们自收拾，怎么问我？船不漏针，料没失处。”众道又各处寻了一遍，不见踪影。问船家道：“方才你船上有个穿青的瘦小汉子，走上岸去，叫来问他一声，敢是他见在那里？”船家道：“我船上那有这人？是跟随你们下来的。”众道嚷道：“我们几曾有人跟来？这是你串同了白日撞偷了我帽子去了。我们帽子，几

两一顶结的，决不与你干休！”扭住船家不放。船家不伏，大声嚷乱，岸上聚起无数人来，蜂拥争看。

人丛中走出一个少年子弟，扑的跳下船来道：“为甚么喧闹？”众道与船家各各告诉一番。众道认得那人，道是决帮他的。不匡那人正色起来，反责众道道：“列位多是羽流，自然只戴板巾上船。今板巾多在那里，再有甚么百柱帽？分明是诬诈船家了。”看的人听见，才晓得是一伙道士，板巾见在，反要诈船上赔帽子，发起喊来。就有那地方游手好闲几个揽事的光棍来出尖，伸拳掬手道：“果是贼道无理。我们打他一顿，拿来送官。”那人在船里摇手止住道：“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！等他们去了罢。”那人忙跳上岸，众道怕惹出是非来，叫快开了船。一来没了帽子，二来被人看破，装幌不得了，不好登山，怏怏而回。枉费了一番东道，落得扫兴。

你道跳下船来这人是谁？正是纱王三。懒龙把板巾换了帽子，知会了他，趁扰攘之际，特来证实道士本相，扫他这一场。道士回去，还缠住船家不歇。纱王三叫人将几顶帽子送将来还他，上复道：“已后做东道，要洒浪那帽子时，千万通知一声。”众道才晓得是纱王三耍他。又曾闻懒龙之名，晓得纱王三平日与他来往，多是懒龙的做作了。

其时邻境无锡有个知县，贪婪异常，秽声狼籍。有人来对懒龙道：“无锡县官衙中金宝山积，无非是不义之财，何不去取他些来？分惠贫人也好。”懒龙听在肚里，即往无锡地方，晚间潜入官舍中，观看动静。那衙里果然富贵，但见：

连箱锦绮，累架珍奇。元宝不用纸包，叠成行列；器皿半非陶就，摆满金银。大象口中牙，蠢婢将来揭火；犀

牛头上角，小儿拿去盛汤。不知夏楚追呼，拆了人家几多骨肉；更兼苞苴混滥，卷了地方到处皮毛。费尽心，要传家里子孙；觑着面，且认民之父母。

懒龙看不尽许多奢华，想道：“重门深锁，外边梆铃之声不绝，难以多取。”看见一个小匣，十分沉重，料必是精金白银，溜在身边。心里想道：“官府衙中之物，省得明日胡猜乱猜，屈了无干的人。”摸出笔来，在他箱架边墙上，画着一枝梅花，然后轻轻的从屋檐下望衙后出去了。

过了两三日，知县简点宦囊，不见一个专放金子的小匣儿。约有二百余两金子在内，价值一千多两银子。各处寻看，只见傍边画着一枝梅，墨迹尚新。知县吃惊道：“这分明不是我衙里人了。卧房中谁人来得？却又从容画梅为记！此不是个寻常之盗，必要查他出来！”遂唤取一班眼明手快的应捕，进衙来看贼迹。

众应捕见了壁上之画，吃惊道：“复官人，这贼小的们晓得了，却是拿不得的。此乃苏州城中神偷，名曰懒龙，身到之处，必写一枝梅在失主家为认号。其人非比等闲手段，出有入无，更兼义气过人，死党极多。寻他要紧，怕生出别事来。失去金银还是小事，不如放舍罢了。不可轻易惹他。”知县大怒道：“你看这班奴才！既晓得了这人名子，岂有拿不得的？你们专惯与贼通同，故意把这等话党庇他。多打一顿大板才好！今要你们拿贼，且寄下在那里，十日之内不拿来见我，多是一个死。”应捕不敢回答。知县即唤书房写下捕盗批文，差下捕头两人，又写下关子，关会长、吴二县，必要拿那懒龙到官。应捕无奈，只得到苏州来走一遭。

正进阊门，看见懒龙立在门口，应捕把他肩胛拍一拍道：“老龙，你取了我家官人东西罢了，卖弄甚么手段，画着梅花？今立限与我们，必要拿你到官，却是如何？”懒龙不慌不忙道：“不劳二位费心，且到店中坐坐细讲。”

懒龙拉了两个应捕，一同到店里来，占副座头吃酒。懒龙道：“我与两位商量：你家县主果然要得我紧，怎么好累得两位？只要从容一日，待我送个信与他，等他自然收了牌票，不敢问两位要我，何如？”应捕道：“这个虽好，只是你取得他的忒多了，他说多是金子，怎么肯住手？我们不同得你去，必要为你受亏了。”懒龙道：“就是要我去，我的金子也没有了。”应捕道：“在那里了？”懒龙道：“当下就与两位分了。”应捕道：“老龙不要取笑，这样话，当官不是耍处！”懒龙道：“我平时不曾说诳语，原不取笑。两位到宅上去，一看便见。”扯着两个人耳朵说道：“只在家里瓦沟中去寻就有。”应捕晓得他手段，忖道：“万一当官这样说起来，真个有赃在我家里，岂不反受他累？”遂商量道：“我们不敢要老龙去了，而今老龙待怎么分付？”懒龙道：“两位请先到家，我当随至，包管知县官人不敢提起，决不相累就罢了。”腰间摸出一包金子，约有二两重，送与两人道：“权当盘费。”从来说：“公人见钱，如苍蝇见血。”两个应捕看见赤艳艳的黄金，怎不动火？笑欣欣接受了。就想：“此金子未必不就是本县之物？”一发不敢要他同去了，两下别过。

懒龙连夜起身，早到无锡，晚来已闪入县令衙中。县官有大小孺人，这晚在大孺人房中宿歇，小孺人独自在帐中。懒龙揭起帐来，伸手进去一摸，摸着顶上青丝髻，真如盘龙一

般，懒龙将剪子轻轻剪下。再去寻着印箱，将来撬开，把一盘发髻塞在箱内，仍与他关好了。又在壁上画下一枝梅，别样不动分毫，轻身脱走。

次日，小孺人起来，忽然头发纷披，觉得异样。将手一摸，顶髻俱无，大叫起来，合衙惊怪，多跑将来问缘故。小孺人哭道：“谁人使促掐，把我的头发剪去了！”忙报知县来看。知县见帐里坐着一个头陀，不知那里作怪起。想着平日绿云委地，好不可爱，今却如此模样，心里又痛又惊道：“前番金子失去，尚在严捉未到；今番又有歹人进衙了！别件犹可，县印要紧。”亟取印箱来看，看见封皮完好，锁钥俱在。随即开来看时，印章在上格不动，心里略放宽些。又见有头发缠绕，掇起上格，底下一堆髻发，散在箱里。再简点别件，不动分毫。又见壁上画着一枝梅，连前凑做一对了。知县吓得目瞪口呆道：“元来又是前番这人！见我追得急了，他弄这神通出来，报信与我。剪去头发，分明说可以割得头去；放在印箱里，分明说可以盗得印去。这贼直如此利害！前日应捕们劝我不要惹他，元来果是这等。若不住手，必遭大害。金子是小事，拚得再做几个富户不着，便好补填了。不要追究的是。”连忙掣签，去唤前日差往苏州下关文的应捕来销牌。

两个应捕自那日与懒龙别后，来到家中。依他说话，各自家里屋瓦中寻，果然各有一包金子，上写着日月封记，正是前日县间失贼的日子，不知懒龙几时送来藏下的。应捕老大心惊，噙着指头道：“早是不拿他来见官。他一口招出，搜了脏去，浑身口洗不清，只是而今怎生回得官人的话？”叫了伙计，正自商量踌躇，忽见县里差签来到。只道是拿违限的，

心里慌张；谁知却是来叫销牌的。应捕问其缘故，来差把衙中之事一一说了，道：“官人此时，好不惊怕，还敢拿人？”应捕方知懒龙果不失信，已到这里弄了神通去了，委实好手段。

嘉靖末年，吴江一个知县，治行贪秽，心术狡狠。忽差心腹公人，赍了聘礼，到苏城求访懒龙，要他到县相见。懒龙应聘而来，见了知县，禀道：“不知相公呼唤小人，那厢使用？”知县道：“一向闻得你名，有一机密事，要你去做去。”懒龙道：“小人是市井无赖，既蒙相公青目，要干何事，小人水火不避。”知县屏退左右，密与懒龙商量道：“叵耐巡按御史到我县中，只管来寻我的不是。我要你去察院衙里，偷了他印信出来，处置他不得做官了，方快我心。你成了事，我与你百金之赏。”懒龙道：“管取手到拿来，不负台旨。”

果然去了半夜，把一颗察院印信弄将出来，双手递与知县。知县大喜道：“果然妙手！虽红线盗金盒，不过如此神通罢了。”急取百金赏了懒龙，分付他快些出境，不要留在地方。懒龙道：“多谢相公厚赐，只是相公要此印怎么？”知县笑道：“此印已在我手，料他奈何我不得了。”懒龙道：“小人蒙相公厚德，有句忠言要说。”知县道：“怎么？”懒龙道：“小人躲在察院梁上半夜，偷看巡按爷烛下批详文书，运笔如飞，处置极当。这人敏捷聪察，瞒他不过的。相公明日，不如竟将印信送还，只说是夜巡所获，贼已逃去。御史爷纵然不能无疑，却是又感又怕，自然不敢与相公异同了。”县令道：“还了他的，却不依旧让他行事去？岂有此理！你自走你的路，不要管我。”懒龙不敢再言，潜踪去了。

却说明日察院在私衙中开印来用，只剩得空匣。叫内班

人等遍处寻览，不见踪迹。察院心里道：“再没处去。那个知县晓得我有些不象意他，此间是他地方，奸细必多，叫人来设法过了。我自各处。”分付众人，不得把这事漏泄出去，仍把印匣封锁如常。推说有病，不开门坐堂，一应文移，权发巡捕官收贮，一连几日。知县晓得这是他心病发了，暗暗笑着，却不得不去问安。

察院见传报知县来到，即开小门请进。直请到内衙床前，欢然谈笑，说着民风土俗，钱粮政务，无一不剖胆倾心，津津不已。一茶未了，又是一茶。知县见察院如此肝膈相待，反觉局踖，不晓是甚么缘故。正絮话间，忽报厨房发火，内班门皂、厨役纷纷赶进，只叫：“烧将来了！爷爷快走。”察院变色，急走起来，手取封好的印匣，亲付与知县道：“烦贤令与我护持了出去，收在县库。就拨人夫快来救火。”知县慌忙失措，又不好推得，只得抱了空匣出来。此时地方水夫俱集，把火救灭，只烧得厨房两间，公廨无事，察院分付把门关了。这个计较，乃是失印之后，察院预先分付下的。

知县回去思量道：“他把这空匣交在我手，若仍旧如此送还，他开来不见印信，我这干系须推不去。”展转无计，只得润开封皮，把前日所偷之印仍放匣中，封锁如旧，明日升堂，抱匣送还。察院就留住知县，当堂开验印信，印了许多前日未发放的公文。就于是日发牌起马，离却吴江。却把此话告诉了巡抚都堂，两个会同，把这知县不法之事参奏一本，论了他去。知县临去时，对衙门人道：“懒龙这人是有点见识的。我悔不用其言，以至于此。”正是：

枉使心机，自作之孽。无梁不成，反输一帖。

懒龙名既流传太广，未免别处贼情也有疑猜着他的，时时有些株连着身上。适遇苏州府库失去元宝十来锭，做公的私自议论道：“这失去得没影响，莫非是懒龙？”懒龙却其实不曾偷，见人错疑了他，反要打听明白此事。他心疑是库吏知情，夜藏府中公廨黑处，走到库吏房中静听。忽听库吏对其妻道：“吾取了库银，外人多疑心懒龙，我落得造化了。却是懒龙怎肯应承？我明日把他一生做贼的事迹，纂成一本，送与府主，不怕不拿他来做顶缸！”懒龙听见，心里思量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本是与我不干，今库吏自盗，他要卸罪，官面前暗栽着我。官吏一心，我又不是没一点黑迹的，怎辨得明白？不如逃去了为上着，免受无端的拷打。”连夜起身，竟走南京，诈妆了双盲的，在街上卖卦。

苏州府太仓夷亭有个张小舍，是个有名极会识贼的魁首。偶到南京街上，撞见了道：“这盲子来得蹊跷！”仔细一相，认得是懒龙诈妆的。一把扯住，引他到僻静处，道：“你偷了库中元宝，官府正在追捕你，你却遁来这里，妆此模样躲闪么！你怎生瞒得我这双眼过？”懒龙挽了小舍的手道：“你是晓得我的，该替我分割这件事，怎么也如此说？那库里银子，是库吏自盗了。我曾听得他夫妻二人床中私语，甚的是确，他商量要推在我身上，暗在官府处下手，我恐怕官府信他说话，故逃亡至此。你若到官府处，把此事首明，不但得了府中赏钱，亦且辨明了我事，我自当有薄意孝敬你。今不要在此外破我的道路。”小舍原受府委，要访这事的。今得此的信，遂放了懒龙，走回苏州出首。果然在库吏处，一追便见，与懒龙并无干涉。

张小舍首盗得实，受了官赏。过了几时，又到南京，撞见懒龙，仍妆着盲子在街上行走。小舍故意撞他一肩道：“你苏州事已明，前日说的话怎么忘了？”懒龙道：“我不曾忘，你到家里灰堆中去看，便晓得我的薄意了。”小舍欣然道：“老龙自来不掉谎的。”别了回去。到得家里，便到灰中一寻。果然一包金银，同着白晃晃一把快刀埋在灰里。小舍伸舌道：“这个狠贼！他怕我只管缠他，故虽把东西谢我，却又把刀来吓我。不知几时放下的，真是神手段，我而今也不敢再惹他了。”

懒龙自小舍第二番遇见，回他苏州事明，晓得无碍了。恐怕终久有人算他，此后收拾起手段，再不试用，实实卖卜度日，栖迟长干寺中，数年竟得善终。虽然做了一世剧贼，并不曾犯官刑，刺臂字，至今苏州人还说他狡狴耍笑事体不尽。

似这等人，也算做穿窬小人中大侠了，反比那面是背非、临财苟得、见利忘义一班峨冠博带的不同。况兼这番神技，若用去偷营劫寨，为间作谋，那里不干些事业？可惜太平之世，守文之时，只好小用伎俩，供人话柄而已。正是：

“世上于今半是君”，犹然说得未均匀。

懒龙事迹从头看，岂必穿窬是小人！

宋公明闹元宵杂剧

《贵耳集》 纪事 即空观填词
《瓮天胜语》

第一折 提纲【未上】

【青玉案】东风未放花千树。早吹陨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靥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它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李师师手破新橙，周待制惨赋离情。
小旋风簪花禁苑，及时雨元夜观灯。

第二折 破橙【生扮周美成上】 用支思韵

【仙吕引子紫苏丸】穷秀才学问不中使，是门庭那堪投止。甚因缘得逗女娇姿，总君王禁不住相思死。

【忆秦娥】香馥馥，樽前有人如玉。人如玉，翠翘金凤，内家装束。娇羞爱把眉儿蹙，逢人只唱相思曲。相思曲，一声声是，怨红愁绿。自家周邦彦，字美成，钱塘人氏。才学拟扬云，曾献《汴都》之赋；风流欺柳七，同传乐府之名。典册高文，不晓是翰墨林中大手；淫词艳曲，多认做繁华队里

当家。只得混俗和光，偷闲寄傲。见作开封监税，权为吏隐金门。此间有个上厅行首李师师，乃是当今道君皇帝所幸。此女风情不凡，委是烟花魁首。亦且善能赏鉴，钟爱文人。小生蒙彼不弃，忝在相知。今日天气寒冷，料想官家不出来了。不免步至他家，取醉一回则个。【行介】

【仙吕过曲醉扶归】他九重兀自关情事，我三生结下小缘儿，两字温柔是证明师。尽树起莺花帜，任奇葩开暖向南枝。这芳香自惹蜂蝶恣。【旦扮李师师上】

【前腔】舞裙歌扇烟花市，便珠宫蕊殿有甚参差？谁许轻来觑罍罍！须不是闲阶址。花胡同排下个海神祠，破题儿先把君王试。

奴家李师师是也。谁人在客堂中？上前看去。【相见介】呀，元来是周官人。甚风吹得到此？【生】小生心绪无聊，愿与贤卿一谈。想今日天气严寒，官家不出，故尔造访。【旦】既如此，小妹暖酒，与官人敌寒清话。丫鬟取酒过来。【丑扮丫鬟，持酒上】有酒。【旦送介】

【桂枝香】高贤来至，撩人清思。俺这家门户呵，假饶终日喧阗，只算做黄昏独自。论知心有几？论知心有几？多情相视，甘当陪侍。【合】意孜孜。最是疼人处，吹灯带笑时。【生】

【前腔】迂疏寒士，贫穷酸子。谢娘行眼底种情，早赏识胸中奇字。论知音有几？论知音有几？这般怜才谁似？办取志诚无二。【合前】【小生扮宋道君，道服带二内侍上】

【赚】美玉于斯，微服潜行有所之。风流事，谁言王者必无私？【内侍喝】驾到！【生旦慌介】【旦】忙趋俟。【生】书

生俏胆无双翅，【躲床下介】且向床阴作伏雌。【小生】听宣示，从容祇对无迁次。【旦拜介】妾当万死，妾当万死。

【小生】赐卿平身。【旦】愿官家万岁。【小生】爱卿坐了讲话。【旦谢恩介】圣驾光临，龙体劳顿，臣妾敢奉卮酒上寿。【内作乐，旦送酒介】【小生】朕有新物，可以下酒。【袖出橙介】【旦】芳香酷烈，此地所未有也。【小生】此江南初进到，与卿同之。【旦】容臣妾手破，以刀作螯，配盐下酒。【小生进酒介】

【掉角儿序】这新橙芳香正滋，驿传来江南初至。须不是一骑红尘，也烦着几多星使。试看他下并刀，蘸吴盐，胜金螯，同玉脍，手似凝脂。【吹笙合唱】寒威方肆，兽烟袅丝。笑欣欣调笙坐对，醉眼迷眇。

【小生】酒兴已阑，朕将还宫矣。【旦】臣妾有一言，向官家敢道么？【小生】恕卿无罪。【旦附耳，作低唱】

【前腔】问今宵谁行侍私？【小生笑介】不要管他。【旦】这些时犹烦唇齿。听严城鼓已三挝，六街中少人行止。试看他露霜浓，骑马滑，倒不如，休回去，着甚嗟咨？【合前】

【小生】爱卿爱朕，言之有理。传与内侍，明早还宫。【搂旦肩介】

【尾声】留依此处欢情恣。抵多少昭阳殿里梦回时。【合】怎知道行雨行云在别一司。【同下】

【生作床下出介】奇哉，奇哉。吓杀我也，侥幸杀我也。你看他剖橙而食，促膝而谈，欲去欲留，相调相谑。若有史官在旁，也该载入起居注了。小臣何缘，得以亲见亲闻。不免将一时光景，作一新词，以记其事。【词寄《少年游》】【念

介】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锦幄初温，兽烟不断，相对坐调笙。低声问：向谁行宿？城上已三更。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”词已写完，明日与师师看了，以博一笑。

【皂罗袍】偶到阳台左次，遇东皇雨露，正洒旁枝。新橙剖出傲霜姿，玉笙按就纤纤指。低声厮诨，含娇带嗔。不如休去，殷勤致辞。怕官家不押个鸳鸯字？

未许流莺过院墙，天家于此赋《高唐》。

大鹏飞在梧桐上，自有旁人说短长。

第三折 讯灯【外扮宋公明，领从人上】

用江阳韵

【中吕引子粉蝶儿】四海无人，谁知俺满怀忠壮？这些时且自埋藏。借山东烟水寨，三关兴旺。问谁当？这横行一时无两。

一水洼中能出令，万山深处自鸣金。包身义胆奇男子，世自称名在绿林。我乃山东宋江，表字公明。现为梁山寨主，替天行道。人多称我为及时雨。目下天气严寒，不知山下有甚事体？且待众兄弟到来，试问则个。【众扮梁山泊好汉，净扮李逵，照常上场诗、通姓名，相见介】【外】众兄弟，山下有甚事来？【众】启哥哥得知，朱贵酒店里拿得一班莱州府灯匠，往东京进灯的。未敢擅自，押在关前听令。【外】休得要惊吓他，押上堂来我问咱。【众】得令。【杂扮灯匠挑灯上】朝为田舍郎，献灯忠义堂。寨主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【众】灯匠当面。【外】

【中吕过曲尾犯序】率土戴君王。岂是吾侪，不晓伦常？谄

佞盈朝，致闾阎尽荒。灯匠！无非是繁华景物，才显出精工伎俩。争知道，脂膏尽处，黄雀觑螳螂！【杂叩头介】

【前腔换头】应当，灯铺乃官行。里甲排门，痛比钱粮。今年官家大张灯火，庆赏元宵。着落本州解造五架好灯。这灯呵，妙手雕镂，号玲珑玉光。【外】我多取了你的，你待如何？【杂】惊惶。若还是山中尽取，难销破京师业帐。【作悲介】从何处，重寻儿女？更一度哭爹娘。

【外】听之可伤。我逗你耍来。若取了你的，恐怕你吃苦，不当稳便。只取你小的一架，值多少价钱？【杂】本钱二十两。大王跟前，不敢说价。【外】就与你二十两。其余的你们自解官。【杂】多谢大王。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身跳出是非门。【下】

【外】众兄弟，据灯匠所言，京师十分好灯，我欲往看一遭。

【前腔换头】京华靡丽乡。少长山东，未得倘徉。改换规模，到天边日旁。【众】斟量。若还遇风波竞险，须难免干戈闹嚷。分明是，龙居线地，索是要提防。

【外】我日间只在客店里藏身，夜晚入城看灯，不足为虑。且听我分拨：我与柴进、戴宗、燕青一路；史进与穆弘一路；鲁智深与武松一路；朱仝与刘唐一路。只此四路人，暗地相随，缓急策应。其余兄弟，尽数在家守寨。【净李逵云】说东京好灯，我也要去走一遭。【外】你如何去得？【净】我如何去不得？【外】你生性不着，面庞丑恶。【净】几曾见我那里吓杀了别人家大的小的？若不带我去，我独自一个先赶到东京，杀他一场，大家看不安稳。【外】既然要去，只打扮做伴

当，跟随着我，不许惹事便了。

【前腔】王都本上邦。须胜似军州，马壮人强。此去私游，要行踪敛藏。【众】须仗，一队队分行布摆，一步步回头顾望。从今日，长安梦里，搅起是非场。

【外】明日黄道吉日，就此起行。【众】得令。

且解征袍脱茜巾，洛阳如锦旧知闻。

相逢何用通名姓，世上于今半是君。【众调阵下】

第四折 词忤【旦扮李师师上】 用庚青韵

【南吕过曲一江风】是生来落得排场胜，那个曾红定？但相逢便有姻缘，暮雨朝云，暂主巫山令。嫦娥不恁撑，君王取次行。是风流占尽无余剩。

亲身李师师。前日正与周美成饮笑，恰遇官家到来，仓忙避在床下。后来官家语言动止，尽为美成所见。美成填作一词，眼前说话，尽作词中佳料。似此才人，真堪爱敬。今日无事在此，且把此词展玩一遍则个。【小生道服，扮道君上】

【前腔】离宫闹喜踏闲花径，种下风流性。但相从可意冤家，别样温柔，反似多侥幸。知他是怎生？拚倾若个城。任朝端絮不了穷三圣。

已到师师家了。师师那里？【旦迎驾介】臣妾候迎圣驾，愿官家万岁！【小生】赐卿平身。爱卿，朕因元宵将近，暂息万机。乘此清闲，访卿夜话。【旦】臣妾洁除几席，专候驾临。【小生看案上介】爱卿在此看些甚么？【见词介】元来是一首词。【念前词介】此乃前日与卿晚夕的光景，何人隐括入词？

【旦】不敢隐瞒，实出周邦彦之笔。【小生】周邦彦为何知得这等亲切？似目见耳闻的一般。【旦】臣妾万死。前日偶与周邦彦在此闲话，适遇驾到。邦彦无处躲避，窜伏床下。故彼时官家与臣妾举动言语，悉被窥见，作此词以纪其事。【小生怒介】轻薄如此，可恨！可恨！

【锁寒窗】是何方劣相酸丁，混入花丛举止轻！看论黄数黑，画影描形；机关逗外，唇枪厮逞。怎当他风狂行径？

【合】思量直恁不相应，便早遣离神京。

【旦跪介】邦彦之罪，皆臣妾之罪也。望天恩宽宥。【起介】

【前腔】念他们白面书生，得见天颜喜倍增。任一时风欠，写就新声；知他那是，违条干令？总歌讴太平时境。【合】思量有恁不相应，便早遣离神京！

【小生】这个断难饶他。明日分付开封府，逐他出城便了。

【旦】一曲新词话不投，【小生】明朝谪遣向边州。

【合】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

第五折 闯禁

【末儒巾扮柴进，贴小帽扮

燕青，同上】 用齐微韵

【末】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则俺是梁山泊上第十位头领小旋风柴进，这个兄弟是第三十六位头领浪子燕青。随俺哥哥宋公明下山，到东京看灯。哥哥在城外住下，俺和这个兄弟先进城来探听光景，做一番细作。早已入城来了也。

【北正宫端正好】却离了水云乡，早来到繁华地。路旁人不索猜疑，满朝中不及俺那出间位，衡一味怀忠义。

【贴】哥哥，来到东华门外。你看，街上的人好不多也！

【末】

【滚绣球】景色奇，士女齐。满街衢游人如蚁，大多来肉眼愚眉。【手指介】兄弟，你看那戴翠花，着锦衣，一班儿纷纷济济，走将来别是容仪。多管是堂中朱履三千客，须不似山上兜鍪八面威，煞有跷蹊。

兄弟，俺到酒坊中坐下。你去看那锦衣花帽的，与我赚将一个来者。【贴】理会得。【丑扮王班直上】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俺乃穿宫班直老王的便是。方才宫中承应出来，且到街上走一走。【贴迎揖介】观察，小人声喏。【丑作不认介】你何人？咱不认得。【贴】小人的东人和观察是旧交，特使小人来相请。观察莫不姓张？【丑】俺自姓王。【贴】小人贪慌失错了。正是叫小人请王观察。【丑】你主人是谁？【贴】观察同小人去，见面就晓得。【丑】而今在那里？【贴】在这阁儿里。【走到介，对末云】请到王观察来了。【末迎合】

【倘秀才】见说着良朋遇值，【揖介】忙举手当前拜礼。【丑还礼介】在下眼拙，失忘了足下。愿求大名。【末笑介】俺是恁二十年前一旧知，这些时离别久，往来稀，今朝厮会。

【丑想介】其实一时想不起。【末】小弟且不说，等兄长再想。想不出时，只是罚酒。【杂送酒肴上，末送酒介】

【滚绣球】俺这里殷勤待举觞，尊兄且莫推。谁教你贵人忘记，辞不得罚盏淋漓。【丑】在下吃不得急酒，醉了须误了点名。【末】正要问兄长，头上为何戴这朵翠花？【丑】官家庆赏元宵。我们左右内外，共有二十四班，每班二百四十人，通共五千七百六十人。每人皆赐衣袄一领，翠叶金花一枝。上有小小金牌

一个，凿着“与民同乐”四字。因此每日在这里点视，如有宫花锦袄，便能够入内里去。【末】小弟却不省得。元来是打扮乔，入内直，便饮一醉不妨。总无过随行逐队，料非关违误了军机。小的每旋一杯热酒来，奉敬兄长者。【贴取酒下药介，末奉酒介】兄长饮此一杯，小弟敢告姓名。【丑】在下实想不起，愿求大名。【末灌酒介，丑饮介】【末】你早忘眼底人千里，且尽尊前酒一杯。则教我含笑微微。

【丑作醉倒介】【末】早已麻倒了也。且脱他锦衣花帽下来，待俺穿戴了，充做入直的，到内里看一遭去。【换衣帽介】兄弟，你扶他去床上睡着。酒保来问时，只说这观察醉了，那官人出去未回。好生支吾者。【贴】不必分付，自有道理。【扶丑下】

【末】俺如此服色，进内去料没挡拦也呵。【行介】

【倘秀才】本是个水浒中魔君下世，权做了皇城内当筵傀儡。抵多少壮士还家尽锦衣。从此去，到官闾，没些儿回避。

呀！你看禁门上并无阻碍，一直到了紫宸殿。殿门上多有金锁锁着，进去不得。且转过凝晖殿，殿旁有路，转将入去。原来又是一个偏殿，牌上全书“睿思殿”三字。侧首一扇朱红橘子，且喜开着，不免闪将入去。

【滚绣球】幸逢着殿宇开，闯入个锦绣堆。耀人睛帘垂翡翠，看不迭案满珠玑。则见架上签，尽典籍，奚超墨龙文象笔，薛涛笺子石端溪。御屏上山河一统皆图画，比及俺水泊三关也在范围。这的是帝王宏规。

转过御屏后边，元来这里素面，却有几个大字在上，待我看者。【念介】山东宋江，淮西王庆，河北田虎，江南方腊。呀！好不利害也！

【叨叨令】御屏上写得淋淋侵侵地，多是些绿林中一派参参差差讳。列两行墨印分分明明配，俺哥哥早占了高高强强位。【拔刀介】俺待取下来也么哥，俺待取下来也么哥。【作挖下走介】急抽身且自慌慌忙忙退。

已把四字挖下，急走出殿门回去者。

【滚绣球】这事儿好骇惊，这事儿忒罕希！到那帝王家一同儿戏，俏一似出函关夜度鸣鸡。【贴上接介】哥哥来了也。看得如何？【末】且禁声，莫笑嬉，干着的一桩机密，免教他姓字高题！【将字与贴看介】略施万丈深潭计，已在骊龙颌下归，落得便宜。

【贴】请问哥哥，这是甚么意思？【末】此处耳目较近，不便细说。到下处见了大哥，自知明白。且脱下衣帽咱。【换衣帽介】【贴】这人还未醒，把衣服交与店家罢。【叫介】酒保。【酒保上】官人有何分付？【末】俺和这王观察是兄弟，恰才他醉了，俺替他去内里点名了回来。他还未醒，俺却在城外住，恐怕误了城门。剩下的酒钱，多赏了你。他的服色号衣多在这里，你等他醒来，交付还他。俺们自去了。【酒保】官人但请放心。男女自会伏侍。【笑介】这样好主顾，剩钱多赏了我，明日再来下顾一下顾。若要号衣用时，我在戏房中借一付与你。【下】【末】

【尾声】俺入宫的，俏冥冥已将望帝春心递，那醉酒的黑魃魃兀自庄周晓梦迷，却不道他是何人我是谁？借得宫花压帽低，天子门庭去复回，御墨鲜妍满袖携。少不得惊动官家心下疑，索尽宫中甚处遍？空对屏儿三叹息。怎知俺小旋风爷爷亲身来看过了你？

【同下】【丑吊场上】一觉好睡也。酒保，方才请我的官人那

里去了？【内应】他见你醉了，替你去点了名回来。你还未醒，恐怕误了城门，他出城去了。留下号衣在此还你。【丑】好没来由！又不知姓张姓李，说是我的故人，请我吃得酩酊，敢是拐我当酒吃的？酒保，他会钞过不曾？【内】会钞过了。【丑】奇怪，酒钱又不欠，衣服又在此，他拐我甚么？我不是落得吃的了？看来我是个刷子，他也是个痴人。【诗云】有人请吃酒，问着不开口。灌我醺醺醉，他自往外走。这样好主人，十番撞着九。好造化！好造化！【笑下】

第六折 折柳【生扮周美成上】 用先天韵

【双调引子捣练子】愁脉脉，意悬悬，夺去微官不值的钱。只恨元宵将近矣，嫦娥从此隔天边。

桃溪不作从容住，秋藕绝来无续处。人如风后入江云，情似雨余粘地絮。下官周美成，只因今上微行妓馆，偶得窃窥，度一新词，致触圣怒。宣示蔡京丞相，着落开封府，要按发我课税不登。府尹说：“惟有此官，课额增羨。”蔡京道：“圣意如此。”只索迁就屈坐，劾上一本。随传圣旨：“周邦彦职事废弛，日下押出国门！”好不冤枉也！我想一官甚轻，不做也罢。只是元宵在即，良辰美景，万民同乐，独我一人不得与观。这也犹可，怎生撇得下心上李师师呵？他着人来说，要到十里长亭，送我起程。敢待来也？【旦上】

【海棠春】何处是离筵？举步心如箭。

呀！美成已在此了。【相见介】【旦】官人，风波忽起，离别须臾，无限衷情，特来面语。【生】贤卿远至，足感深情。只是我事出无端，非意料。这分别好难割舍呵！【旦】小妹聊具一杯，

与君话别。**【生】**生受你。想小生呵！

【仙吕入双调过曲园林好】书生命随方受祸，书生态无人见怜。投至得娘行缱绻，侥幸煞并香肩，平白地降灾愆。**【旦】**

【前腔】遇君王承恩最偏，遇多才钟情更专。强消受皇躬垂眷，一谜里慕英贤，怎知道事相牵？

【生】想那日呵！

【江儿水】寒夜挑灯话，炉中火正燃。君王蓦地来游宴，躲避慌忙身还缩，眼睁睁馋涎空咽，划地芳心思展。**【合】**一曲新词，倒做了《阳关》三转。**【旦】**

【前腔】当日心中事，君前不敢言。谁知魑地龙颜变，判案些时无情面。笑啼两下恩成怨，教我如何过遣？**【合前】****【生】**

【五供养】穷神活现，一个新橙，剖出冤缠。开封遵圣意，不伦羨余钱。官评坐贬，端只为床头论选。一霎分离去，怎俄延？**【合】**何日归来，旧家庭院？**【旦】**

【前腔】君王不辨，扫煞风光，当甚传宣？知心从避地，无计可回天。奴身命蹇，禁不住泪痕如线。愁看元宵月，两地自为圆。**【合前】**

【旦】君家以词得名，以词得罪，今日之别，岂可无词？

【生】小生试吟一首，以纪折柳之情。**【词寄《兰陵王》】****【念介】**柳阴直，烟里丝丝弄碧。隋堤上，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。登临望故国，谁惜，京华倦客？长亭路，年去岁来，应折柔条过千尺。闲寻旧踪迹。又酒趁哀弦，灯照离席，梨花榆火催寒食。愁一箭风快，半篙波暖，回头迢递便数驿。望人在天北。凄恻，恨堆积。渐别浦萦回，津堠岑寂，斜阳冉冉春无极。念月榭携手，露桥吹笛。沉思前事，似梦里，泪暗滴。

【玉交枝】题词一遍，谢承他举贤荐贤。而今再把词来显，真个是旧病难痊。鸳鸯拆开为短篇，长吟只怕还重谴。【合】拚今宵孤身自眠，又何妨重重写怨。【旦】

【前腔】心中生羨，看词章风流似前。虽经折挫留余喘，尚兀自挥洒联翩。本是连枝并头铁石坚，倒做了伯劳东去西飞燕。【合前】

【生】俺和你就此拜别。【拜介】【生】

【川拨棹】辞卿面，记平时相燕婉。再不能整宿停眠，再不能整宿停眠，立斯须三生有缘。【合】怎教人着去鞭？任从他足不前。【旦】

【前腔换头】诉不了离愁只自煎，搵不了啼妆只自湮。从此去度日如年，从此去度日如年，愿君家长途保全。【合前】【生】

【尾声】临行执手还相恋，归向君王一句言，道床下人儿今去的远。

一番清话又成空，满纸离愁曲未终。

情到不堪回首处，一齐分付与东风。

第七折 赐环【贴扮燕青上】 用齐微入声韵

【商调引子绕地游】来游上国，到处无人识，向章台寻消问息。

白云本是无心物，又被清风引出来。俺浪子燕青，前日随着柴大官人进城探路。被柴大官人计入禁苑，挖出御屏上四字。俺宋公明哥哥晓得官家时刻不忘，思量寻个关节，讨个招安。那角妓李师师，与官家打得最热。今欲到他家饮一巡儿酒，看取机会。着我先去送贽见之礼。来到此间，不免扯个谎哄他。

里面有人么？【丑扮妈妈上】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是那个？【贴拜介】是我。【丑】小哥高姓？【贴】老娘忘了，小人是张乙的儿子张闲便是。从小在外，今日方归。老娘怎不认得了？【丑想介】你不是太平桥下的小张闲么？【贴】正是。【丑】你那里去了？许多时不见。【贴】小人一向不在家，不得来看老娘。如今伏侍个山东梁客人，是燕南河北第一个有名的财主，来此间做买卖。一者就赏元宵，二者要求娘子一面。怎敢说在宅上出入？只求同席一饮，称心满意。先送一百两金子为进见之礼，与娘子打些头面器皿。若得往来往来，还有罕物相送。【出礼物介】【丑看，伸舌介】好赤金也！火块一般的。只一件，我女儿今日为送周监税，出城去了，却不在家。怎么是好？【贴】少不得回来的，小人便闲坐一坐，等个回音。【小生上】

【绕地游后】和风丽日，忆娇姿来相探觅。是光阴怎生闲得？

自家道君皇帝便是。前日睿思殿上，失去了“山东宋江”四字，想城中必有奸细，已分付盘诘去了。心下好生不快，且与师师闲话去。【内喝】驾到。【丑慌介】官家来了，怎么好？女儿不在，谁人接待？张小乙哥，便与我支应一番则个。【贴】我正要认一认官家，借此机会上前答应去。【叩头介】男女万死！叩头陛下，愿陛下万岁！【小生】师师怎么不见？【贴】师师城外去了。【小生】你是何人？【贴】男女是师师中表兄弟，一向出外，今日回来。【小生】抬起头来我看。【贴抬头介】【小生】怪道也一般俊秀的。你既是师师兄弟，必有技艺。【贴】男女吹弹歌舞多晓得些。【小生】赐卿平身，唱曲奉酒。【贴送酒，随意唱时曲一只介】【小生】此时已是更余，师师还未见到。可恼！可恼！【旦愁

妆上】

【忆秦娥】愁如织，归来别泪还频滴。还频滴，翠帏春梦，江南行客。【见介】【贴暗下】【小生】更余兀守方岑寂，何来俏脸添悲戚！添悲戚，向时淹润，这番狼藉。

【怒介】你看啼痕满面，憔悴不胜。适自何来？意态如此！【旦】臣妾万死！臣妾知周邦彦得罪，押出国门，略致一杯相别。不知得官家来此，接待不及，臣妾罪当万死！【小生冷笑介】痴妮子，只是与那酸子相厚！这酸子轻口薄舌，专会做词。今日你去送别，曾有词否？从实奏来。【旦】有《兰陵王》调一词。【小生】你起来唱一遍看。【旦】容臣妾奉一杯，歌此词为官家寿。【小生】使得。【旦送酒介】

【商调过曲二郎神】柳阴直，在烟中丝丝弄碧。曾见隋堤凡几历，飘绵拂水，从来专送行色。无奈登临望故国，谁怜惜京华倦客？算长亭，年来岁去，柔条折过千尺。

【集贤宾】闲寻旧日踪与迹，趁哀弦灯照离席。榆火梨花知在即，一霎时催了寒食。风高箭急，待回首迢迢多驿。人在北，怎生不恨情堆积？

【琥珀猫儿坠】萦回别浦，津堠已岑寂，冉冉斜阳春景极。念相携素手露桥笛。凄恻，前事沉思，暗泪空滴。

【小生笑介】好词。好词。关情之处，令人泪落，真一时名手！怪不得他咬文嚼字。明日元宵佳节。正须好词。不免赦其罪犯，召他转来为大晟乐正，供应词章。传旨与两府施行去。【旦叩头介】如此，多谢天恩。【小生笑介】连你也欢喜了。

【尾声】道一声赦也欢交集，词去词来还则是词上力。【旦】可正是成败萧何一笑值。

【旦】新词动听不争多，成也萧何败也何。

【小生】遇饮酒时须饮酒，得高歌处且高歌。【下】

【旦吊场】【丑引贴见旦介】小乙哥过来见了姐姐。【旦】我正要问这是那一个？【丑】儿，这是太平桥张小乙哥。他引了一个大财主，是山东梁员外，送了一百两金子为见礼，要与你吃一杯儿酒。因你未回，留他在此。恰遇圣驾到来，无人接待，亏得他认做了你的中表兄弟，支持答应，俄延这一会，等你回来。也是个道地人儿。【贴】小人有幸，得瞻天表，且候着了娘子。小人回去，回复员外，还着他几时来？【旦】明日是元宵，驾幸上清宫，必然不来。却请员外过来少叙便是。【贴】小人理会得。正是：

嫦娥曾有约，【丑、旦】明夜早些来。【同下】

第八折 狎游【外宋江上】

用萧豪韵

【双调引子梅花引】留连客舍已元宵，谁能识恁根苗？【末柴进上】凭是宫庭，鱼服曾行到。【合】宿卫重重成底事？待看尽莺花春色饶。

【外】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差之一时，失之千里。俺宋江不到东京看灯，怎晓得御屏上写下名字？亏得俺柴进兄弟取了出来。这两日闻得城门上提防甚紧，却是人山人海，谁识得破？俺一来要进去观灯；二来要与当今打得热的李师师往来一番，觑个机会。昨日燕青兄弟已到他家，约定了今日，又兼得见了官家回来。俺想若得我宋江遇见，可不将胸中之事，表白一遍，讨得个招安，也不见得。【末】哥哥，招安也不是这样容易讨的！借这机会通些消息，或者有用，也未可知。目今且落得去游耍

一番。【贴燕青上】欲赴天边约，须教月下来。哥哥，此时正好进城了。【外】我与柴大官人做伴，同去走遭。戴宗、李逵两个兄弟，扮做伴当，远远跟着便了。【同行介】

【仙吕入双调过曲六么令】官街乱嘈，趁着人多，早过城墙。无人认识大英豪。齐胡混，醉酩酊。镇闻满市皆喧笑，镇闻满市皆喧笑。

【贴】从此小街进去，便是李家瓦子了。【众行介】

【前腔】笙歌院落，煞是撩人，一曲魂消。君王外宅贮多娇。灯光映，月轮高。画栏十二珠帘悄，画栏十二珠帘悄。【旦同鸨女童上】

【前腔】游人似潮，昨日相期，佳客游遨。此时月色上花梢。【贴】近前去，把门敲。【旦出见，迎外、未介】【外、未】慕名特地来相造，慕名特地来相造。

【相见礼介】【贴向旦指外介】这位就是员外。【旦】昨日张闲多谈大雅，又蒙厚赐。今辱左顾，绮阁生光。【外】山僻之客，孤陋寡闻。得睹花容，生平愿足。【旦】这位官人，是员外何人？【外】是表弟华巡简。【旦】多是贵客。夙世有缘，得遇二君；草草杯盘，以奉长者。【外】在下山乡，未曾见此富贵。花魁娘子，名播寰宇。求见一面，如登天之难；何况促膝笑谈，亲赐杯酒！【旦】员外奖誉太过，何敢当此！丫鬟将酒过来。

【二犯江儿水五马江儿水】逢霁色皇都春早，融和雪正消。看争驰玉勒，竞睹金鳌，赛蓬莱结就的岛。迤遶御香飘，群仙不待邀。楼接层霄，铁锁星桥，大家来看一个饱。【朝元歌】幸遇着风流俊髦，厮觑了轩昂仪表。【一机锦】不枉了，两相辉灯月交。

【外】多蒙厚款。美酒佳肴，清歌妙舞，鄙人遇此，如在天

上。不胜酒狂，意欲乱道一词，尽诉胸中郁结，呈上花魁尊听。

【末】哥哥，花魁美情，正当请教。【外】待不才先诉心事呵！

【前腔】问何处堪容狂啸？天南地北遥，借山东烟水，暂买春宵，凤城中春正好。薄幸怎生消？神仙体态娇。【起介】想汀蓼洲蒿，皓月空高，雁行飞，三匝绕。【做裸袖揎拳势介】谁识我忠肝共包？只等待金鸡消耗。【拍桌介】愁万种，醉乡中两鬓萧。

【末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，娘子勿笑！【旦】酒以合欢。何拘于礼？只是员外言语含糊，有许多不明处。【外】借纸笔来，写出请教。【旦】取笔砚过来，向员外告珠玉。【外写介】【词寄《念奴娇》】【念介】天南地北，问乾坤何处，可容狂客？借得出东烟水寨，来买凤城春色。翠袖围香，绛绡笼雪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体态，薄幸如何消得？想芦叶滩头，蓼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连八九，只等金鸡消息。义胆包天，忠肝盖地，四海无人识。离愁万种，醉乡一夜头白。【旦】细观此词，员外是何等之人？心中有甚不平之事？奴家文义浅薄，解不出来，求员外明言。【外欲语介】【内叫】圣驾到后门了！【旦慌介】不能相陪，望乞恕罪！【急下】【外对末、贴介】我正要诉出心事，却又去接驾了。我们且未可去，躲在暗处瞧一回。【末、贴】大哥有些酒意了，小心些则个。【外】晓得。

始信桃源有路通，这回陡遇主人翁。

今宵剩把银灯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【各虚下】

第九折 闹灯【净扮李逵，大帽青衣，内抹额束

腰，杂扮戴宗随上】 用东钟韵

【净】浩气冲天冠斗牛，英雄事业未曾酬。手提三尺龙泉

剑，不斩奸邪誓不休！俺黑旋风李逵便是。俺大哥好没来由，看灯，看灯，竟与柴大官人、燕小乙哥走入衙衙人家吃酒去了。却教我与戴院长扮做伴当，跟随在门外坐守。这可是俺耐烦的？不要恼起俺杀人放火的性子来，把这家子来杀个罄尽。**【做势介】【戴】**哥哥怎生对你说来？**【净】**只怕大哥又说我生事，俺且权忍片时也呵！

【北双调新水令】看长安灯火照天红，似俺这老苍头也大家来胡哄。怨面生也花世界，少拜识也锦胡同。偌大英雄，偌大英雄，替他每守门阑，太知重！**【虚下】【小生、旦上】**

【南仙吕入双调过曲步步娇】三五良宵冰轮涌，帝辇宸游动。**【旦】**今日该驾幸上清宫。欢情那处浓！**【小生】**朕今日幸上清宫方回，教太子在宣德殿赐万民御酒，御弟在千步廊买市，约下杨太尉同到卿家。久等不至，只得自来。**【旦】**不道余恩，又得陪从。**【小生】**今日佳辰，宜有佳词。传旨宣周邦彦。**【旦】**斟酒泛金钟，这些时值得佳词供。**【生上】**

小臣周邦彦，闻得陛下在此，特来献元宵新词。**【小生】**念与朕听。**【生念介】【词寄《解语花》】**风销焰蜡，露啐烘炉，花市光相射。桂华流瓦，纤去散、耿耿素娥欲下。衣裳淡雅，看楚女、纤腰一把。箫鼓喧、人影参差，满路飘香麝。因念帝城放夜。望千门如昼，嬉笑游冶。钿车罗帕，相逢处、自有暗尘随马。年光是也，惟只见、旧情衰谢。清漏移、飞盖归来，从舞休歌罢。**【小生】**好词，好词。得景得情。良辰美景，才子佳人，俱在朕前。可喜，可喜。周邦彦升为大晟乐府待制，赐与御酒三杯。**【生饮酒谢恩介】【同唱】**斟酒泛金钟，这些时值得佳词供。**【同下】【净上，戴随上】【净】**

【北折桂令】渐更阑古寺声钟。等的人心热肠鸣，坐的来背曲腰躬。须知俺兄弟排连，尽多是江湖志量，怎走入花月樊笼？一壁厢主人情重，那堪俺坐客心慵。折倒威风，做哑妆聋。这是的爹爹性格温柔，今日里学得个举止从容。【下】【外、末、贴上】

【南江儿水】万里君门远，乘舆蓦地逢，天颜有喜亲承奉。【外】何不急趁樽前无拦纵，把一生忠义多相控？【末、贴】这个使不得！便亲写下招安何用？打破沙锅，少不得受那奸邪搬弄。【下】【净、戴上】【净】

【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】俺则待向章台猛去冲，【戴】这里头没你的勾当。【净】莽儿郎认不得鸾和凤。俺则待踏长街独自游，【戴】我不与你去，你须失了队。【净】急忙里认不出桃源洞。因此上权做个不惺惚，酩子里且包笼。困腾腾眼底生春梦，实丕丕心头拽闷弓。难容！无明火浑身迸。宋公明也！尊兄！这噍儿也算不公。【坐场上介】【丑扮杨太尉上】

【南侥侥令】君王曾有约，游戏晚来同。【作走进门，戴走避，净坐不理介】【丑】是何处儿郎真懵懂？见我贵人来，不敛踪。

【问净介】你是那里的狗弟子孩儿？见了俺杨太尉，站也不站起来。从人拿住者。【净大喊，脱衣帽，露内戎装介】

【北收江南】呀！要知咱名姓呵，须教认得黑旋风！【将丑打倒介】一拳儿打个倒栽葱。【丑跌介】【戴劝介】使不得，使不得！【净】方才泄俺气填胸。【放火介】不是俺性凶，不是俺性凶，只教你今朝风月两无功。

【净大喊介】梁山泊好汉全伙方在此！【外、末、贴急上】

【南园林好】听喧闹鱼游釜中，急奔脱鸟飞出笼。浑一似山

崩潮涌，你看官家也从地道走了。惊凤攀离花丛，回首处隔巫峰。

【内喊介】休教走了黑旋风！【外】燕小乙哥，黑厮性发了，只怕有失。你是他降手，快去接了他出城。【净舞介】

【北沽美酒带太平令】谁人来犯俺锋？谁人来犯俺锋？【贴扑净跌介】【净看贴起笑介】元来是旧降手又相逢。【贴】不要生事！随哥哥去罢。【净随众走介】恁道是保护哥哥第一功，顿金锁走蛟龙，须知是做郎君要担怕恐。【扮高俅追败下】【五虎将上接介】【净同众唱】看明晃晃旌旗簇拥，雄纠纠貔虎相从。宋公明翠乡一梦，杨太尉伤司告讼。俺呵一班儿弟兄逞雄，脱离着祸丛。呀！这的是闹东京一场传诵。

【北清江引】宋三郎岂是柔情种？只要把机关送。惹起黑天蓬，好事成虚哄，则落得闹元宵一会儿哄。

周美成盖世逞词豪，宋公明一曲《念奴娇》。

李师师两事传佳话，合编成妆点《闹元宵》。